



太平洋戰爭第一年



中外出版社

— 三 四 九 —

目次

一、珍珠港事變以來.....	一
二、太平洋戰路的關鍵.....	七
三、日本海洋戰略地理.....	三九
四、夏威夷的爭奪戰.....	四三
五、瓜哇海上的戰爭.....	五〇
六、巴丹戰役的總清算.....	六九
七、杜立特將軍怎樣領導轟炸東京.....	七八
八、戰鬥於空中的珊瑚海之役.....	八二
九、中途島戰役.....	九二
十、日本侵入阿拉斯加的戰略.....	〇〇
十一、太平洋上.....	〇五
十二、海軍的戰鬥.....	一一五

十三、武島素描	一三二
十四、所島的五次戰鬥	一三三
十五、瓜達康納爾之戰	一三五
十六、馬河戰鬥	一三二
十七、日本如何企圖奪回瓜島	一五三
十八、在南洋作戰的日本兵	一五六
十九、瓜島戰地生活	一六〇
二十、盟軍森林部隊	一六五
廿一、布納爭奪戰日誌記	一六八
後記	一七二

珍珠港事變以來

誰料狂瀾的太平洋，到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戰雲密佈，局勢日趨險惡。十二月七日日本在珍珠港發動突然襲擊，使美國海軍內部均危殆，立即驚駭出來。日本這西新讓武主義的未來，竟公然敢向美國太平洋。美國民主的武士們，不贊法西加修戰的潮流而進，及時接受它們的挑戰。太平洋上這戰爭，立即與世界大陸上的抗日戰爭，連為一體，立即與歐亞兩洲消滅希特勒橫掃阿里的戰爭，聯合於一體。

自珍珠港事變以來，迄今僅三年餘。在此期間，戰場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們這當局發展的過程，已可檢閱雙方戰術方針及戰路運用了。

一

由珍珠港、中島島、威克島、關島、菲律賓、香港、到馬來亞新加坡五千海里的水綫上，日本的炸彈於十二月七日（東方時間為八日）同時爆發。隨着珍珠的爆發，太平洋上烟霧瀰漫。人

們的視線被遮蔽了。人們的情緒，作忽冷忽熱之波動。經過短期的發展，戰爭的規律，方逐漸被人認識出來。

日本企圖將太平洋織成以它爲核心的網狀的「大東亞共榮圈」，便要求在西邊驅逐美國的勢力，在東邊驅逐美國的勢力。其中，美國是太平洋局勢的決定力量。於是它在作戰方針上，便以英國爲第一期戰爭的主要對象，並以此爲將來對美大決戰的準備階段。在開戰的時候，太平洋上東西五千海里水線上星羅棋布的島嶼，雖然同時發生戰爭，但日本攻擊的重點，則放在馬來亞方面。

「十二、八」（東方時間）日本軍隊乘著暹羅馬來亞的時期，隨即開始登陸。英國空軍在日本空軍奇襲之下，損失異常慘重。英國在馬來亞北部最大之空軍根據地——新加打，損失尤重。日軍由於掌握制空權，登陸部隊其源源增加。英國嚴震大西洋的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及「卻敵」號，九日開出新加坡根據地，企圖由海面側擊日本的登陸部隊並毀滅日本大群的運輸艦隊。這兩艘戰艦巨艦，由於缺乏戰鬥艦的掩護，竟粉碎於日本的魚雷機下。待到英國戰鬥艦登陸時，已不見敵機蹤影，更不見巨艦形跡，所見者只是海面一片油漬以及漂浮水面者耳。從此可見。從馬來亞戰局的發展中，便可看出西南太平洋初期戰爭的傾向。制空權一開戰就被日本奪去；制海權一時也落在日本手中。西南太平洋的海空及海面，日本已可自由來往，隨意行動。十二月十五日，新高打及緬甸標南之維多利亞角，均告陷落。日軍以輕快部隊，沿馬來半島西岸的公路節節

南下，不謂事後，法美兩國雖出太平洋，而英荷各國，亦即加入。日本以佔領新加坡為第一期攻略的主要目標，至是愈趨愈急。作戰經過，日軍與盟軍新加坡之戰，前途雖極危險，而盟軍大敗。一月廿一日，日軍攻陷吉蘭丹；二月初三日，日軍攻陷檳榔嶼；八日，日軍攻陷怡保。日軍攻陷檳榔嶼時，盟軍在檳榔嶼之海峽殖民地，亦即解甲，二日，日軍攻陷檳榔嶼。日軍攻陷檳榔嶼後，日軍即向檳榔嶼之海峽殖民地，日軍攻陷檳榔嶼後，日軍即向檳榔嶼之海峽殖民地，日軍攻陷檳榔嶼後，日軍即向檳榔嶼之海峽殖民地。

敵軍乘勢佔領新加坡的德威，立即侵入英荷各島，十六日佔領油里中心之巨港。日軍攻佔巨港後，則以次於二月廿六至廿八日，日軍攻佔巨港的一場海戰。英、美、荷、澳四國海軍集會於此，於一月下旬及二月上旬曾數度與敵艦交戰。在二月晚之一戰，更遭挫敗。於是敵軍在三月初便進行爪哇之上陸作戰。六日，日軍攻佔亞夫納，八日，日軍攻佔亞夫納。盟軍第二大港之泗水也隨即陷落。敵軍攻佔亞夫納後，日軍即向亞夫納之海峽殖民地，日軍攻佔亞夫納後，日軍即向亞夫納之海峽殖民地。

日軍進攻緬甸的意義，並不止於上述一點；它還企圖截斷中美英三國的聯繫，孤立並窒息中國的抗戰。緬甸之戰，本早已揭幕，但展開為大戰，則是在敵軍攻陷新加坡能夠轉用其主力的時候。二月十七日，敵軍開始偷渡薩爾溫江。英軍由薩爾溫江，比林河至西湯河，一撤再撤。仰光於三月七日為敵軍迂迴佔領。棠吉一戰，為緬甸戰的關鑰。中國遠征軍雖然一再作精彩的表演，但也

無從挽回協同平塚所造成之新勢。敵軍於四月廿八日抄襲並佔領威成。續戰至此，大勢已去。

日軍在發動太平洋之戰的第一天，就侵犯九龍並進攻香港，在呂宋島登陸。港九的孤軍支撐十八天。菲島美菲軍在麥克阿瑟將軍統率之下，勇氣抗戰，在初期作戰中，給予日軍嚴重的打擊，表現了特殊堅韌的精神。

在菲律賓戰事中，最緊張之戰鬥，爲七月半島及柯里姆多應要案之戰役。在作戰中，美軍表現出英勇果斷的作戰精神，堅守已丹至四月九日，堅守柯里姆至五月七日，祇以內無補強外無救其，終於不能長期固守下去。

此後，敵軍乃運用其攻擊的主力，與美軍相周旋。五月上旬，日本集中其強大艦隊，開始於加羅海、英屬海空軍挺身而出，立即迎戰。經過五天的交綏（自四月二十八日），敵航空母艦「龍鶴」一艘沉沒，另一艘受傷；此外又沉重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兩艘，砲艦四艘，軍艦七艘。日本艦隊經此重創，乃負損潰退。美方損失射擊艦「赫克星號」一艘。六月初，日軍在太平洋挑戰，企圖進佔中途島。它先以補助艦隊進攻阿留申羣島，同時空襲荷蘭港，企圖迷惑美國的視線；而以戰鬥艦三艘航空母艦四艘所組成的主力進攻艦隊，猛撲中途島。美國陸上基地的飛機，首先發現龐大的敵軍艦隊，乃立即協同海軍部隊予以進攻。戰事自三日起至六日止。敵航艦四艘——「加賀」號「赤城」號，「蒼龍」號，「飛龍」號——全被擊沉。其上所載飛機二百七十五架，全部喪失。另有重巡洋艦兩艘驅逐艦三艘被擊沉。戰鬥艦三艘，巡洋艦四艘，驅

遂艦若干艘受傷。兵員四千八百名，沉溺於海。這也許是日本海軍主力第一二聯合艦隊中的重要部份。其受創之慘重，更超過馬尼拉一役。美方面傷沉巡洋艦約克敦號一艘，沉驅逐艦哈曼號一艘。阿留申方面，日軍佔領了阿圖島及古斯島。

去年八月七日，美國軍隊以日軍六月初的戰略擊敗日軍，在太平洋進攻吉斯卡島，在南太平洋進攻羅門羣島。美軍反攻所羅門一舉，在戰略上，價值非常之大。本來太平洋戰爭，也可以看作交通綫的戰爭。太平洋上盟國本有三條戰略綫，其中已為日本破壞了兩條：佔領新加坡以阻英軍於大洋之西，並使它無法向東方推進；截斷滇緬路以孤立中國，並進而威脅印度。盟國目前所剩者，只有美澳之間漫長的海運綫。今天美國反攻所羅門羣島，非但鞏固了這一海運綫，非但粉碎了日本孤立澳洲的企圖，而且增強了澳洲作爲太平洋反攻之跳板的作用。

由去年八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所羅門戰爭經過五次戰役。美軍於八月七日開始登陸，十三日奪回聖圖杜拉吉，佛羅里達及瓜達康維爾三島的陣地。由瓜島至杜島之間弧形地帶中各島，二十日已全部爲美軍佔領。在薩伏島附近，美日艦隊發生遭遇戰，美方損失巡洋艦四艘。敵方爲進迫瓜島奪回已失之陣地，乃出動強大之進攻艦隊，於八月廿三四兩日（據美官方公報），在所羅門之東與美國海空軍展開大戰。敵艦十三艘受傷，內有戰鬥艦一艘，航空母艦兩艘，航艦「龍驤」號未及駛返即行沉沒。

十月十一至十二日夜間，美國以巡洋艦驅逐艦組成之有力艦隊（「波易斯」號在內），在伊斯皮

珍珠港事變以來

倫角，被擊日本海軍艦隊，擊沉其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三艘。美國損失驅逐艦一艘。日本方面軍艦被擊，其驅逐艦則有四艘，美國艦隊亦獲，其陸上基地之飛機相互配合。與日本驅逐艦隊，在東京東京島與亞細亞島中的亞斯島之東，展開大戰。美國以航艦「大黃蜂」號一艘，驅逐艦一艘，重巡洋艦一艘，不使擊沉日本之驅逐艦一艘，擊毀日本航艦兩艘，重巡洋艦三艘，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而且擊沉了島上儲備的軍地。

十一月十一日，日本以全副裝甲戰鬥艦隊編隊，組織強力的進攻艦隊，在馬瓜島。海軍部去將力戰四日，至十五日終將敵艦擊破。敵方戰鬥艦一艘，巡洋艦八艘，驅逐艦六艘，海軍艦十二艘均被擊沉；另有戰鬥艦一艘，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六艘被擊傷。美方輕巡洋艦「傑諾」號及「阿特蘭他」號兩艘以及驅逐艦「加泰」號，「貝勃斯登」號，「彭哈姆」號，「瓦爾吉」號，「孟森」號，「拉菲」號，「巴爾登」號七艘被日艦擊沉。這一戰役，由於係雙方戰鬥艦隊列陣互擊，在戰略上頗具決定的意義。自此以後，所羅門羣島的戰爭，雖然仍在進行，但日本艦隊的進攻力量一次不如一次了。

二

珍珠港事變以來太平洋戰爭的發展過程，截至目前為止，上面業已作一簡明的申說。根據這一發展，我們已可看出敵我雙方戰略的特點，已可估計雙方戰略運用的發展。

戰爭，本是政治矛盾的最高表現，本是清算政略衝突的後手。戰爭的目的，是消滅對方。生與自身根本衝突的政治權衡。這也即充說，戰爭的目的，在消滅對方進行戰爭的權衡。當前的戰爭，不論是法西兩國或進行由上而下的全體動員，或是民主黨進行由下而上的全體動員，都是舉國成爲一個大作戰單位。甚至或一方面就新權完全崩潰，戰事便法乎自利，自公而結東。似此這一點，我們應觀察：日本在太平洋當英美之作戰，要取得海軍的勝利，就應擊破英美兩國之作戰權衡不可；欲達到這一目的，縱不能在北美或英倫實行上陸作戰，而亦必須知封鎖戰。將英美絞死。這一點，在日本說來，自無可能呢？

國語報對日戰降之後，日本軍官與派派軍官曾由下文文中將英舉行「入城式」時，曾對日本報說：「入城式」之云云。這是一點，固然是說日本公認軍入之罪惡感，但也是說出它們的戰事思想：日本禁止的演說，並不在太平洋上。在一九四〇年戰爭，希特勒只吃歐洲的戰事，而太平洋則下英倫並爭的共作戰權衡。當時的英國，內部方面力量薄弱現在充實；希特勒且隔海睨視而無如何；以英國今日之強，以日本力量之遠遜於納粹，以它至英之距離數千倍於英吉利海峽，則它在英舉行「入城式」云云，不僅狂妄，而且可笑。英國的地位，既然如此，則日本尙敢拾頭仰望北榮？

對於英美，日本既然不能想像擊破它們的作戰機構，那末，它便一方面將最後的決勝託於納粹的勝利，另一方面根據自身的力量，太平洋的地位，交戰雙方的力量對比。來釐訂其戰略目

標。

納粹的戰略，係以猶斯麥費爾的政略地理學（Geopolitik）為指導原理。它在原則上，是採取戰的內線。它一切的軍事準備，一切的軍事行動，都是為了內線作戰。它雖假令與戰略上的內線，甚至於採取戰術上的內線。對於戰略預備，對於戰術運動，內線的作戰地位，最適合於內線戰的條件。因此之故，必須首先擷取距離東方之必殺之地最近而戰略最利。希特勒在席捲歐陸之中，在進攻蘇聯之中，在北起芬蘭克南至法國以潛艇飛機對英封鎖之中，都是遵循着這一原理。日本也取其故智，將它運用到太平洋上。

日本大本營，深切瞭解太平洋戰略形勢之不實。它窮了自居於「大東亞共榮圈」當中，是一個四面被血的蜘蛛，便不能不把握這一木實。它瞭解北太平洋的自然條件，不適合於海空軍大戰；它也瞭解中太平洋星羅棋布的島嶼準備了有機而有效的防禦系統，足以遮斷任何進攻者向西太平洋航進。它認為必須進取的是西南太平洋各地。日軍於一九四一年七月間，進駐西貢及金蘭灣，便暴露了它未來的企圖。一九三八年以來，日方若干人士曾預料太平洋未來的大戰，將發生於新加坡及馬尼拉之間的海上。以日本進軍越南的行動，與此相印證，則其上述的企圖，便益可信。

日本大本營估計西南洋戰爭，不是大陸戰爭，也非海洋戰爭，乃是半陸半海的羣島戰，也即是海上散兵戰。它以西貢為對英美第一期作戰的最前進的總根據地。它以寺內壽一大將為統帥，其下組成四路兵團：山下奉文中將指導進攻馬來亞新加坡的兵團，今村均中將指揮進攻爪哇的兵

調，本間羅晴中將指揮進攻菲律賓的兵團，飯田祥二郎中將指揮進攻緬甸的兵團。日本的海軍，一經開戰，這四路兵團立即並作最宏大的戰略展開。戰前一年間，日本海軍不時開動的「香港作戰」的構想，今天業已見諸實踐。在「登陸作戰」當中，軍事進攻與軍事佔領，幾乎是同時進行，所以，它是以陸軍為進行這一戰爭的主力。在西南兩初期戰爭當中，日本的海軍，除開保護軍艦巡邏海外，除開在二月底進行爪哇海戰以外，並未作任何重大的活動；它的陸空軍則在高度之協同。西南洋上任何具有戰略意義的行動，往往是它的陸空軍在密切協同下完成的。

軍事技術的進步，要求戰略戰術隨之革新，即是要求時刻重作空軍及海軍的戰略上戰術上的價值。日本重視海軍，同時却重視空軍之戰略價值的逐漸顯露。它同時接受一九四一年五月下旬北大西洋或德人海戰的教訓，在現代空軍技術日新月異的條件之下，無空軍掩護的海軍，戰略價值比較過去，則相對降低。然而，它也不過高估計空軍的作用，不認為它在數千海里以外，同樣可以獲得重大的戰果。它將空軍集中使用於狹窄的軍事上迫切需要的範圍裏面。它對於海軍之使用，並不如若干方面所想像，視若珍寶，極爲吝惜。它是精密計算，海軍怎樣取得空軍最有效的合作，而能發揮最大的效能。在這樣情形下，它不辭出動它的艦隊。珊瑚海戰役，中途島戰役以及延至目前所羅門羣島戰役（特別是去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役），日本的艦隊都曾企圖作具有戰略意義的出動。

它的初期西南太平洋的內綫作戰計劃，步步成功。它以陸上基地的空軍，覆滅英國戰鬥艦「威

爾斯親王「號及「却敵」號，取得了制海權，並根本改變雙方的作戰地位及力量。繼之佔領新加坡以封閉西太平洋的出口；截斷蘇聯路，以孤立中國並在大陸上屏護其滇南太平洋的軍事佔領。珍珠港。寫完書卷之後，美國海軍及陸軍部隊，損失頗重。戰鬥艦共八艘，一沉，四重傷，三輕傷。巡洋艦則擊沉各三艘均受傷。陸海軍人員死傷達五千五百人。海陸軍飛機損失約二百五十架。歐高島與美國空軍嚴密設防的主要據點，竟被襲擊。除損失重大而外，在不緊要時期應起一些的作用，日本仍有陸軍部隊，在夏威夷進行土降作戰，幾乎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它於奇襲以後，竟即悄然引退。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它竟阻止美國太平洋艦隊於開戰時向西南太平洋增發這一點上，是成功了；但在貫澈攻略地與新加坡下的太平洋整個戰路方面說來，則是失敗了。

日本在擊沉「威爾斯親王」號及「却敵」號時，把陸上基地之飛機的性能，發揚到最高程度。然而，這一點，它似乎却未正確地充分地把握着。珊瑚海之役，尤其是中途島及所羅門諸役中，日本航空母艦及戰鬥艦所受的損失，都是發生於美國陸上基地的飛機之下。日本作戰計劃是否因此而作根本的修正，我們不敢確定，然而，這也許是它的主力艦隊遲遲未發動新的進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美國在戰爭初期所遭遇的失敗，是注定於開戰以前。珍珠港事變之前，英國通過對德戰爭的狀

態，實際上與日本早已處於敵性的地位。當時的美國，在法律上仍然置身於戰禍之外，而在實際上期日益增強對德作戰的重擔。英美兩國，都希望安插起伏不定的太平洋，以便集中力量置用於對德。

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七日締結於柏林的軸心三國軍事同盟，基本任務完全在於對美。軸心這一政治上的法律規定，業已預示，太平洋上的戰爭，即使在不久的將來，也難免避免。這使日本與美國，在政策上絕對對立而無從調和。這一點，我們不能不首先認識清楚。

一九四〇年九月以後，美國政策的目的是解散軸心軍盟，力求維持和平，對美德美。而其一貫政策，並無二致。這一點，我們從美國國務院今年一月二十二日發表的「和平與戰爭」的聲明中，可以獲得充分的瞭解。在日本特使來滬三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抵達華府以後，美國這一政策便發展到難以繼續的地步。這一方面不難發表關於日本侵略軍事行動的消息，另一方面則非無備，一方面則則虛與委蛇，更便合上英國的對遠東的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英海軍相亞歷山大宣布，英國重型軍艦五艘業已開抵遠東；即海軍首相曾發表申明，在日本對英開戰的一小時以內，英國即與美國站在一邊），苦心孤詣，延緩戰爭的爆發。

日本當時充分利用美英政策的弱點，故示力謀和平的誠意，一面騙縱美英，一面掩飾自己暗中
的準備；「一二、七」一箭射來，美英都措手不及。日本海軍評論家伊藤正德等人，一再強調的「ABC D包圍陣」，原來不過是日閥早已散佈的烟幕而已。

美英喪失了戰爭初期的主動權，使它們在開戰時受挫；然而却不能決定它們在初期戰爭中敗得那樣嚴重。關於這一點，就必須另尋正確的解釋。

我們通觀第一期的全部戰局，除開在緬境的岡古，仁安羌，棠吉以及巴丹半島柯里幾多兩要點而外，嚴格地說，根本沒有激烈戰事。馬來亞英軍每一大小戰役，幾乎都是掩護撤退的後衛戰。爪哇方面，二月底日本在馬加撒海峽覆滅四國聯合艦隊以後，便無力抵抗。戰略這樣的逆轉，係依據於兩個主要因素：第一是傳統的民族政策，第二是「海軍決定論」的戰略思想。

日本「亞洲係亞洲人」之欺騙宣傳，我們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當日軍在馬來亞作戰的時候，當地的一部份無知的人民對於英軍，處處掣肘，而且不無給日軍以種種幫助的。所以在戰場上能够收穫事半功數倍之意外戰果，並非基於日軍實力之強大。非人在戰爭中對於美軍的態度，便不相同；他們積極協助作戰——愛格羅族的人民甚至於站在美軍之前衝鋒陷陣。這可見敵人之在菲律賓就難施其技了。倫敦泰晤士報於二月廿七日，發表評論，檢討新加坡陷落的教訓。它說：「新加坡之陷落。給予英國之打擊，無異美國獨立戰爭……英國在各洲之殖民政策，現已遭遇頑強之襲擊。吾人應付之道，惟有努力反省，並作澈底之改革……吾英仍抱懷疑觀望之態度，缺乏想像力，缺乏適應力，過於重視昔日之傳統，堅執不放既得利益，均使吾人對於遠東政策，不能作革命性之全盤改革。而惟有此種改革，方能應付遠東之危機。」這確是最忠於英國最坦白的一針見血之論。

英國有些軍事專家，對於德國以空軍於一九四〇年四月攫奪挪威的戰爭以及一九四一年四月硬攻克里特島的戰爭，似乎未曾汲取應得的教訓。他們對於「海軍決定論」的思想，似乎未曾從新的軍事技術的角度上加以一番檢查。他們似乎仍堅持俄國艦乃是無攻不克永世不沉的浮動堡壘。假若沒有這樣的思想在指導他們，那末，「威爾斯親王」號及「阜康」號固來遠東，發動對蘇攻勢的任務失敗以後，就不會裸露蒼天，陷入敵人飛機預置的陷阱。而日俄，固若軍臨時軍事美、荷、澳、漢四國艦隊，企圖單以海軍來挽回西南洋的積勢。而日本每佔一地，即迅速建立設前進的空軍根據地。它以龐大的空軍掩護海軍部隊進攻，以致很迅速的擊敗四國聯合艦隊。

指揮空軍也是太平洋初期戰事的一大教訓。海軍部隊固然未能統一，就是各艦的技術（如信號等）在倉皇應戰中也未能求得一致。羣島之間，未能如日本在密克羅內西羣島上建立有統一的作戰系統，幾乎是各自為戰，在此種情形之下，日本依據政略地理學決定的作戰方針，建立或奪取最前進的戰略據點，並切斷對方的戰略交通，更易收到效果。

在日本進行第二期作戰以來，聯合國家的作戰形勢業已開始好轉，而它自己則開始走下坡路。珍珠港，中途島以及所羅門諸役，除了所羅門「八，七」一役可稱攻勢之序幕外，連串起來觀察，基本上仍屬消耗性質之防禦戰。中途島一役，最具戰略意義。在這一戰當中，不僅擊毀日本強大的航艦部隊，而且表現出美國強大的反擊力量，吸引著日本強大的艦隊，並迫使它不能轉用於其他的海上大攻勢。所羅門羣島連續的戰爭，擊敗日本加強它中太平洋羣島區域防禦系統的企

圖，並增強了澳洲的地位，使未來的大反攻獲得了穩固的基礎。美國海長諾克斯，去年十二月二日結算日軍自珍珠港事變以來的損失，官兵死亡及殘廢者約二十五萬人，其中海軍官兵爲二萬七千人。這些海軍官兵，大都是犧牲於第二期作戰當中的。

四

第二期戰爭，一掃第一期戰爭中所形成的陰霾，而顯露出曙光。然而我們還不能立論樂觀，以爲就此一帆風順，敵人的前線伏不動，並非表示已失進攻力量，而是表示正在蓄積力量準備進行新的行動。聯合國必須嚴密警戒，加緊準備，尤須結算珍珠港事變以來我敵變方的失敗面及成功面。凡是造成敵人倖勝的一切條件，必須根本予以消滅；凡是造成敵人失敗的一切條件，必須盡量予以擴大。

今後第一，必須根絕一切苟安的觀念，決心根本摧毀日本的作戰機構。邱吉爾首相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對全世界播講，說：「英國將於打倒納粹之後，動員一切兵力及資源，協助太平洋國家，對日作戰到底。」在太平洋戰爭週年紀念時，太平洋國家相互保證徹底擊潰日本之侵略勢力。卡薩布蘭卡羅邱會議又決定了德日「無條件投降」的作戰目標。這些表示，都是萬分必要，絕對正確。

第二、殖民地政策應作急轉直下的改革，以事實揭穿日本「亞洲人的亞洲」的武斷宣傳。去年

二月二十七日倫敦泰晤士報並說：「吾人將除舊佈新，務爲新時代新政策之創造者。吾莫如圖維持強國之地位，除此別無他途。……對於印度，不能藉口代籌防務，而延緩改革，必須以平等互惠之新精神。改革印度政治。」邱吉爾首相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表示，擬具民族間的解決方案。不如此，殊無法爭取西南太平洋各屬的人民。

第三、肅清傳統的「戰艦第一」的海軍戰略思想，加強海空軍的協同動作，擴大使用陸上基地的空軍。美國將造艦政策的重點，由戰鬥艦移置到航艦上；擴大並增強羣島上面的空軍，都是最適合攻勢作戰要求的。

第四、統一太平洋各戰區的指揮。自日本進行第二期作戰以來，戰爭的重量，幾乎全部落在美國唇上。中太平洋由尼米茲海軍上將指揮，南太平洋由麥克阿瑟陸軍上將統籌。這比過去各自爲戰的局面，遠爲進步。然而，這在最後擊潰日本上，仍須再進一步，中南太平洋以及中國緬甸未來的四路反攻，應該有最高的統籌作戰的機關。

第五、中國在亞洲大陸對日作戰地位之重要，不下於美國在太平洋上；因而中國在理論上應該使出與美國同等的力量。陸海兩面的夾擊，方能迅速消滅日本的作戰機構。這一點，在本文末尾是應該特別提及的。

三十二，二、二。

爾的發言，即無論何處空軍總是戰爭中的決定力。以上兩種可以分別代表英美戰前的思想的兩個矛盾的極端。日本的公式，包括兩大原則：第一、是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第二、是將西南洋各島看作同一類的地域，可以用漸進戰術，佔領到它外圍之邊緣，然後築成一串海空軍根據地，類似大陸沿海之防務，形成一道「萬里長城」，以防外來之攻擊。其地理基礎，在於：太平洋中對日有三個戰略地帶。不瞭解這一點，便不能瞭解太平洋戰爭之基本問題。這三個戰略地帶是：

一、北線——阿留申及千島列島之氣候惡劣區域，阿拉斯加及堪察加。

二、中線——日本與夏威夷當中茫無涯漠的深水重洋。

三、西南綫——包括三串比隣的政治島嶼（菲律賓，荷印及澳洲）的特異的羣島區域。

日本艦隊前任總司令末次信正海軍大將，曾於一九四一年二月毫無忌憚地描寫日本太平洋戰略的要素，並強調外圍空中「萬里長城」的特殊利益。它在一九三六年退休以後，便受命參加軍事參議院。它在參事官會議裏面，增強了陸海軍的關係。它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如「亞洲人的亞洲」以及「大東亞新秩序」等等，擁護不遺餘力。他曾申稱，歐洲戰爭，業已消滅了遠東英國的力量；所以，日本必須防範的唯一危險，乃是美國的攻擊。然而，美國要進攻日本本土，則必須使用澳洲及馬來亞英國的根據地。這一着，在美國，是不可少的，因為北線阻於暴風濃霧，而中太平洋之直線又為密克羅內西亞羣島（包括菲律賓羣島以東之馬利亞納，馬歇爾，卡羅林諸羣島）日本防務所封鎖。這些羣島，構成「天然航空母艦」的固定艦隊。他認定：「這一羣島防

線，遠離其他國家，對於任何列強，均無威脅；反之，新加坡則是日本本土的威脅，並是日本稱霸南洋的軍事障礙。L

因此，末次認爲，日本帝國的安全，要求建立南方的羣島防線，和東方的大洋濠鏡一樣。不如此，不足以攔截假道新加坡及澳洲而來的攻擊。一九三九年二三月間，日本佔領海南島及斯巴特萊羣島，是它行動的第一步。但其整個計劃，則包括兩方具有經濟價值的各屬羣島之佔領，以保證它抵抗封鎖，及擴大它的版圖。以外圍羣島結成萬里長城的理論，即使看作純粹的海軍戰略，也是確定不移的。設能如此，進攻艦隊就必須遠離其根據地作戰。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當中日本的勝利，其在戰略上的意義，即在於此。在現代空軍的條件之下，它是依據下列兩個指導空戰的前提，來發揮其效用。其一、大量的空軍，與一般見解相反，不能達到長遠的距離；它只能在數百英里的範圍內，發生作用。因此，進攻部隊，必須掌握附近的根據地。其二、陸上基地的空軍，對於附近洋面的海戰，可有決定性的影響。

末次的計劃公布以後的一年，它的羣島長城的南方基本防線，業已推進到菲律賓及荷印。於是日本的海疆，便從千島列島經過其本國四羣島嶼；再由此經過小笠原羣島，馬歇爾羣島，吉爾伯特羣島，直抵所羅門羣島；更由此西折，至北新幾內亞，爪哇，新加坡以迄安達曼羣島。東方人民所居的南洋各地，全部在內，祇有澳洲除外。日本於三月十日攻陷爪哇以後，未能進一步南下。太平洋戰爭已達轉形的起點，因爲聯合國家也確保了一條綿亘三千餘英里緊貼着末次

萬里長城上的戰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威爾斯親王」號及「海敵」號，於距新加坡二百英里的海面，爲陸上基地之魚雷飛機所擊沉。就在這一天，英美戰艦隊，對於進攻日本問題之研究，方進入確切計劃的階段。單是這一行動，便顯示了太平洋本今日戰爭的條件。不惟珍珠港，奇襲那樣一種僥倖的成功，而是末次公式之輝煌的表演。英艦隊艦隊馬亞海峽向北航行並被敵機投彈時，日本並未派遣戰鬥艦前往迎戰。這兩艘命運業已注定的鱈魚，未獲空軍的掩護，便自投以西貢爲活動軸心的日本飛機的羅網。西貢乃越南海港，五個月以前，已獲改成末次長城當中大陸邊線的海軍碇泊站。

海軍傳統主義的遺毒，至爲麻木不仁，甚至到半年以後珊瑚海及中途島兩大戰役發生以前，聯合國國家還未完全忱於馬來亞海空戰鬥的教訓。戰略理論即使修正以後，也未能迅即付諸實施。馬漢主義，除去思想方法而外，還曾留下已成未成之壯健戰艦的實體遺產。這一遺產，是不願飛機的缺乏，輕視羣島戰爭中地面部隊之任務，特別輕視殖民地人民心懷攜貳的態度。如欲確定聯合國家今日的計劃及形勢，就必須回憶戰前的戰略及政治原動力。政治方面，不在本文範圍之內，暫且不論。然而我們必須銘記在心的，乃是英美對日長期的緩靖。「十二·七」西方列強在精神上及軍事上何以無備，祇有這一點纔是真正的解釋。

美國海軍設計家，在珍珠港事變以前，一致認爲若欲進攻日本，北，中，南三線，均可發動。

可是，國會方面限定防務只設於西半球，太平洋戰略於是便不容多所討論。太平洋戰爭中的實際戰略，爲了符合西半球設防政策，便注定了菲律賓暫時投降的命運。當時美國主要的注意力，是放在中線。大戰門艦依然是勝利計劃的心臟。然而，西南太平洋並未完全遺諸腦後。專家的思想，深受太平洋及遠東英美長期不絕的平行的利益之影響，美國許多戰略家，認爲新加坡乃是採取取勝的左券。

關於美國戰前太平洋戰略，最好的說明，無過於參院海軍委員會一九四〇年五月公布的報告。這一報告，可以賅括官方與非官方的意見。其結論爲：

防禦方面：我們只需海軍。尤是強大的海軍，便足夠在敵人迫近我國海岸以前，出動迎戰並加以擊敗。實力充足之陸軍及空軍，可以掩護海軍自由行動。倘若我國與海外敵人進入戰爭，空軍的用處，只在於充當海軍主角的附庸，即是阻止敵人達到有效進攻的陣地。海軍對陸軍作戰，總歸是不利的。一方面由於飛機活動範圍之有限，一方面由於美國本身的地理位置，上述情勢，在美國是不致發生的。

進攻方面：日本是個多島國，故由海上進攻，可以制之。單靠海軍，無須軍事佔領，即可將它擊敗。然而吾人必須大加努力。在這一區域裏面，美國目前由於缺乏海軍根據地，將來應付遠東戰爭，只有聯合英、法、荷三國，纔能進行，爲使勝利有把握，我們的艦隊，非但必須保持五對三的比率，而且也許要增強到百分之百的程度。

特別提及英、法、荷三國在西南兩洋的根據地，這一點，實足以見出——即自美國海軍增強以後，也難單靠海軍奪取最後的勝利。然而此項聲言之草率，適在德國空軍獲勝於挪威以後，所以同時又承認海上基地之飛機在戰爭中優於戰艦。這一點，便顯然否定了在羣島區域單用海軍即可獲勝的定論。

數星期以後，法蘭西宣告陷落。由此太平洋上儼然已自南歐來風滿樓。L國會議羅斯福總統之請，決定加倍建設海軍，製造五萬架飛機，補充太平洋兩洋的根據地。按照計劃，一九四六年前完成戰鬥艦八艘，航空母艦十一艘。海軍部長諾克斯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在雜誌上發表一文說：空軍是海軍的現代附屬物。他說馬漢教訓我們，最後的勝利，是依靠最初能夠從懸壺之能制海的力量。

海軍當局在此以前，並不認爲有任何修正馬漢格言的理由。不過現代戰爭業已提供重要貢獻於海軍思想。第二次大戰中，海軍人員所獲之最大教訓，乃是：海軍必然包括人員，軍艦，以及飛機。……我國的觀察家曾經解釋：英國初期發展獨立而強大的海空聯軍之失敗，乃是它後來在海戰中每一挫折之根本原因。

諾克斯先生之修正馬漢主義，使美國太平洋戰略前進了一步。然而珍珠港事變以後的四個月，無情地說明了：戰略實踐，遠落在戰略理論的後面。太平洋羣島區域，原是海陸空三軍協同行動的戰場。而這一點當時依然未被認識。

英國太平洋戰略，較美國遠為頑固，始終以海軍為基礎。新加坡就是最顯明的例證，這個軍港缺乏陸上防務，更沒有飛機掩護。它不惜以萬萬金元，建造海軍根據地，還是另一件事；即使英國海軍將領，設想美國的鐵艦巨艦可來利用，那也不過是美國海軍人員對此空虛堡壘會心一笑之對象而已。

英國對於海軍及新加坡之信心，便引導澳洲政府於一九四〇年遣軍中東，於一九四一年春季在增強太平洋地位以前同意在希臘，克里特島及利比亞作招兵折將之冒險。珍珠港事變以前的兩個月，澳洲政府更迭。寇丁擔任總理，伊瓦特繼任外長。他們立即要求華府，依據一般的政治條件及軍事原素，制定完整的太平洋政策。這裏必須提起：澳洲工黨關於太平洋戰略，原持不同的見解；於是關於新加坡之陷落，便向英倫方面提出忿怒之辭。然而，這一點，並非澳洲與母國在情緒上缺乏和諧的表示。

在新加坡陷落以後，邱吉爾首相認識了他關於太平洋海軍的信念，從而可以推想出英國對於美國海軍的依賴關係。它在對美廣播時說：「海軍原是保護太平洋大陸及羣島的。它的盾牌一經遭遇猛烈之奇襲，當時——只在當時——立即根本粉碎。L有一層寫邱吉爾所未提及的，即是：此次大敗，乃米乞爾的應俾，施之於黑漢的怪物的結果。」

新加坡失守以後之二月二十二日，羅斯福總統接受澳洲政府之建議，由麥克阿瑟將軍擔任西南太平洋盟軍統帥，統籌進攻政策。當此之時，華府鑑於西南太平洋係進攻日本之主要跳板，乃作

緊急之決定。當時澳外長伊瓦特第一個原意是：「停止退却」。

此一作戰的原則，澳洲的督促不爲無功，但事實上遂決定於十二月（一九四一年）羅邱會議時，並由魏菲爾擔任督勵時實行的。然而這位英國將領，在他短促的任期內，既無發兵又無權力，足以遏阻菲律賓、荷印以及馬來亞等地的潰退。魏菲爾擔任督勵期間確立的第二個重要原則，乃是海陸空三軍在一個統帥之下，協同作戰。而此一指揮，除形式上外，並沒有什麼成就。

麥克阿瑟之受命統帥，包含着新的重大因素。此乃是美國領袖權及責任之確認。這一點，澳洲當局特別體認出來。

羅斯福總統在二月二十三日爐邊閒話裏面，泛論太平洋未來戰略之因素，並涉及美國戰前的政策：

「四十年以來，我國依需要而擬定的戰略，是當日本全線進攻菲律賓羣島時，必須拖延戰爭。我們盱衡全局，以對日採取消耗的過程，必可作戰，必可獲勝。以我們資源之廣大，在生產過程中可以勝過日本，在海上，在陸上，在空中，可以最後將它壓倒。我們目標如欲達到，就必須在菲律賓以外的各地，採取各種各樣的作戰行動。」

這番議論之實際邏輯是這樣：美國陸海軍當局，四十年以前，不願怪傑李艾氏（Lee）的悲憤，即會認定：美國大陸不致被侵；如果痛擊日本的時會一到，在射擊開始以後，我們切實加以痛擊，其時間，極爲充分。

麥克阿瑟之擔當重任，關係一大進步，但並非表示：關於「各種各樣之作戰行動」以及關於「菲律賓以外」各地之最後選擇，已有確定計劃。澳洲當局以樞想的心情，對美國表示驚異，以爲美國尚未以澳洲大陸爲可進攻的根據地，只不過爲政治上之種種理由，將之列入接受防禦之領土而已。三月間，伊瓦特奉派前往華府，以澄清麥克阿瑟之地位。羅斯福總統與伊瓦特晤談之後，即宣布成立太平洋作戰會議於華府。然而，這一會議，只是諮詢性質的團體。伊瓦特出使的真正成功，是羅總統直接訓令麥克阿瑟，以統帥之資格，「準備採取進攻。」

麥克阿瑟方針的主旨，一般方面未曾瞭解。由美國負責經營西南太平洋，以爲最後進攻的跳板，並由美國負責抵抗日軍一切進攻。澳、紐、英、荷四國會發表連署的文件。這當然無礙於坐鎮夏威夷之尼米茲上將所統帥的中線及北線各軍的一切攻勢行動。

領導及戰略，實際上的爭執，是由太平洋戰場之單一性而產生的，尤其是由太平洋三大戰線天南地北的性質而產生的。世界上沒有一處陸海空三軍協同作戰的問題，有如此廣大之規模。西南太平洋，似乎是主要戰場，但在事實上，三大戰線之相對重量，並未分明；倘若最高統帥的最後推選，依據於陸海軍盡力的數量，那末，誰輕誰重，這個問題，便判然清楚了。

「明」這個問題，便須檢討戰略理論以及三線的實際結果：

北線——米乞爾將軍稱呼北太平洋；乃戰略上之十字路；歐、亞、美三洲的空中艦隊，會有一日，爭霸於此。他的繼承人，西佛斯基，威廉等人，希望製造超長程轟炸機，作戰於阿拉斯加與

日本之則，由荷蘭港到橫濱，直達的航程，要三千四百七英里。這樣的距離，從今日可用之飛機的直線行動看來，未免太大了。若干航空設計人員在決定建設適當機式飛機以前，業已主張使用堪察的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以爲空軍的中樞站。這個站，如果蘇聯准許利用，那麼在日本人佔領阿留申附近若干優勢據點以前加以控制的價值非常之大。

由阿留申到千島列島，用聯合的力量，大規模逐步推進，是否可能，若干專家的觀察還非常審慎。因爲千島列島是日本國島羣延長出來的。它的防務，未可輕視。攻擊如果必須從荷蘭港發動，就要跨越鄰近北冰洋一千七百英里的河面。敵人六月間估議未曾設防的阿圖島及吉斯卡島，決非表示雙方主力作戰之結果。

撇開蘇聯而論，由阿留申向千島列島推進，即使獲得初期之成功，而到最高峯時，則必爲海空軍直接進攻日本本土，最後則可視長滿弱交通線的戰爭。此舉，危險殊甚，未可等閒視之。目前蘇聯的根據地及援助問題，在軍事上與在政治上，係屬一樣。吉拉發 (Kirity) 說，阿拉斯加西伯利亞戰場，「走上勝利的北方之鎗」。他主張，組織美蘇聯軍，在大陸上進攻「滿洲國」，同時由千島列島及庫頁島進擊，並輔以空軍及潛艇的消耗戰。這一行動，有從若干根據地（距舊金山比距其他一切跳板較近者）打擊日本的心臟之利。吉拉發之「鎗」的鎗，乃是在於遠東蘇軍的實力，所以也即是在於歐洲戰爭的進度。征服「滿洲國」，也許需要一百萬軍隊；莫斯科當局，看到歐洲死生的鬥爭，派出這樣大批的軍隊去攻「滿洲國」，顯然不是旁觀者所能決定的。

關於轟炸日本。倘若蘇聯准許利用海參崴，則由這裏起飛經過六百英里之海空的大編隊飛行，效果如何，必須用窄狹的英倫海峽兩邊，以轟炸機作世界上最可怕的集中所完成的效果來估價。

中線——中太平洋，美國人極其熟悉，但所見淺薄。日本海岸線與美國前進根據地中途島夏威夷之間，一片深水重洋，寬達二千五百至四千英里。由珍珠港，到末次長城最東一個艦塢之馬歇爾羣島，爲二千四百英里。美國孤懸海外的兩個前哨站，中途島及威克島，相距一千一百英里。

戰前，關於中太平洋戰略，抱持樸素見解的，非常之廣。例如一個第一流的週報，指出美國缺乏接近日本之根據地時，一九四〇年七月主張：「巡洋艦、航空母艦、潛水艇，可以利用主力艦隊爲浮動根據地，以襲擊日本的貿易及海軍港口。這需要海軍作極大的努力。這也許是長期的消極的耗費的戰爭。如選擇此路，美國確能努力，以最後獲勝。」

計劃中線戰略的保守份子，一切的假定，都是以佔領密克羅內西亞羣島中末次長城上若干據點爲前提。這一方針，包含由夏威夷中途島進取最初的立足點之漫長的距離。紐約時報軍事記者鮑爾溫，對於這一戰略，曾作重要之說明。他說：「純從戰略需要上看來，澳洲除了對澳人以外，對聯合國並不重要。」他最近認爲，太平洋中，以夏威夷及中途島，乃無上重要，其次「是中國，緬甸及印度，阿拉斯加及阿留申也許重要，蘇聯的根據地可能也重要。」它敘述戰前的進攻計劃：

我們行動的主要方針，是制先由歐胡島及中途島，由水陸大舉向西推進。克復關島及威克

島，然後經由馬利亞納島進入攻擊日本的島嶼，其中接近日本的一路，乃是以頭號標題刊載的一路，即是以海軍襲擊牙魯特……馬紹爾吉伯特等羣島的一路。

海軍艦隊之襲擊，一月間業已發生，繼之於二月間對威克島，三月間對馬爾克斯島。按照公報看來，這些攻行動，已獲成功，然而也證明：日本羣島長城上的空軍交互支援的系統，確有作用。

日本六月間襲擊中途島之失敗，最後證明：以海軍爲骨幹，長距離遠征有空軍保護的島上陣地，非常危險。敵人以四艘航艦換取吾人一艘。業已得到教訓。

贊成中綫作戰的理論，經過修正以後，令人想起大隊航艦之建造。有主張建造二百艘至二百艘者。此項建議，包含兩大要素：一、這些航艦易於擊毀；二、建造需要時間。

海軍修正太平洋戰略，第一個結果，乃是擱置戰艦，建造航艦。國會負責方面，決定建造航艦五十隻，並決定緩期建造一九四〇年南洋海軍程序中所通過的五艘戰鬥艦。參院海軍委員會參議員曼蘭，在評論改裝更張爲航海時說，這個決定，包括着馬來亞英國兩次戰艦沉沒以後，海軍思想轉變的起點：艦得之結論，在珊瑚海及中途島兩次戰役中，獲得證實。

然而，這裏必須指出：當海軍當局及國會議員等候證實的六個月期間，又發生兩次海空大戰，在三月的第一個週末，死硬的海軍傳統派，不願威爾斯親王號及却敵號的覆轍，又糾集澳、英、荷、美四國特隊於爪哇海外的危險地帶。戰鬥的結果，損失日得蘭一役以來最大的噸位：巡洋艦

五艘，驅逐艦七艘。在其附近戰事中，美國飛機供應艦團索號，爲日本俯衝轟炸機所擊沉。

一個月以後，日本以五艘航艦爲核心的強大部隊，在錫蘭英國重要根據地亨可馬里海外，以空

中文擊，擊沉英國巡洋艦兩艘，航空一號。
珍珠港以及如菲律賓所羅巴復雜的水陸戰爭不計，現單將馬來亞，爪哇，錫蘭，珊瑚海及中途島五大海空戰役，雙方業已證實的沉艦數目，對照一下：

盟國	戰門艦	航空母艦	巡洋艦
日本	二	三	七
	六	七	七

這些戰役，都是你死我活的衝突。其中，日軍全取攻勢。有兩個事實，顯然可見。第一，一切沉艦，除在爪哇海外以及航艦約克敦號而外，都是喪失於飛機彈下。第二，雙方的航艦，事實證明，都極易擊毀。海軍權威人士，如羅乾夫上將，依然認定，戰艦乃「海戰」中最後的「擇戰力量」；然而，爭執的關鍵，在羣島戰爭極爲複雜的條件下，並不是以純粹的海戰，爲假設的前提。在採取後者觀點的人士看來，戰艦總歸是怪艦；他們所爭論的問題，乃是航艦對抗陸上基地之飛機問題。太平洋戰爭的老將，如三度受勳的海軍戰鬥機隊司令薩期（L. J. Thach），爭辨說：適當的航空母艦艦隊（加上美國飛機的戰鬥優勢及使用少數陸戰隊以備陸地作戰），不僅可以戰勝日本海軍航艦，並且可以戰勝末次的「天然航艦」。陸軍人員及陸軍航空專家，觀察比較

重。他們以爲，陸上基地之飛機，加上海軍的支援及大量陸軍，在跳躍於羣島的作戰中，可佔優勢。

中綫戰略，乃是以西佛斯基的超級轟炸機理論爲基礎。這比阿留申戰略，需要更大的努力。具有六千英里戰鬥航程之巨型轟炸機及戰鬥機的空中鐵甲艦隊，必須造成，並須以加里福尼亞海岸爲作戰的大基地。西佛斯基指出：試驗中的道格拉斯B十九型陸上機以及海上飛機，飛行半徑已近四千英里，這說明，大膽的航空建設計劃，是可能實現的，這種飛越大洋的作戰，看到歐洲大編隊轟炸的先例，想到飛機製造及人員訓練之工作，是不會提供捷徑，導致太平洋的勝利。

西南綫——在西南太平洋方面，日本的「南洋」與澳洲之間人煙絕跡的地方，有海峽，有窄狹的海面。陸上基地之飛機能像穿越大陸邊疆一樣，自由前往作戰。麥克阿瑟掌握軍符時，雖然作戰資源非常缺乏，但澳洲則有天然防務之利。澳洲有草木不生的防禦物。這種防禦物，衆認不是主力侵略軍所能通過。澳洲便以此對抗日本佔領下的新加坡及泗水兩個堡壘。捨去這條路徑，欲征服西南洋人煙稠密的區域，既須長距離海上直航，也需在昆士蘭佔領根據地，繼之以潛行上陸。侵略艦隊，能够從泗水出發，或者從馬尼拉出發，假道多萊士海峽，包圍新幾內亞巴布亞之尾部。這兩條路，都要經過珊瑚海。

新幾內亞島，在全部太平洋中，於瓜達康納爾島戰事以前，乃交戰國獨一無二的陸上疆界。在爪哇陷落以前，日本業已佔領澳軍在新幾內亞北部的哨站——萊易（Lae）及薩拉摩。然而，高

達七千英尺以上之山脊，阻塞了通經新島南岸及珊瑚海咽喉——莫納斯比港——的陸地。這會看來，澳洲北部的沙漢，新幾內亞島的脊背，形成一座三千英里的屏障，惟有空軍的多次空襲海拉爾出一個缺口，環繞巴布亞尾部的通路，穿過新幾內亞與所羅門之間珊瑚海以海峽發展的鎖項。

則澳洲，非但爲侵入東部澳洲的路徑，而且是征服所羅門到新幾內亞之外圍羣島鎖鏈的突出部份。對盟軍則相反。它是盟軍突入末次長城防務最弱一角的凸出部份。珊瑚海，加上其緣液環繞的陸地各區，便成爲太平洋決定性的戰場。

五月第一週，珊瑚海戰役，大大澄清太平洋的戰略。從昆士蘭出發之陸上基地的飛機，發現日本艦隊集中於所羅門羣島中之杜拉吉島，以及俾斯麥羣島中之拉布爾港。它顯然企圖進攻莫納斯比港。聯合國家強大的截擊部隊，以巡邏艦隊爲核心，立即出動。日軍有巡邏艦三艘飛機供與一艘，僅存的初期，日軍在空軍佔上風，在該艦隊之「海軍」戰鬥中，雙方軍艦唯一砲火，乃是對擊來攻的飛機。炸彈與魚雷齊飛之下，日艦二十艘，三艘沉於海底。（美海軍部數字）

在這一戰役中，航艦飛機固然起了主要的作用，可是，由昆士蘭出發的長程飛機最先的偵察工作，乃是阻止進攻演出的決定性行動。航軍專家說，麥克阿瑟倘若沒有充足的飛機，能夠將進攻部隊捕獲。這一勝利，是以三萬三千噸之勒克星敦號爲代價。此乃全世界最大航艦之一。敵艦隊損失一艘，可能損失另一艘。這着重說明了，航艦是易於擊毀的。八月七日發動的所羅門戰役，展開了珊瑚海爭霸新的一章。本文開始即已指出，此役具有廣泛的意義。第一，它是聯合國家攻

與日本陣地的第一次嘗試。第二，它盡力實驗跳躍於羣島的戰術。第三，它宣明西南洋為進攻日本之跳板的重要性。

盟軍的進攻，並非開始向東京作不停前進的信號。事實上，敵人在五月失敗以後，便搬充瓜達康納爾島上的空軍根據地，便增強杜拉吉島上的潛艇基地。敵人這一行動，迫使盟軍不能不進攻。山本極爾的豪緒，若不受阻，便欲在莫勒斯比港或新喀里多尼亞羣島，置一雷前，襲擊太平洋上之供應綫。遂出杜拉吉島的日軍，克復瓜達康納爾島的機場，均告成功，但美國損失重巡洋艦四艘。敵人在八、九、十、計三個月中，於瓜島其他部份，增援陸上部隊的能力，說明：這個局勢，對它極端不利。

據陸軍部公布，從三月到九月，澳洲，新幾內亞，所羅門區域，盟國戰鬥機完成勝利的比率，P三十九型以一比三為起點，P四十型以一比五為起點。然而，盟機之品質上的優勢，並不足以戰勝日機之數量上的優勢。美國兩艘以上航艦之喪失以及日本另一艘航艦之可能喪失，強調了島上基地之空軍的重要性。這裏又指明：羣島戰爭，基本上應該看作奪取機場的鬥爭。

日軍反攻所羅門時，將六月間開始的對莫勒斯比港的攻勢，向前推進。在歐文斯丹萊山脈中，它們完成壯觀的穿越，並達到距其目標僅三十英里的較低的山間。入侵的叢林部隊，規模甚小；艦隻懸崖間羊腸小道上進軍，殊屬不可捉摸；日軍這一進攻，西南洋總部未予重視。十月初盟軍在輝煌的陸空閃擊中，將它擊退。

兩難的戰術，是尼米茲上將制下之南太平洋軍司令高畑英上將指揮。新幾內亞戰事，係由克阿爾將軍所指揮。美國若干報紙認定，此乃單一戰場，它們對於這裏表現出的指揮二元化，提出批評。然而，官方暗示，嚴格的防禦作戰，在這一戰場上，可以分別進行，並不產生權限上的問題。所有這些，都是過去的事實，而未來的問題，則十分重要。

從太平洋較大範圍的戰略去看，吾人由地位，價值以及攻勢漲到最高點之時機，來檢討珊瑚海戰爭。克復所羅門，俾斯麥，北新幾內亞其他各地，便可供給飛機及海艇之根據地，以攻擊遍佈荷印及菲律賓的日本生命綫。日本之戰鬥力，也許會因此大大喪失。這全新的根據地，也會成爲向菲律賓及中國海更進一步逐步推進的跳板，由此也可以海軍切斷新加坡到東京的聯絡，並允許盟軍直接進入中國若干海峽。在這兩種形勢之下，抗擊及陸上基地之飛渡，殆屬補助性質。

關於所羅門戰役，鮑爾溫稱：「在穿越太平洋逐步逐漸前進的水陸戰爭的歷史中，這最初的一小步，也許是最困難的作戰。」他說，這最後也會導致深刻影響於太平洋戰爭的艦隊及空軍的聯合行動。不過他又說：「倘若這乃是我們的願望，則不妨寫寫挑起這樣戰爭的更有利的時間與地點。」在另一方面，伊里奧特上校說：倘若日軍能被驅出整個珊瑚海以迄新幾內亞的區域，則馬歇爾羣島及卡羅林羣島便很難固守，我們並可迫使敵人在西太平洋廣大區域裏面向西退却。

由西南太平洋發動最後的總攻，齊視適當的陸空軍在澳洲集中的程度。這與伊里奧特在外務季刊四月號所寫的，是一樣的意思。他說：「盟軍現在的問題，是在澳洲大陸建立總攻的力量，而

能超過日本在它現佔的各島所能保持的力量。L

同時，一個更險惡的問題，必定降臨：在遠東間，日本也許要發揚新的猛烈的大政勢。日本要發揚新的政勢，其前提：大體保持東亞及菲律賓的各地，現已成爲東京的基本政策；它對西日德，是與軸心國家的聯名，結爲一體；日本也將在對印度中東（或者西伯利亞）大舉形勢攻其裏面，與德國會同，以威攝大英帝國的基礎，以掘毀蘇聯的政權。這類軸心會同戰略，有一變通方式。這即日本竊欲分發聯合國家的力量，打其侵入澳洲。然而它對澳洲大陸的一切進攻，均成爲顯目的事業，以致許多專家認爲，按照日本當前的計劃，按照它的實際能力，澳洲是不會被攻陷的。在西南太平洋方面，一般人所認識的危險，是日本將傾其全力，以阻止這一綫擴張爲盟軍進攻的跳板。這當然然是新幾內亞及所羅門戰鬥的直接意義。

在較遠之未來，防禦方面，有三大工作，將爲太平洋之盟軍；而其最積極之任務，則落於美國海軍之海面部隊及空中部隊的肩上。第一，它們必須防止日軍在西南太平洋進行突襲。第二，它們必須加強太平洋之壓力，以阻止敵軍突入印度洋。第三，它們必須準備當蘇日戰爭時在北太平洋採取決定性之行動。

這樣的防禦，延至何時，最後則看歐洲的戰爭，則看美國作戰努力的進度，則看軸心國家們後備力量，則看印度的情勢——用此以稱若干顯著的因素。在分析最後攻勢時，最尖銳的爭執，便是在此。

利用作戰從亞洲大陸毀滅日本帝國主義，倘不先在太平洋發動大攻勢，其前途毫不樂觀。單看軍事上的困難，已甚巨大；至於政治上的障礙，那更複雜而無以計量。

東亞唯一現代化的大軍，除開日軍。便數西伯利亞蘇聯的防軍。它的實力，無從知道。其進攻力量如何，當太平洋盟軍開始進攻時，尙未能猜測。

說到中國，目前似乎未能收復日本的佔領區。當盟軍攻入中國海並開放輸入重要物資（如飛機，油類及炸彈）的港口以後，在中國土地上之決定性的作戰，即將展開。因此之故，中國和盟國最高會議，應該保持緊密的關係。中國有效支持的意義，大豈是在完全摧毀日本帝國主義與僅僅毀滅太平洋上日本海空軍兩者之間的區別。當收復羣島區域時，如果選擇後者，讓日本依然控制日本海，它便仍能保持與東亞大陸的接觸。

倫敦新政治家八月二十二日說：從一般戰略的角度來看，對日的直接勝利，除開中國而能計劃，殊難索解。它又說：「聯合國家攻勢的真正戰場，是在中國，而非在吃力的非決定性的逐一克服的羣島；倘若交通問題未能克服，則又當別論。」定局的要點，除開希望印度或蘇聯開闢通華的門戶，並以此減輕美軍及澳軍負責過重的任務，依然未曾解決。將適量的軍械傾入中國，獨一無二的道路，乃是經過它的沿海各港。這其行動，很像盟軍由太平洋各島前進，突發而來。在東南亞洲遠處一隅的國家（緬甸，越南，馬來亞及泰國）裏面，其居民業已直接或聽命於「新秩序」·新加坡，在日本手裏成爲海空軍的紫堡。緬甸，是日本各種力量的來源。它護衛新加

攻，以防陸上的進攻，又是對印度而威脅。它將中歐與世界切開。它的油庫，用陸路運輸，對於日本，頗爲有利；荷印一旦喪失，它乃日本之油庫。

因此種種，若干人士，認爲收復緬甸，乃當務之急。然而，進入緬甸，須經印度。印度內部局勢，倘仍至解決，則盟軍將來由印對緬之進攻，未可預期。自由印度如果實現，它便能有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強大力量。

在直接防禦方面，澳洲所受壓力之重，必使其進攻潛艇，易被發覺。當第一次大戰，它曾派遣三十萬以上之軍隊，開赴海外。所以澳紐軍團，將成爲聯合國家進攻力量的主要部份。它目前戰爭物資的工業產額，大概超過印度與中國的總和。當美國的人力及物力盡其努力重擊於歐洲戰場時，澳洲貢獻於太平洋攻勢的，在軍量方面，在時機方面，在地點之接近方面，都具決定性。

總之，以上種種論證，指出，擊敗日本，有三個攻勢戰場：

第一，以壓倒的海，空，羣島之戰爭，克復日本太平洋版圖，並摧毀末次的長城。在這些戰爭裏面，日本的艦隊及空軍，也許要大加削弱，以至於盟軍能够直接突擊日本的本土。

第二，用飛機及潛艇，封鎖並消耗日本本國。

第三，重開中國南部的港口，會向陸上戰爭，聯合可行的西伯利亞攻勢，進攻日本在大陸上的軍隊。

像盟軍擊敗日本這樣規模的戰爭，是史無先例的。中歐之廣闊的空間，西南太平洋極廣大的羣

島範圍，就地理說來，乃是單一的。陸海空三軍，如何協同作戰，以適合太平洋戰場的廣大性及複雜性，全係一個新的戰略問題，即使日軍在十二、七以至三月十日的進展，由於盟軍實際上很少抵抗，也只收部份平行之效。

軍事專家，從新幾內亞及菲律賓的戰鬥攻取中，談到說，海軍及空軍，倘無陸軍的協助，是不能直向東京前進。在跳躍於羣島的戰爭中，若在大陸戰爭中，尤其而在克復並控制指撥場及軍港之戰爭中一樣，陸軍是不可或缺的。當不停的反勢發動以前，我們必需大量的會受叢林作戰的陸軍。麥克阿瑟在菲律賓長期的經驗，在聯合國家準備超越羣島逐步推進時，已被認為主要的資產。然而，關於完成負責草擬勝利計劃的統一的高權力，它的統帥部與坐鎮夏威夷之尼米茲上將的指揮部，如何協同的問題，仍然懸諸空中。

任命一個太平洋統帥，專門負責計劃如何顛覆日本，並擁有全權——用羅斯福總統自己的話來說——集合太平洋區域之海陸各部為一整體。這一需要，已為衆所週知。這個任務，不是華盛頓的參謀本部所能貫徹；因為它們關於開闢第二戰場，潛艇威脅，中東及援蘇等問題，已有先入之見。這也非澳洲，夏威夷，中國鼎足三分的統帥部所能完成。唯有最高太平洋統帥部，纔能擬定明確的太平洋戰略，並決定陸海空三軍的任務以及航艦基地與陸上基地之權限的相對作用。

總上所述，結論必然是：空軍之正確使用，乃羣島戰略的關鍵，空軍的統帥，乃統一指揮的關鍵。現有兩條道路，展開在我們面前；我們既能維持航艦噸位之建造，以決定地壓倒日本；我們

也說有利於羣島以爲「天然飛機場」方面，戰勝日本。實際上，我們在這兩方面，正作試驗。這是十分正當的。然而，在太平洋問題的核心裏面，這兩個計劃，是有相對的重要性的。如果空軍飛機，則海軍居於較高指揮的地位，便因此有力。如果贊成陸上基地之空軍，陸軍轟炸武裝便爲重點之所在。然而，問題並未能如此簡單。

實際上，陸軍航空部隊，現正飛進於太平洋，只缺足量的飛機，以倍增航艦飛機在羣島海面獨立轟炸的功績。同時，美國海軍現正擴充島上基地的航空武裝。獨立的強大的轟炸部隊之增強，乃是太平洋上最緊急的組織工作。統一指揮的實現，主要的是以這一問題的解決爲轉移。指揮部不能統一。我們便不能計劃並有效準備最後以較末次的「舊戰長城」。

日本海洋政略地理

琴 威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亞細亞月刊，琴威著

日本理希特勒謀臣政略地理學者霍斯曼威爾一兩距離點中間的據徑是最好利用的。那個理論，適用在海洋上，即以希特勒爲例，他從一個大陸的內部着手，現在已經打出一個大陸帝國了。他曾經移到海洋以圖完成其目標。他已圖逞威於非洲，亞洲，甚或也可以說英格蘭。而在此軍事行動之先，他已把距離那些地方最近的陸上根據地予以搜索。

在運用這個技術之中，希特勒先將以前由海上航路支配的許多地方，予以直接切斷。這便是希特勒著名中的理論。這便是德國以無船隻的閉塞國策試圖封鎖英國的原故。而英國打這仗，是根據一個自負的假定，以爲它的海軍可以封鎖德國。所以必須在陸上發生大規模的事務行動。霍斯曼威爾的理論，使希特勒的思想從德大時前進，切斷了英國真實的海上交通綫。

日本是一個島國，同它喜歡把德比轉而英國一樣，但是日本遭受的封鎖和阻擾的痛苦，却還不及英國。如一般人所熟知，它的交通綫是漫長而複雜，而且它也是深切地依賴於海上運輸的事

實是這樣，日本詳察它的特殊地理和軍事問題，以其自己的方式，應用政治地理學在戰爭上面，而且運用得異常有術。它在海上獲勝，正和德國在陸上獲勝一樣。日本從來不曾割破假地效法羅斯蒙威爾的理論，使用陸上力量以打過海上力量，它已使用了海上力量切斷了陸上力量。因為它靈巧同英國一樣是個島國，更因為靈巧它的領袖們喜歡用腦筋而不是憑記憶和獨斷。上例清楚說明，日本的戰略地理學者似乎對於立即控領大陸並不認為重要。但歸終說來，究竟爲什麼？日本的勝利故事，要在它長久對華消耗戰失敗改向太平洋上樞機之後，方開始撰寫的。

截至目前，日軍之進展兇猛，其目的似乎不是爲了大陸的帝國（如印度），而是爲了佔有許多島嶼和作爲保護這些島嶼之用的戰略據點（如新加坡）。日本已經獲得了接近大陸邊緣的島嶼，但在目前對於大陸還是可以暫時放手一下的。

在日本計劃中，這些近海根據地和海上的島嶼，都構成通往它企圖使之孤立的地區（如印度，西伯利亞，澳大利亞）的許多巷路。日本每次獲得這樣巷路的一條，它就認爲反關閉了我們的一個門戶。日本絕不願意急於隨着這些戰略據點之攻下而侵入可以長驅直入的國家。因爲依日本本營的推斷，只要通達這些城堡的門戶可以關閉，由它持有開門的鑰匙，這些帝國便陷於孤立狀態，一俟時機到來，不妨分別予以侵擾。

同時，日本的活動範圍已經及於東半球之全部，進攻了一個一個的島嶼，取得了一個一個的根據地。日本對於目標的挑選，與其說是爲了這些目標之彼此策進，無寧說是每一區域之地理形勢

爲之決定。美國政府最受批評的政策，就是它不能有效地實行分散的戰略政策，而以一級制它把攻擊力量集中於可以制勝的重要目標，反之，日本却很有系統地採取分散政策。日本大本營對於「打字機式」的戰略家，集中攻擊力量之見解，予以輕視，而羅斯福總統的態度亦然。日本施用分散政策，確已成功。他們把作戰力量散佈於東半球，使他們有限的經濟力量消耗的程度，不過像我們把作戰力量散佈到世界各地所受到的消耗那樣，但是在他們每次對於一個戰鬥區域作戰結束後，他們立即轉向另一地區。因爲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得到新根據地可以留作將來之用。

一般認爲，由於空軍力量超越了海軍力量，戰略地理學適用於海洋，已經無足稱道。這種說法不攻自破。不過同時我們也不要低估了日本的空軍力量。飛機是需要根據地的。他們更需要陸上根據地，陸上根據地若無戰鬥機之保護，就會變成送死的陷阱。我們的戰鬥機必須以五百英里左右爲其活動範圍，而不必一定達到一千英里。這就是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島嶼聯合點一旦歸日本控制，那末這兩洋的鑰匙，便是操在它的手裏（至少也是我們必須進攻它的那些區域的鑰匙），其作用即等於它的空軍把我們的空軍驅逐出天空之外。如果日本可以藉着奪取我們空軍必需活動的據點，而阻抑了我們的勝利，而我們縱有大量的飛機生產，對於戰爭之獲勝，也不會有多大助益的。

根據同樣理由，對於日本航空母艦損失之妄作估計，也是毫無裨益的。在許多場合中，它爲了爭取戰略據點以控制漫長的水面，常常以它的航空母艦作交換的代價。在這些據點上，它可以使

用以陸上爲根據的飛機，以代替由航空母艦運來的飛機。因此航空母艦之犧牲已經得到了代價。如果我們想把敵人驅出此等根據地之外，我們確比日本需要更多的航空母艦。因爲以航空母艦爲根據的飛機，它能是比不上以陸地爲根據的飛機的。

因此，自下日本對於所羅門我軍進攻所屬的反攻，其意當然是空孤立與滿，使之成爲和印度與中國陷入孤立的情況一樣。同樣日軍在阿留申羣島之軍事行動，乃是意在孤立西伯利亞，使其斷絕美國的援助。

由於我們未能分析預見日本的戰略，其結果乃造成我們不能及時佈置亞細亞與太平洋的防禦。西方國勢已經漸漸趨向「大膽第一」的政策，在東方，日本則發揮「海洋第一」的政策。而在我們，却注意西方的海和東方陸地，結果是左支右絀。

夏威夷的英雄們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份讀者文摘，客拉亮著

在那遍地花開的小小的奴好島上，一百多夏威夷人舒適地生活着，沒有電燈，汽車，電話，無線電，甚至連威士忌酒和淡巴菰，也在禁止之列。幾代以來，他們靜靜地看守着他們的牛羣，不聞外界的紛亂。但是當美國被敵人進攻的時候，它的國度裏面的這一個最遼遠，最安寧的土地，便在開戰這一天，立刻加入了戰爭。第一個日本侵略者，恰如踏上美國土地的一樣，在奴好島登陸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下午，大約兩點鐘的光景，一架日本戰鬥機飛來在這個村莊的上空盤旋，突然緊急降落，撞碎在河流的圓石上面，又穿過了垣牆，終於停在靠近一個放牛的孩子，夏威夷·卡齊哈諾的屋子的旁邊。

夏威夷跑到飛機的前面，推開了槍門，看見一個戴着鋼盔的日本人正在取起他的六響手槍。夏威夷拉過武器，把這一個駕駛員摔出了飛機，剝去緊緊在他身上的全副武裝。當這一個昏覺過去

的德勝員又重新起來的時候，夏威拉看見他在褲子的內衣裏面藏有什麼東西。夏威拉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兇猛地將他的褲子和文件拆了過來。

日本人所說了，也是夏威拉已經從當地應付當前的局勢。

乞人們，婦人們，孩子們，都跑了過來。他們察視這一個駕駛員，他問客說這不曉得（後來證明他說得很流利）。於是他的原田找了來，他是一位醫生家的人，在這島上的兩位日本人之一。當這一位醫生家的人來當翻譯的時候，駕駛員拒絕解釋他的職業上爲什麼，這許多彈孔，也不承認他去聽呼過火好魯魯，這件事當這人感覺是他做的，雖然他們有一星期沒有得到真實的消息。

村莊裏面人召集了一個會議，決定看守住這個日本囚犯，等到島上的主人，也是住在島上的唯一的白種人，阿爾默·羅賓遜從他的爲找尋供應物品的星期放行歸來以後。他們把這一個日本人放在一間房屋裏面，給他食物，通夜看守着他。

但是有一天天地過去，羅賓遜再也不回來了；事實上在奴好島的戰事完全結束以前，他是不能到達的。因此當地人斷定在這一個島上必然發生了什麼重大的危難了。他們接受原田的建議，將這一個囚犯帶到他的房屋內，派警衛看守着，靜待事態的發展。

在星期四的夜晚，顯然這一個囚犯已經完成了他的逃走的計劃。首先，他說服了他的兩個本國人：原田，一位在夏威夷生長的美國公民；新谷，一位在奴好島住居多年的年長的日本人。可能

他用管像故國的語調，告訴他們要永遠盡忠於天皇，對國家負起責任。或者他感嘆他們，假若他們不遵照他這一位士官的命令去執行，他便要將他們殺去。無論如何，他是很成功地說服他們了。第二天早晨，新谷出現在夏威拉的門前。他能夠得到夏威拉爲這位受禮遇的駕駛員所保存着的文件麼？而這位駕駛員依然健在，當然願意取回的。

「不行」，夏威拉說。

於是這位受禮遇的駕駛員願意付出隆厚的酬金，僅只要求將這些文件使去。新谷拿出二百元美金鈔票來——夏威拉從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金錢。

「快點滾開！」

聽了這句話後，新谷終於離開了。雖然他不敢把他的失敗報告給他的士官，他跑到樹林裏面去了。

我們不知道爲什麼這位駕駛員如此重視他的文件，只有一個假設，就是這些文件指示航空母艦的所在地，從那裏起飛去轟炸珍珠港——或者也許裏面是電報符號。

駕駛員期待新谷的歸來已經絕望了，他要求讓仙到原田正在工作着的蜂蜜庫房中去散步——僅只一伸腿就可以過去。夏威夷人甚至對待囚犯，也同對待客人一樣的，於是叫做空納凱的一個衛士，就讓他過去了。當他們在屋內的時刻，駕駛員便奪過空納凱的散彈槍來，原田拿起放在地上的六響手槍。這兩個日本人威嚇着沒有武器的空納凱，假若他要移動一下，他們便要將他殺掉。

於是他們兩人便跑出庫房，跨門躍上。

他們駕駛一匹馬和一個四輪戰馬車，直向夏威拉的家而來。在夏威拉已經發覺他們來了，便從房屋後面溜走，跑去呼喚警員其人。當時警員趕到，已經從戰馬房裏高聲叫喊出過了幾聲。

原田和駕駛員搜查了夏威拉的房屋，但是找不出任何東西。半個鐘以後，便高聲叫喊鳴槍而去，取出兩架機關槍，將兩架機關槍架在村莊的橫道上，圍着夏威拉。夏威拉兩人有生以來第一次碰到了槍聲，都跑到樹林裏面去了。

於是這兩個日本人有計劃地劫掠着這一個村莊。他們將一輛槍架在車上，兩人持着散彈槍和六響子槍站在車的旁邊——這是全村唯一的武器——他們全身搜查，制變着要將全村車人一一槍決，除非夏威拉回來將文件交出。但是除了一位很老一婦人荷羅蘭尼夫人以外，他們沒有看見一個人。

荷羅蘭尼夫人安詳地坐着讀她的聖經。她堅決拒絕了告訴他們夏威拉所在。當他們威嚇着要殺她，逼她說出的時候，荷羅蘭尼夫人回答說，只有上帝有決定人的生死的權力——又繼續讀起她的聖經來。這兩個日本人只得茫然地望着她，低語着，搖一搖他們的頭，又走出去了。

這時候，夏威拉正在村外一叢仙人掌的樹林中召集了一個作戰的會議，他的同村中人都聚集在那裏。首先，他們決定夜間把一切婦女們和孩子們都藏在洞中；第二，派遣夏威拉率領五位壯漢渡過十五英里的海洋到考愛島，把援兵帶回來；第三，假若那兩個日本人睡去，計劃在夜間去把

他們捉到。

但是在開始任何行動之前，他們要去祈求上帝的指引。於是當夜幕張開的時候，他們便悄悄地爬到小禮拜堂內，跪在粗硬的地板上，去祈禱上帝。

夏威拉和他的同伴們設法從馬廐內偷出馬來。正當他們上馬的時候，却被那兩個日本人發見了，他們便不得不在一陣機關槍聲中逃出了村莊。他們跑到島的岸邊，立刻搭上一隻捕鯨的船，在幾小時的安安穩穩地蕩槳之後，他們渡過波濤洶湧的海峽，到達考愛島了。

燈塔的看守人古堂，立刻奉令派遣帶領一隊步兵到奴好島去。但是奴好島上事件的發展，已經不能等待援兵了。

班尼哈卡卡·康耐赫里，一位五十一歲的智慧的老人，已經做了長時期的人民的領袖了。他身長六呎一吋的高度，據說他能夠同時舉起三隻一百三十磅重的蜜蜂簞子。他決定去進攻敵人的供應的基地。他慢慢地向黑暗的村莊的街道上移動，當那兩個日本人正在一間屋子裏面的時候，他設法取走他們所有的機關槍子彈。

日本人繼續劫掠着，直到天明為止。他們不會發覺他們的文件，憤怒之餘，將夏威拉的房屋燒去了。他們又把汽油澆在飛機上，也將它燒去，對於他們這種舉動的最好的推測，就是他們希望在羅賓遜回來後，把他的小汽船拿到，這樣他們就可以幸運地坐在小汽船上駛向加羅林羣島去了。爲了安全的緣故，班尼將他的妻子帶到岸邊，天明他們回來的時候，突然遇到兩個拿着散彈槍

和六響手槍的日本人。

班尼一看見就不高興。沒有一聲警告，他跳上去就毆打這兩個日本人。

他們來回扭轉了一會兒，駕駛員的那隻拿着六響手槍的臂膀得到自由了。但是班尼的妻子——如同夏威夷的年老婦人一樣地參加男人們的戰爭——突然又住他的臂膀，在他還未放槍以前就將它抓住。這時原田也參加到鬥毆裏面，和班尼的妻子扭打成一團。

班尼告訴原田，原田把他的妻子放開，不然他便立刻殺了他，原田置之不理，把班尼的妻子拉走了。

現在駕駛員拿過六響手槍的臂膀自由了，便向班尼的肚皮射中了一槍。班尼仍不放手。他又向班尼的大腿上射了一槍。班尼依然扭住他。他再放一鎗，射中了班尼的喉頸。

「這時候，班尼後來向寫他記錄下這一個故事的入說，「我變成瘋狂了。」

這一位戰鬥的夏威夷人，集中了他的全力，將這一個日本人連頸帶腿舉起來，這是他慣於從牧場上舉起羊來的辦法，然後將這一個日本人的頭拼命地向石頭牆上摔去。

於是他回轉來對原田，這時原田已經用人所共知的切腹的方式，把兩袋子彈都射進他自己的肚皮裡面去了。

現在看一看駕駛員是不是有機會再來。然而他不再回來了，他也不願再回來了。班尼的妻子，正在用一塊圓石，孜孜不息地痛打着他的腦子呢。

這時候，身中三彈的班尼，已經感覺到不大好過了。他靠牆血染的石牆坐下，他的妻子跑到村莊上去乞援。但是班尼已經倦於等待，他站起來，單獨走向村莊裡面去。

奴好局的戰事便是這樣的結束了。第二次世界戰爭中的美國土地上的第一次保衛戰，已經得到成功了。

後來，拉勃·布魯西少將把美國軍隊的英雄徽章佩在夏威夷和班尼的身上。

在火奴魯魯，我們都這樣說：『這是你們所希冀於真正的夏威夷戰士們的，如班尼和他的妻子，夏威拉，以及老婦荷羅爾尼夫人的故事——一篇英勇忠實的史詩。』

我們又這樣說：『警告日本人，不要射擊夏威夷人在兩次以上，因為在第三次上，夏威夷人就
要瘋狂了！』

爪哇海上的戰爭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號哈卜斯月刊，普拉特著

巽他羣島在南洋中構成一個很長的弧線，西起蘇門答臘的西端，東達帝汶島，佔六個經度，二十八個經度，全長一千七百英里。這一聯串的羣島，包圍着馬來半島南端，新幾內亞，西里伯斯。吉蘭丹灣爲人口集中地，港後通聯出印度，森林蔽天，三面合圍，而無水陸，因此各島之間，均不相聯，商務祇能靠海上往來，或靠本島人行道或船隻的輸入輸出。對馬來羣島來說，約五百英里，爲海軍中最重要爲世界人口最密的一個島。一九四二年初，當日軍在着加坡海外軍艦威爾斯親王號和却敵號將非島的美國艦隊逐出以後，同盟國在此集會，建立海軍總部。這一統帥部，因、美、英、荷、澳四國艦隊之役而出名。

美國海軍上將哈爾，是個六十四歲的老翁，他地位較高，交任海軍司令，指揮同盟國的艦隊。戰前它所提的計劃，由於珍珠港之被襲而香港馬來之未能堅守，全被粉碎無餘。這時候，他的戰略，祇是且戰且退，靜待同盟國戰艦的趕援。英海軍上將萊頓，曾盡了最大的努力。

他除開在軍政方面，在作戰上並無建樹。他對於西方艦隊之進攻，亦視新加坡通商口岸的防務。

荷蘭海軍司令荷蘭佛里克將軍，有心實體詳之志，他的防務方針，是在沙撈越島嶼之間，攻擊日本海軍的弱點。他定於八月三號晚，對於四週的水位確有研究，當時每個可潛艇艦的小海軍員但無意。他調集一批小潛艇，每個可單獨或小規模集隊作戰，當於日本的前進路上，不斷地予敵人以打擊。「每天擊沉一隻敵船，赫爾佛里克！」當作戰會議開幕之日，人們對他的這種呼籲，頗的，他的小海軍早已在三月以前，每二十四小時擊沉一隻敵艦。

新聞記者很稱讚赫氏，說他對戰局逆轉如何痛心疾首，如何渴望他的海軍能將火速與這強大的艦隊驅趕。而巴達維亞發出的新聞電報並謂：他根本不相信自戰日退的戰船。「時代」雜誌本稱：「他強烈反對同盟海軍以澳洲爲根據地，爭着達爾文港並不適於海軍作戰計劃。」他主張潛襲羅洲的東西走廊反攻，以阻遏日本的南進。顯然地敵人已將羅洲的東西兩面進擊了，恰特上將正月一日到達泗水。十一日後，日軍一而進攻婆羅洲的塔拉干，一而以降率隊進攻蜘蛛形的西里伯斯島北特美那多，並以飛機轟炸，練習森林作戰的部隊星夜登陸協助，上述兩地都被佔據了。

這兩件事，使同盟國的視線漸向東移。以前馬來戰爭吸引了他們全部的注意，而且這時業已轉入海峽的爭奪戰了。東部海上的失利，自然使他們震怒，但英荷人士仍不相信日本以有限的人力會兩馬回騎，在新加坡和巴丹尚未攻下之時，進行爪哇戰爭。

擔任防禦的海軍實力並不甚大，包括美國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兩艘（其中一艘在作戰前即行撤退），驅逐艦十三隻；英國重巡洋艦愛克特號；澳洲輕巡洋艦兩艘及驅逐艦七艘；荷蘭輕巡洋艦爪哇號，德魯伊特號，砲艦特朗普號（實力等於巡洋艦）及驅逐艦六艘。總計全部海軍實力有重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六艘，砲艦一艘，驅逐艦二十六艘。潛艇的實力較強，計美國二十七艘，荷蘭九艘，英國三艘。這在哈特上將回去的時候，會呼爲最有效的武器。但是，他們大部獨立活動，彼此不相爲謀，他們的故事，容於另章敘述。驅逐艦有半數是一九二〇年下水的，當時的確是好船，現在多已過時了。他們以四吋口徑的大砲抗禦日本五吋口徑的大砲，而且艦上的防空設備也很脆弱。他們中間有四隻需要大加修葺，纔能使用。

艦艇雖多，而却屬於四國所有，用四種不同的戰術，四種不同的信號，操兩種不同的語言。空軍多屬於「巡邏翼十式」，與美國海軍「PBV」飛機「隊。後者簡直不堪戰鬥機的一擊，雖三尺孩童都呼之爲「煤渣火雞」。另外還有少數荷蘭戰鬥機，以及駐爪哇的幾隻空中堡壘。海軍飛機有四隻供應艦服役，其中之蘭萊號，爲我們第一艘航空母艦，迫切需要的是戰鬥機，哈特及赫爾佛里克均打電報向外面呼籲，但是載運戰鬥機的船却駛返美國船塢。

哈特到達泗水之前，海軍供應艦黑隆號，在艦長加布拉指揮之下，於十二月三十一日，曾與十架日本大飛船，五架陸地雙引擎轟炸機作戰，獲得成功。敵機原道擊盟國驅逐艦伯力號，投下了六個魚雷，然後追逐黑隆號。在七小時內敵機向黑隆號投彈四十六枚，但該艦閃開了，並擊落一

日軍每佔一地之後，即修築臨時機場，在白天，每一平方英里的上空，都布有轟炸機。但是，這種部署並不是以在黑夜以後實行上陸。

越過海峽三分之二的時候，時屆午夜，前面的天空透露出自光來。美國的艦隊以鸞是探照燈，指揮官塔爾伯特下令，將四隻驅逐艦照準德、羅特、寧海、波爾鍾斯的女序排列前進，遠望前面的地平線，低遠而跳躍的火光射入眼簾，還有黑烟升起，在火光中，他們不能判斷敵艦停泊何處，或者要對人的驅逐艦而來。至少日艦隊可以確定的，因為當他們走近的時候，發現敵艦層層疑難而阻礙，却是一隻着火的大油船上發出來的火光。這油船同走呢，顯然是那天下午較好的，一連一連的火回上街，宛如一座一座的砲克被炸。

塔爾伯特率領驅逐艦繼續前進，遠望在谷壘把火的火光中，模糊地看出敵艦的影子，但是這個觀察往往不可靠。直到三點鐘，大隊日本驅逐艦越過他們左首發浪前進，其中第二艘上有一鎊光閃動甚快。「那是日艦的時號？」編隊前上的右號兵低聲說。但是塔爾伯特並未注意，祇命令他的艦隊向左舷偏若干度前進，因此日本艦隊過去了，並沒有發現美艦。不一會，左右前後都有敵艦發現，那是一大隊的日本護航隊，偷偷地駛過徑徑把板海河口，向馬辰及易於轟炸爪哇的空軍根據地進發。

這四隻美艦以最大速度前進，發現每一目標，即投下魚雷一枚。頃刻之間，即有一敵艦觸雷，粗大的火柱直衝雲表，內噴射有炸燬物。接着又有一敵艦觸雷。四面八方，看見敵艦的鏡光閃

動，有如夏夜的飛螢。敵人環顧到遠處，但是，他們多隱匿於油田噴射出來的烟雲中，看不出空中雷誦未中。等到前面看不見敵蹤了，塔爾巴特氏才折回，三驅逐艦後隨，仍向紛亂的敵人陣營中衝去。這時候，敵船着火爆炸沉沒，隨處可見。他們並不逃散，却集合在一處，其中一艦的左右翼並朝天放炮，顯然以爲他們若遭襲擊便投入佈雷區。第二次斥候兵報告前面無敵蹤，塔爾巴特氏再折回，在第四次向受傷的敵艦沉隊進攻時，魚雷兵長官報告魚雷已全部用罄，因此美艦改用炮擊了。

現在，日軍首次發覺他們被襲之由來，而開始還擊。但是，他們不敢多開炮，爲了怕擊中了自己的艦隻。他們的放射漫無目標，僅僅南德號受了傷，一顆小彈中了它的輔助電台，傷了幾個人。直到天空現出銀灰色的時候，這四艘驅逐艦才掉頭南駛，緊貼着婆羅洲的海岸拚命奔馳，追上了大理石頭號，一同返抵泗水。

這次敵人損失的正確數目，尙不得知。但據翌日偵察機的報告，敵人駛往容厝把板的護航隊，剩下來一兩隻船殘臥在沙灘上，餘則避待援。下午美空中堡壘飛去再度予以狂炸，又擊沉兩隻敵艦，另外一艦起火，飛行員日擊該艦的水手跳水逃命。敵人零式飛機起飛阻截，被美飛行堡壘擊落五架，飛行堡壘無恙。

這自然是個偉大的攻擊，但就整個戰役來講，祇等於象棋上吃了敵人的一个小卒。遠看西方，新加坡的要塞日益危殆，在東方，敵機日夜偵查安波那，顯示準備奪取該要寨。

二月二日，盟軍統帥部在泗水開會，對戰局尚未失守。他們認為最後安波那已來不及；但是，無要由蘇門答臘到荷汶島一帶的海空軍力根據地在我軍手中，向馬加撒海峽取更多的行動，則其軍可中斷被阻。但是，這時日軍在谷厘把奴一帶，業已增援，津浦以強大的海軍沿海峽南下。當二月一日，海軍巡洋艦大理石頭號全團領頭艦往北轉，愛德華，巴克，與密爾斯數艘駛入海峽，對付作第二次襲擊時，海軍偵察報告，敵人已有七艘巡洋艦南下，其要艦密爾斯已之，因此大理石頭號祇有以最大速率逃開了。

荷國艦隊，仍集中全力支持新加坡，這時日軍正在瓜哇與佛羅里達，瓜哇的日軍統帥部，召集其餘艦隊，對敵採取兵勢，其中包括重巡洋艦格羅斯威脫，大理石頭號，瓜哇號，德吉以時號，特別普號，另外分屬於四國的與艘驅逐艦，中荷印海軍司令舍多爾曼氏作戰術上的指揮。多氏中軍之督，而而勝，勝者，則法英美，而彩信則荷倫倫。他講英文，但帶了林軍的荷倫倫。他的主張是：進攻是唯一的防禦。

這些軍艦二月三日齊集海上，預備對谷厘把奴的日軍中地予以突擊。但是，敵航空母艦一二艘忽然偷入望加錫的南部海岸，未被發現。當日即對泗水猛烈空襲。泗港幸不及防，損失重大，除掉起來的荷蘭空軍在敵人優勢之下被擊落一部份，地面損失更多，其中包括若干轟炸機。這一

襲，便多 曼的河空合作進擊敵人的計畫，終於泡影。

毒清更烈，即敵對我小艦隊開炮攻擊。三十四架陸軍機，在婆羅洲及西里納高島同時起飛，想來我艦隊。我艦小編，沒有戰鬥機的保護。他們沒有散開，即擊。幸而尤爾羅漢全隊離開海上，我艦隊大受威脅。

敵艦日，我艦隊在瓜哇海峽，自告攻擊我們的大艦隊。三十四架陸軍機及大彈石，使敵艦隊連人帶艦被擊沉。到了中午，一千磅的炸彈落在浩斯頓艦上，炸毀艦尾小屋，死了五十人。當時火勢大起，經水手們努力挽救，始克撲滅，救火有功的，並且獲得了獎章。

大理石頭號回西北邊，直到離開浩斯頓號甚遠。一小時左右，敵機追來，一彈炸中它的尾部，艦機被震散了，尾部的水手們都炸死了，剩下来的祇有彈藥部的一個中國廚司，船上立即起火。這個中國廚司，他的姓名叫梁福（譯音），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他本身受傷甚重，但他奮不顧身，先將船上活着的同伴努力救出船外，然後挺身撲火。接濟又是一個重磅炸彈落下來，第三個人落在船邊水裏，將船底打了一個大洞，如果再來一個，這船一定壽終正寢。但是，當時已遲，敵人沒有第四顆炸彈了。

洪斯頓號駛入泗水船塢，該船塢被炸後，損失甚重，根本無法再容納大理石頭號。美國驅逐艦保護着這個受創的巡洋艦，送它到瓜哇南都海岸的吉里甲卜港，那兒也有一個可用的船塢。這時

大理石頭號的災損情形，簡直難以描述，水中漏洞裡湧進來，單靠吸水管排水還不夠，船上的水手們組織水陸隊，協助排水。船上有兩處尚在燃燒中，它簡直像一個被燙，左右搖擺，前進三步，後退一步。但結果它終於開抵目的地，吉里甲下的船塢太小，僅是容它全身的三分之二，經過一度緊急修理以後，它開赴錫蘭，游弋於非洲海岸了。

多爾曼的攻勢已湮沒無聞了。但是盟軍統帥仍要他去竭盡一切可能阻止日軍出現於馬加撒海峽，尤其是阻止敵人佔領馬辰，使敵人無法取得轟炸棉蘭及泗水的空軍根據地。他率艦北行，可是這時敵人正以最大的努力東攻西里伯斯島的馬加撒城，他對於這，是一籌莫展的，因為敵人有強大的空軍而他沒有。西望新加坡，敵軍正在這時登陸，星洲淪陷命運是註定了。天氣惡劣得很，盟軍無法升空，在盟軍統帥部發覺以前，敵人業已在蘇門答臘登陸幾天了。這樣使爪哇異常危險。多爾曼立即率領德魯以特號，特期普號，荷海軍巡洋艦西豐，美國驅逐艦六號，聯合愛克特號及澳大利亞輕巡洋艦哈巴特號，星夜馳赴格羅斯泊海峽，沿邦加島四週，尋覓十四艘防護薄弱的盟國運輸艦。

他們沿路看不見敵蹤，但到了早上，敵人由空中現出來，進襲我們的小艦隊，予以極猛烈之轟炸，但是敵人被擊退了，且受創甚重，而我艦隊則毫無損失。下午敵機再襲，結果仍然一樣。二月十五日，我艦隊全體平安到達巴達維亞。就在那天的黃昏，新加坡在微雨中放棄抵抗了。蘇門答臘自己破壞的油田，濃煙直衝雲表，日軍已在海岸取得根據地，修築飛機場，無數的敵機布滿

各地。當大理石頭號滿地由吉里甲卜出來，預備西航印度洋時，就有一架敵機在後尾追。在東部，日軍已佔領帝汶島，另據「巡邏翼十式」偵察機報告，敵機大隊集中安波那，沿摩羅加海峽南進。盟軍艦隊在爪哇四週加倍布防，如日軍進攻爪哇稍緩，防禦力量還有重新分配與改組的必要。

四

這個重新部署防務的責任，落在荷蘭海軍上將赫爾佛里克身上。正在這個危急的時候，華盛頓召回哈特上將，美軍改由副司令格拉福率領。格氏體格魁偉，臉尖如剃刀，對於日軍情形，相當熟悉；對於改良交通，尤其專才；口齒伶俐，為海軍中的頭等雄辯家。他和赫爾佛里克及英海軍新將伯利塞商議，決定集合所有剩餘的力量，盡最大的努力阻止日軍進攻容厘，因此我們的全部艦隊都被調到爪哇海上來了。二月十八日，我空中堡壘進襲敵向容厘進發的護航隊，但由於敵戰鬥機的強力阻截之故，似乎沒有多大結果。敵人繼續前進，到了十九日下午，我機報告，敵人業已逼近那天堂似的小島了。

容厘形如唾鈴，北端寬闊，在其柄形處，有一飛機場。日軍或先奪取該機場，或者可能先在東部的巴董及琅巴克海峽拋錨，盟軍決定在這兒予敵以打擊。多爾曼率領他的巡洋艦兩艘、美驅逐艦福德及婆浦兩號，及荷蘭驅逐艦比哀海英號，由吉里甲卜出發，於十時到達。上午一時，賓服

德將軍自泗水率領美驅逐艦司徒瓦特號，巴羅特號，愛德華號，比爾斯傑號，以大艦特朗普號在五英里後掩護，南繞峇厘海峽，向北進發，經越巴東與巴克海峽。上午二時，一隊六艘荷魚雷艦也由南部起來。

德軍預定計劃趕到，發現敵艦彼此以鏡光放信號，立即以最大速度向海峽推進，並向敵艦放炮及投擲魚雷。敵艦一隻被炸中了，火光火起，而日軍探照燈亦到德探照燈的位置。在我們方面，巡洋艦三時號在開炮之前，即遭敵方擊中。比真海峽被敵人魚雷炸毀。多日曼與四艘巡洋艦越過海峽時，福德及普雷爾號見其後，向右方偏行，避開敵人的法網。我魚雷雷後，即西奔吉里甲卜。在他們後面，立刻有爆炸聲和火光，似乎一艘敵艦被擊毀及一潛艦中雷，但詳情未能確知。

當德將軍的四隻美國驅逐艦來時，當尚未發現敵艦，後來經行峇厘口，發現在那機竭口近，一艘敵國驅逐艦在機竭中，火光熊熊。另外在東南鄰近渣厘達高岸，砲火與探照燈閃爍，情形相當混亂。若其多日曼，早已在三小時以前判斷敵情出來了。但實戰仍繼續前進，繞行峇厘的南角，發現在島的海岸附近，探照燈迎面射來，因為一艘敵艦停在那兒，正以探照燈照向敵艦。這時四週正海天漆黑，敵人的炮聲停了，那個機竭的敵人這輪艦火也熄了。在一點三十四分左右，當司徒瓦特號過那探照燈的敵艦時，在渣厘達高岸的另一敵艦的探照燈也正射過來，那顯然是一艘新敵艦。司徒瓦特號立即投擲魚雷，巴羅特號也向那邊開炮。交戰的火光，

迷亂了每一個人的視線。

探照燈在船後左右搖動，三四隻驅逐艦在黑暗中隊列中央，敵戰船及巡邏艦聚集於海峽的兩邊，他們都使用各種武器，甚至機槍。實戰攻擊者們閃過，水花四濺，浪濤在火光中，有如透明的水晶。領隊艦司徒瓦特號，首先被敵人的八英寸炮所命中，毀了船尾的舵機；另外一六英寸炮又將它船首的小船打碎了，航員受傷。巴羅特號躍勇前進，而極艱難。幸而敵方爲了怕驚中了他們自己，開炮的時間不長。而且，司徒瓦特號第一次投的魚雷，雖在黑暗中失了目標，但第二次魚雷却發生了力量。

站在此爾斯登島的甲板上，看見我方一魚雷奔向敵方一驅逐艦，該艦立刻炸燬。司徒瓦特號及愛德華號都對準敵人的巡洋艦投擲魚雷，兩次看見魚雷在該大艦的左舷爆炸，該艦炮手馬上四面放炮，特朗普號從後面而來，即中了一彈，幸未落在機器房裡。感謝特朗普號的掩護，我方艦隊得以在平靜的海上駛返泗水。另外在澤厘達島附近，炮火與探照燈光交舞着，似乎敵人在那兒自己互打起來了。

總共算來，這次敵方的損失，至少有四艘日本巡洋艦與二艘驅逐艦中雷，且受傷甚重。也許前者也是驅逐艦，因爲在黑暗與閃爍的火光中，看不清敵艦的大小，他們的輪廓，似乎和沉沒或燃燒的敵國運輸艦並無軒輊。在我們方面，犧牲了比哀海英號，最後司徒瓦特號也犧牲了，後者返抵泗水時，因被炸受創過重，無法再用。這是一幕偉大的表演，但並不能阻止日軍於峇厘之外。

五

日軍在峇厘島及蘇門答臘新佔領地建立空軍根據地，狂炸爪哇的每一城市。荷蘭的少數飛機損失殆盡。有的在空空中被擊落，有的在地下被擊毀，我們的空中堡壘，不是被擊毀，就是飛往澳洲。至於飛澳的「迷邏翼」式L飛機，全被毀於敵機對達爾文港之猛襲。十二月十九日，敵機本企圖於取得峇厘的根據地後，再襲達爾文港的，但由於多爾曼及賓服德的聯合阻截，致未實現。或者敵機自帝汶島起飛，或者自西里伯斯島東部向南航的某航空母艦上起飛，清晨十時，即接到海軍監視哨的報告：「敵機四隊，每隊二十七架來襲，第一隊已在船塢投彈。L船塢被炸毀了，一艘軍火運輸艦被炸中了；戰爭的第一天在居尼拉被炸受傷的伯力號，當時因船上的機器尚完好，勉強駛到這裏。這次他的生命也結束了。還有大部運輸艦及供應艦，也都葬送在這裡。

這說明在許多天內，盟軍不會有增援部隊到達爪哇。日軍時已佔領馬辰，並撥來我軍偵察薄弱之際，糾集大批軍艦於西部的邦加島與東部的馬加撒海外，予我軍最後之一擊。在我們方面，情形也不全是陰晦的；因為美國航空母艦蘭萊號，正在途中截運大批戰鬥機及駕駛員，不日可到達吉里甲卜。假如能再予敵方以如在峇厘把板之一擊，可暫阻日軍於中途，等到轟炸機到了，掌握了空中優勢，則戰爭可以延長，等待美國真正增援部隊的到達。

赫爾佛里克在馬都拉島集中艦隊，由多爾曼率領反攻。計有浩斯頓號（它的船尾小屋雖被擊

敵，仍緊守軍中最大的軍艦（德海軍巡洋艦麥克特號，英國新式大驅逐艦三艘，荷海軍巡洋艦三艘，美國驅逐艦五艘（各裝有下來的重油艦之一高）。（美國的其他四艘驅逐艦如比利斯傑號，巴爾特號，巴克號，鮑爾斯號，因為空氣裝置急待修理，業已駛往澳洲。但比利斯傑號中隊爲日軍追及，致被擊沉。）驅逐艦愛德薩爾號也遭受同一命運，它只是在爪哇南部活動的。）潛艇仍大部可用。都集中在爪哇海上待命，它們建功頗大，特別長於發現敵方的活動。殘餘的「巡邏翼十式」飛機，也大部做偵查工作，時遭敵機的追擊，到處隱匿逃命。盟國的戰鬥機全付缺如，每日敵機轟炸泗水，完全沒有抵抗，但是敵機起飛的機場，缺乏適當的夜間裝置，因此在下午三時以後必須返防。在我軍艦隊裏，每個人昂着頭張着口渴望着蘭萊號及其戰鬥機的來到，但由於長時期的缺乏睡眠之故，也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六，盟國潛艇及飛機於先一日下午曾予在馬加撒海峽活動的敵人以打擊，多爾曼將軍接到無線電報告：我PBY飛機一架，於午前偵得有「敵運糧艦」三十艘，由二艘巡洋艦及四艘驅逐艦保護；已半越爪哇海，向爪哇島進發。他下令準備行動，將艦隊分散編成斥候隊形，連夜遠離馬都拉島。到了黎明，他看見在遠班附近的莫里亞山高峯，登入雲表。

一架日本轟炸機在黎明中出現了，向我艦隊進襲，但無一被擊中，也沒有死傷。多爾曼掉頭東走，爲了保存燃料起見，繞行護送，計算在白天日機轟炸回去以後到達泗水。當時美國新聞記者和輪船在空中一經轟擊上，注意每個健兒目光炯炯，對於日本水雷艦尾隨其後，露出滿不在乎的

神槽。水手們在砲位上等待殺敵，已連續三十七小時之久。無線電把多爾曼的消息傳到葛條的艦。西佛里克大夫聲稱：「或至五點鐘了。」

但是，在那天下午三點三十分的光景，當他們在由巴爾到泗水的中途，接到了另一報告。我飛船一架偵得：敵運輸艦四十艘，以二三艘巡洋艦及兩隊潛艇保護，在巴魯之北若干英里。正同西北部進發。多爾曼立刻下令：「向敵人重擊，搜索，並進擊，不顧敵方的空襲。」這時談，空襲沒有，因為敵機都已飛集。

這位荷蘭海軍上將，率艦隊西北急進二十五海里，列成戰鬥隊形。英國驅逐艦喬比特號及愛勒克特號為前驅，放艦德魯以特號尾隨於一英里之後，最後為愛克特號，浩斯頓號，泊萊號，爪哇號。戰術家，對於這種編隊，也許不表贊同，因為書上指示，如果將強大的軍艦擺在隊形的兩端，容易遭受敵人炮火最猛烈的襲擊；但是，多爾曼不願將光榮而危險的位置贈予他人，浩斯頓號的尾屋沒有了，愛克特號的尾部也祇有炮兩尊，因此它們祇能當衛隊。在戰鬥隊形之外，另有一隊，以荷蘭驅逐艦魏特德威茲號，愛佛森號，科坦拉爾號，以及英國驅逐艦捷觸號組成，並以美驅逐艦愛德華號，福德號，阿爾登號，及波爾鐘斯號為後衛，這一支隊由賓服德氏擔任指揮。

四點鐘左右，少數日機在天空出現，德魯以特號以短波無線電通知各艦：「左右發現大批敵艦！L日軍以八艘巡洋艦擺成一長戰線，以二艘較巨者為前驅。首先我們以為是主力艦，後來他們開炮了，才知道是八英寸炮。」

三十一日，兩軍在二萬五千碼的距離交戰，雙方八英寸炮才生效。這艘砲，日方每巡洋艦有十門，我們祇有六門。在交戰的頭一階段，我們並未吃虧，因為洛斯頓號及愛克特號先發制人，排砲齊發，敵人的巡洋艦已有多處起火。敵艦的多爾曼氏所乘的軍艦開砲，多氏未還擊，下令作九十度的迴轉，並距離縮短至二萬碼以內，當我艦隊循新路前進時，兩軍全線已發生激戰。科坦拉爾號的迴轉，水花四濺，敵人每一枚砲，即有十五彈飛來。這說明敵人的輕巡洋艦甚多係屬於M. Geml Class級，此類砲位裝甚多。敵艦與我艦之比爲二比一，因此我們中彈甚多。

但是，我們艦隊的防禦配備與砲手的技術，均優於敵方。敵軍巡洋艦火勢甚猛，開始退出戰線。其中一艘，一次僅中四彈，即行着陸。我德魯以特號擊中敵方一輕巡洋艦，黑烟濃起，博得水手們的掌聲。這場戰爭，打成平局，甚至我們還佔上風。但到五點鐘的時候，當多爾曼氏率隊轉彎之際，日軍司令突然率艦隊趨前，艦隊後面八艘驅逐艦齊向盟軍艦隊投擲魚雷。

舊比特號及愛勒克特勃號是並鋒，也是唯一驅逐敵艦的船。它們奮勇躍入烟霧中與敵交綏，但據後來英國公報以戲劇式的語調宣布：「他們從此不能再與世人相見了。」後來在晚上，一艘潛艇無意中浮出水面，還救起了愛勒克特勃號三十五個活着的水手。

現在，情勢益趨惡劣。泊慈號及爪哇號不得不轉移目標，保護自己的驅逐艦。五點十五分，一艘要退出的敵方軍巡洋艦，向我軍開了一炮，正中愛克特號的火房，炸裂它的主要蒸氣管。這艘英國巡洋艦向左舷急轉，以避敵人魚雷的攻擊。在濃烟與浪花中，泊慈號轉了一個九十

度，並下文開戰，這時多爾曼及德魯威特就不得不下令撤退。德魯威特、愛德華威特、科坦拉爾號被敵方魚雷擊中，船柱直衝雲表，全船裂爲兩半。

整夜水手們抱着木筏在水面漂浮，水浸在他們胸部，每個人都嘔吐。「燃料油真正難吃，卽和海水添稀了也不行，」某水手後來很幽默地說。這時日本驅逐艦衝鋒前進，排炮齊發。水手們看齊它們有一二艘爲自己所放的魚雷擊中。

……水手們在冰裏浸了一夜，直到黎明前，始爲浩斯頓號的燈光發現，由接觸號予以拯救。兩天以後，賓服德氏瞥見一鬼着短褲潛入他在泗水的臥室，他認得是科坦拉爾號的艦長。……

四艘美國驅逐艦掩護撤退，也許由於他們的魚雷，阻止了日軍的最後行動。敵人不再追擊，但亟欲在明月上升以後，再與我艦隊接觸。此時盟國艦隊都已四散了。多爾曼下令，各艦隊應在爪哇西北海岸唐峰布厘克集中，參加者有浩斯頓號，泊慈號，愛佛森號。受傷的愛克特號奔向最近的泗水，魏特德威茲號護送它，接觸號亦因燃料將罄，無法西赴布厘克，也駛抵泗水。賓服德亦因他艦上燃料不足，單獨駛往泗水，途中與姿瀨號取得聯絡，後者因爲修理機器房，故未參與這次戰爭。

盟軍方面，預備再作一次集中艦隊待機反攻的工作，赫爾佛里克在萬隆接到報告後，卽着手進行。但是，正在這個時候，驀地傳來兩個不幸的消息，使一切計劃歸於無用。卽在這個黑暗時

德魯以詩號及爪哇號在兩分鐘以內擊毀德艦，可能擊沉了敵人的軍艦（一位美國雷諾兵看見敵人魚雷奔來之路），也可能敲上了自己佈雷區，這就使美軍開始的幾天內，瓜哇的北海岸會佈雷甚密。

六

黎明前，盟軍統帥部決定撤退瓜哇海上的艦艇，以吉里甲卜爲根據地，組織新的攻擊力量。命令連夜即傳遍有關各方。浩斯頓號，泊惹號，愛佛森號經巽他海峽撤退。自泗水撤退的艦艇，最便捷的路是越峇厘海峽，因此美國驅逐艦隊走那條路。但是，由泗水東經馬都拉島的一段路，水淺路窄，且多礁石，受傷的愛克特號無法通過。因此它在婆滿號與接觸號護送之下，繞道馬都拉的北部，越巽他海峽撤退。

愛克特號經過一番緊急修理之後，於黎明時偕同婆滿號及接觸號出發。正午以前，婆滿號發出報告，謂在敵機圍攻之下。另外萬隆方面亦接到接觸號簡單的無線電報告，謂正與敵接觸。自此以後，這三艘也就音息杳然了。

那天（二月二十八日）黃昏，當浩斯頓號由布厘克企圖越海峽時，赫爾佛里克氏正和格拉斯福將軍及英將伯利塞在萬隆的高山上通宵研究地圖，看看有無再舉的可能。到了中夜左右，接到美國陸軍轟炸機發出的第一個報告，謂在印度洋一百五十英里處，吉里甲卜的西面，偵得敵強大艦

隊，其中可能有戰鬥艦，至少有航空母艦一艘及大量巡洋艦，向爪哇進發。赫氏即詢問我「巡邏翼十式」機尚有多少？據情報人員回答，不是少數。

……我們沒有航空母艦。沒有戰鬥艦。敵人很迅速地區區地吃瓜哇。吉里甲下也沒有什麼用處，不過暫作由瓜哇退下來的盟軍憩息地而已。關於愛克特號的消息如何，無人確知。夜晚來的消息，謂泊茲號正與敵接觸，愛佛森號報告巽他海峽有斷續的激戰。由峇厘海峽來的消息，實德德將軍率領的艦隊經過十分鐘的且戰且逃外，幸運地越過了海峽，但砲艦亞西非勒號却在該處被擊沉。

盟軍方面，這時通宵開着淒涼的會議，至天明始散。早晨接到報告，愛佛森號仍在巽他海峽的沙灘上，作沉沒狀。關於浩斯頓號及泊遜號，當時及以後均無消息。或者它們的末手已在爪哇或蘇門答臘登陸，或者長眠海底。但是，盟軍艦隊至此已全部瓦解了，盟軍統帥部亦於三月某一個沉悶的早晨宣告解散。格拉斯福將軍及其參謀長彭納爾，赴吉里甲下，由最後一架修理剛好的「巡邏翼十式」將他們帶到澳洲，準備另一戰役。

巴丹戰役的總清算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八月份「衛士」，馬特特著

「在評述了那一次留在美國歷史上的英勇的抗爭以後，什麼是麥克阿瑟的軍隊的成就呢？」

撰述社論的人們，現在都將巴丹放在美國歷史去和柯里摩相提並論。我們可以不可以詢問：巴丹是需要的嗎？

從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三九年，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偉大的戰略，僅只包括美日雙方的單獨的戰爭。我們的小小的亞洲艦隊，希冀將敵人一舉擊破，從而轉入對抗侵略菲律賓羣島的日本艦隊的戰爭，盡最大的可能給予打擊以後，或者經過澳洲和路線，回到美洲大陸來。

這時菲律賓羣島的美國陸軍，正在呂宋島從事一場拖延的戰爭，漸漸退到柯里幾多爾島和拱衛它的要塞馬尼拉港口，守住巴丹半島的這一個盾牌。一般的推斷，在三四個月以內，美國艦隊將要毀滅日本的海軍，在北太平洋某地的一場決定的戰爭中將它毀滅。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以後，顯然德國與蘇聯不但不會修正了。歐洲戰事已使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時已經明顯，假若美日發生戰爭，這一場戰事決不局於太平洋一隅，它將不可避免地與歐洲戰爭打成一片，而變成真正的世界戰爭了。

在這一場世界戰爭中，美國不能不與全部兵力反對抗日本。我們必需保護大西洋沿岸，而且爲了我們自身的安全，我們也不得不將人力物力送到歐洲戰場上去。同時，我們也不能單獨作戰。我們必需使用友邦的海軍根據地去進攻日本。再者，在全球性的戰爭的新觀念之下，我們也必需去保衛那些友邦的根據地的。

鑒於世界上的新的局勢，特別自從蘇聯參加歐戰以後，美國已經放棄了舊的太平洋作戰的方案，包括在菲律賓的拖延行動，繼之以在太平洋上決定性的海軍遭遇戰的戰略。我們決定代以保持菲律賓羣島，根據我們在新加坡和馬尼拉的可能使用的艦隊，企圖將日本艦隊封鎖在它自己的領水和中國海內。

爲要保持這一個新的太平洋戰略，在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曾經做一番艱苦的努力，使菲律賓不爲敵人攻破。麥克阿瑟將軍以查松總統專事顧問的資格，曾經建立了菲律賓的陸軍，這時被召回擔任積極的任務，並且奉命統率美國在遠東的軍隊。陸軍部長史汀生宣布菲律賓應有獲得軍隊增長的第一優先權。坦克車，戰鬥機，以及軍火等裝運在船舷上，衝過太平洋到馬尼拉去，新聞記者也得到允許，拍無線電回去報告一支最大的美國派遣軍第一次在菲律賓登陸的消息。大量空中優

機秘密地飛到克拉克機場，靠近呂宋北部的史脫森堡要塞。美國軍隊接管了第七號碼頭，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碼頭，運糧工人從早到晚在搬運着飛機運來的軍需物品。麥克阿瑟將軍阻止了菲律賓一九四六年獨立的期限，每年訓練二萬到四萬的年青的菲律賓兵士，在菲律賓軍營中服務六個月後，再使他們回到民間去。在一九四一年中間，他已經有了將近十五萬受過訓練的菲律賓後備兵，都受美國軍隊的指揮去服役。由於羅斯福總統的軍隊受到些微的損失，所以這些軍隊對於美國是有用的。一旦裝備運到，他便使他的菲律賓兵士宣誓加入美國的軍隊。

我們在菲律賓的防衛實在有多麼強大，在日本進攻的時候，只有陸軍部可以知道。假若我們在珍珠港的艦隊不使哨兵去睡覺，馬尼拉能否守住，是一個差不多任何人不能回答的問題。

這時麥克阿瑟將軍彷彿在想到可以適用他的策略了，因為在開戰不久以前，他就宣布：「美國已經命令我在保衛這些島嶼。我建議去保衛它們。」事實上麥克阿瑟將軍常常認為菲律賓羣島是可以防守的。他的防禦計劃由聯邦政府付諸實行，徵召大量的民軍，配以命中的小型艦隊；中型的轟炸機，以及巨量的裝載魚雷的巡邏艦。他宣告說：在這種軍事配置之下，征服菲律賓的損失之大，將使得沒有一個外國願意付出這樣重大的代價啊！

當珍珠港的不幸的消息來到的時候，麥克阿瑟防禦菲律賓的一切的希望，受到了嚴重的震撼。幾小時後，當他自己的空軍在克拉克機場的空襲中變成殘缺的時候，他的希望又受到另外的打

麥克阿瑟將軍在他邊疆下幾架百餘架飛機，但敵人的飛機得不到菲律賓羣島。在菲律賓羣島的船隻，也在到達菲律賓口岸以前被摧毀了。但是他的空軍一經損傷，又爲了需要派遣一切可用的飛機到夏威夷的緣故，而得不到可以期待的增援。所以麥克阿瑟不得不退而採取原來的美國軍隊的戰略，在菲律賓羣島實行遲滯敵人的行動。

日軍第一次登陸地點，是在阿巴利和來加斯比，位於呂宋的西南端和極北端，在這些地方他們沒有遭遇到抵抗。麥克阿瑟不願耗費他的兵力在離開他的主要的基地很遠的地方去作戰。但當日本軍隊固定地向馬尼拉鉗形攻入的時候，美國和菲律賓的軍隊卻從事一次英勇的撤退的戰爭，自己付出極輕微的損失，而使敵人遭受了重大的犧牲。最後，在十二月底以前，麥克阿瑟集合了他的南方和北方的軍隊，將他們安置到巴丹半島，在那裡做成一個最大而又是最後的根據地，準備在美國戰史上寫下嶄新的一頁。

麥克阿瑟所指揮的軍隊，是非士兵的業餘者和善戰的士兵，新近招募的士兵和白髮蒼蒼了的老兵的奇異的混合體。它的中心便是美國常備軍第三十一步兵團。第三十一步兵團，在馬尼拉都叫它「飢渴第一」，是美國人從沒有看見在美國大陸服務的一團。

這一團是第一次大戰時在馬尼拉編成的，後來就成爲馬尼拉的警備隊，司令部設在舊瓜達爾迪、艾思潘那。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它曾經開到西伯利亞去作戰，當時因爲在華盛頓的現實主

義的政府，想使日本不能從革命力量統治下的臺灣與菲律賓取得領土上極其富庶肥沃的一部分。它也會於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張謇過，當時英美等國的一度阻礙，就阻止其進入租界和關閉中國的門戶。但是這第三十一團却從沒有到過美國。

第三十一團和美國本土所有的軍隊同樣的優良，並且曾經盡了很大的力量，解除日軍向巴丹半島我軍的壓迫。除了第三十一團外，在巴丹半島還有其他的常備兵團，和最近從美國開到的國防軍。當巴丹半島最後降落的時候，在半島上的三萬六千士兵之中，有九千美國人，史汀生陸長認為他們是可以「戰鬥」的士兵。

如同美國一樣，菲律賓軍隊的中心，是在正規組織的美國陸軍裏面，這便是曾經在菲律賓服役三十年的菲律賓童子軍。這些軍隊主要由美國軍官統率着，包括步兵，騎兵，以及沿岸的炮兵隊，支持着這些耐勞的職業的士兵的，是一兩師無經驗的菲律賓軍隊，這些軍隊會由麥克阿瑟加以訓練，當他奉到遠東軍總司令的任命的時候，就使他們參加到聯邦軍校裏面。他們都由菲律賓軍官統率着，在他們中間，許多人都是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巴丹半島上的十六位將領，有六位是菲律賓人。

正月過去大半以後，麥克阿瑟顯然相信，在援軍開到以前，他能够守住巴丹。

事實上美國是在企圖與麥克阿瑟以援助，而且有少數商船衝過日本的封鎖，裝運食物和軍火，給奧巴丹和柯里淺多爾的守軍。但是後來史汀生陸長承認，要有一隻船通過，必得損失兩隻船。

的。

到了二月底，麥克阿瑟已經體認到，巴丹除了光榮的失敗以外，很少有任何的希望了。但希望雖微，依然存在。伊格勞特的軍隊向敵人發動過一次猛烈的進攻，麥克阿瑟在向他們熱烈的致敬中，說道：「我已經看見冒險的行動成爲現實了。」在詢問他的參謀人員談話中，差不多帶給人們一種印象，就是巴丹的冒險行動，當然可能成爲一種事情。

幾天以後，麥克阿瑟下令，衝破敵人的封鎖，在澳洲登陸了，在那裏他立刻執行指揮聯合國在西南太平洋的軍隊的任務。在澳洲登陸後的第一次談話中，他說道：「總統命令我衝破日本封鎖綫，從柯里幾多爾來到澳洲，目的爲了組織美國進攻日本的軍隊，如我所知道的一樣。第一個月，便是援救菲律賓。我通過封鎖而來，我仍舊要回去的。」然而他並沒有提出諾言，說明他要及時援救巴丹的困難。

不到一月後，巴丹陷落了。這是我們歷史中最大的一次軍事失敗之一。三萬六千人和十六位將領，陷入浸沉在從北到馬尼拉灣的水中的崎嶇的半島，或是被俘虜了，或是被殺害了。在歷史上，從沒有這樣龐大的美國軍隊，曾經飲過無條件投降的苦酒啊！

對於巴丹的英雄們的最後的致敬，又由他們的老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表示出來，雖然他們大多數只得等待戰事終止後纔能聽見了。「巴丹的守軍已經達到他們的願望，」他說，「我對因燃無定的，完全絕望的時候了。」

吃的是馬肉。被巴丹著名的獵狗所纏繞，沒有空言，也沒有適當的醫藥治療，十五天來在敵人的大炮飛機不停的轟炸之下，巴丹的守軍已經精疲力竭，不得不放棄抵抗了。自然，柯里幾多爾還確保持未嘗若干時日，然而當巴丹陷落的時候，呂宋的真正的防禦真是終止了，一支克復菲律賓首府的英國的進攻軍隊，可以假定仍要採取日本的方法——在安提蒙南或仁牙因登陸，由陸路向馬尼拉前進。巴丹不再供給一個容易通達呂宋的入口了。

巴丹是值得保持麼？麥克阿瑟和他的英勇的部屬，在那一塊比一個鎮市還小，而現在佔據了歷史的一頁的土地上成就了些什麼？

從嚴格的軍事立場上說，他們的成就，大於他們的損失。他們以約計二十萬人的軍隊抗戰三個月，而日本則需要大量的軍隊，從北方和南方的戰爭。他們困住大量的可以使用坦克車，軍隊，和軍火到其他重要戰線上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們迫使日本人耗盡了儲藏的巨量的軍需物資，這是日本的工業機噐。而後美國生產那樣很快的就加以補充的。戰爭如同下棋一樣，只要你對更多的資源，你就可以和敵人在平等的條件下去交易。在巴丹，美國比和敵人在平等的條件下做得更好了。

但是巴丹的真正意義，不在損益的總賬簿上，而在對於美國人民的精神上的影響。

在珍珠港事件後幾天以至幾星期中，沒有方法能够確知，美國人民經過這次軍事失敗的可怖的震撼，是否能夠生存下去。也沒有人能够確知，這一個國家，已經被多年的舒適和平變成了歌

器，不若能直接地或間接地地，去對付他的敵人。

這就使美國對非律賓的佔領，去證明：無論如何，美國人並不像在地博斯普魯斯的多其他國家的人一樣，對於非律賓的佔領，是持反對的態度。

在巴丹的俘虜中，美國人得到：外一類很危險的危險，這是一收獲非律賓人，或者比要給敵人以重大的打擊要少些，它的重要，或者，也比要正面證明美國軍隊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保衛他們自己要少些。

這就是菲律賓軍隊的俘虜的持，他們不該為菲律賓在自由國家的協約中建立了一席地位的權利，並且一度證明了美國之非律賓的正確基礎。這一政策，是當另有一次戰爭使菲律賓歸於我們的時候，由麥金萊總統宣布的，從此在永未脫離我們。簡單地說來，這便是「菲律賓人的菲律賓」的政策。我們保有菲律賓，既不爲了利用它，也不爲了我們的利潤，僅只是發展，教育，和準備他們期待已久的自治而已。

當戰爭的時候——這是一切國際關係的最後的清算——我們依照公平貿易在菲律賓的投資，付出很豐富的股息。在巴丹，每四名兵士中間，有三名是非律賓人，麥克阿瑟將軍曾經說過：「沒有軍隊曾經以這樣少數的人，而有這樣多的成就。」

他們是從菲律賓的每一區域來的，從菲律賓社會中每一階層來的，直到最後，他們從沒有動搖地制作戰的決心。基督教徒，異教徒，回教徒，在嚴重的訓練中並肩作戰，這證明了我們建造

國家的實驗並沒有失敗。在這次戰爭，第一位得到機會的菲律賓總統章的，便是菲律賓人，第一位得到榮譽的十字勳章的，是一位曾經在菲律賓戰場時和美國軍隊交戰的菲律賓人的兒子。在巴丹，階級的區分，以及膚色和種族的區分，都已經忘記了。在那裏，每一位菲律賓富人，都鑽入他以前廚房附近的狐狸洞裏去了。

自己丹保衛戰爭過去以後，從曼納羅巴的程度說，沒有人能夠說，美國在菲律賓建立民主國家是錯誤的。菲律賓人在巴丹作戰以至犧牲的方式，證明一個宗主國可以公平地待遇一個附庸的國家。這一個事實，在戰後的安定問題中，決不會使人看不見的。這在將來美國所面對的偉大任務中，在建立一個全亞洲的合理秩序的任务中，將成爲一個指導的原則。

巴丹戰役，並非白打。在許多方面，我們的歷史上，這一最大的純軍事失敗，已經證明了很值得換取維護奇至的血液與地戰思想。

杜立特將軍怎樣領導轟炸東京

第一次轟炸東京的新聞，已由日本傳播到全世界了。加諸這東方海上「難攻不落」(註一)帝國的燃燒彈和高度爆炸彈的轟擊，不但破壞了日本軍火庫，兵工廠，與空軍根據地，而且日本許多無線電台的普波傳出了興奮的夢囈之語，說明也曾震懾了日本的士氣。

美國的轟炸機羣是由甚麼地方來的呢？完成了任務以後他們又降落到甚麼地方去呢？在一個對美國人民廣播講演中，領率這次轟擊的傑姆士，H·杜立特准將說：

「他們來回於『世外樂園』(註二)」

下面是這一個動人的空中創作的故事。由杜立特准將歸國時親口說的：

我本來是可以由最初說起，直說到故事的終了，但是你們知道這裏有些地方，我是必須刪去的。我不能告訴你們我們是由何地起飛何地降落的。除非等到日本人他們也能够知悉時，這些事方纔可以表白。

這個故事開始於不久以前，我接受了這個命令。曾經榮膺「顯功十字大勳章」的七十九人，每

人自動地接受了這個命令。他們事先並不曉得襲擊目的地是日本本土。他們僅僅聽人家說這是一個危險、困難、和重要的使命。

沒有人能够比他們這樣更同心同意，獻身於一件功業上。這不是一件冒失的，或是孤注一擲的襲擊。我們會仔細地計畫過；我們不煩瑣的努力工作，務要這一個使命的成功。飛機們——B二十五架轟炸機——也各自爲了這使命而特殊地裝置配備起來。在我們離她以前，我們已經作了所有我們可能作的事情。

在我們襲擊中，我們人員的品格與訓練，和我們飛機性能使我們居於有利地位。我們的成功遠超過我們念念的希望。我想，我們未曾錯過任何二個擬定完全的對象，同時我們飛離日本，也未曾遺落一架飛機在日本本土。我們却打下他們幾架。我們很重視意外襲擊的性質！我們是並不失望的。

當我們行近日本本國時，我們聽到日本無線電台正用英語廣播宣傳，詳言日本境內生活之快樂，和不畏懼空襲的自由。正如我們預期的，這一項節目似乎有些突然地就中斷了。及至廣播員再度出現時，他已用緊張的日本話廣播。我們判斷在那片刻之中，東京的生活恐怕是既不快樂，又缺少不畏懼空襲的自由了。

我們行近目標時，飛行非常之快而又非常之低——剛剛在樹頂之上——祇有向日標投下炸彈時，才昇到一千五百英尺——之後，便又降落到樹頂之上。

因爲我們在樹頂上一掠而逝，我們是高射砲火很難捉摸的目標。同時，在這樣低的高度，日本驅逐機是很困難來攻擊我們的。自然我們要去避免地面上機關槍炮火的。不過日本並沒有如此準備來迎遇我們。在他們能够用這樣的武器來對付我們以前，我們已經離去。

每一架飛機都被指定擔任特殊的任務。因爲氣候優良，準備充分，又因日本完全沒有期遇我們，我們乃能攻擊所有事先指定的目標。

有一架飛機轟炸東京以南海軍造船廠的一部。另外附帶的目標中，計有一艘新建的巡洋艦或者是戰艦，已有三分之二大部完工。一個直接命命，使該船被遺於火焰之中。

我們轟炸手中的一個，在名古屋附近一飛機製造廠上，佔四分之一英里處，撒下若干燒夷彈。另外一個把燒夷彈投入一個坦克軍製造廠。更有一個進襲一造船廠，在那里有一個巨大的起重機昇起，好像有個巨人用他的姆指與食指彈動它一樣。此外，我們更給予了鋼鐵工業，煉油廠，兵工廠，軍火庫各地以破壞性的打擊。

我們飛行又快又低，以致在我們飛過目標之後，不能常常看到它們。一位後部射擊手，於離海岸約三十英里之際，回顧時看到高沖天空數千英尺之濃烟柱體。自然，日本無線電台廣播員的聲音，也給了我們一個這次襲擊效果上的端倪。

我們很滿意能够擊中我們的主要目標，和我們並沒有無意中轟炸了軍事以外的對象。在臨離去以前，我對這一點是很清楚的。我們曾從皇宮附近的地方經過。它呈現爲一個暴露的目標。但是

每一隊員，有始有終地恪守命令；我們加諸日本本土的破壞是屬於軍事性的。

這真奇異的事：一面聽日本無線電音，明顯地在恐怖中詳述我們蒞臨的真相及詳情的緊張聲調，而就在同時俯視日本人民和他們面上被驚嚇，幾乎不可相信的表情。我們飛過一個棒球場，雖然真得我們前後並沒有掩避起來。祇有我們的後部射擊手看見他們的匍匐奔逃。我們前面的人看來，他們都好像已經冰化了的人。

這次襲擊最大的效果，乃是加諸敵人物質上的和心理上的損害。其次極令人滿意的一點，就是隨我參加這次使命的英勇壯士的平安凱旋。

他們並沒有追尋光榮之路，他們僅只自願應徵了這一個危險使命，同時深知這危險使命在他們個人安全的機會上，是暗示着何種意義。他們承襲了美國戰士最優良的傳統，而他們也實在是我們所曾經共事過的最優良的戰士。他們是今日優於任何敵人的美國陸軍航空隊之青年典型。B 二十五型的飛機，也是我們飛機工廠正在製造中的典型——優越於敵人飛機。

我帶給你們這個信息；我對駕駛美國飛機作戰的美國戰士的信心，從來未有如今日之強者。在我們訓練中心與生產線上，我們具有將使日本與德國不斷震驚的表率。這正是同盟國勝利的最高表率。

註一——「難攻不落」為日本名詞，意即不可征服。

註二——原文直譯為桑格瑞拉，為 Eugene O'Neill 所著 *Lost Horizon* 一書中。世外樂園之意。

戰鬥於空中的珊瑚海之役

——譯一九四二年八月號讀者文摘，原文載芝加哥論壇報

張斯登著

「本文作者張斯登 (Stanley Tohnton) 於一九一四年參加澳大利亞炮隊；一直在首次世界大戰中打了四年的仗。戰後，他一變而寫報人，現任美國芝加哥論壇報國外特派員。該報對於報道珊瑚海戰爭的作品，認為具有歷史的價值，乃不取報酬的公諸美國報紙聯合會的會員報紙，在美國航空母艦勒克星敦號火勢無法控制的時候，他在其通訊中，亦未有自述英勇行動。事後，其他的船員說：他下輪好幾次，每次顯然是去搶救他的財產，但每次救出一個重傷的海員。」他將生命一次復一次的孤注一擲。」海軍少校漢米爾頓 (Welbono, Tamilton) 說：「他確是勒克星敦號上的一員英雄。」

在五月一日，即駛出珍珠港後兩個星期，勒克星敦號航空母艦，及護衛的巡洋艦與驅逐艦，到達了珊瑚海上，而與另一支美國艦隊會合。這支艦隊擁有一艘航艦與更多的巡洋艦和驅逐艦。這次海航中，我們的空中斥候，四面八方的搜索，遠至兩百英里之遙。現在這種搜索的兵力是

增加。在五月三日的清晨，他們報告發現了日本的偵察機，——我們弟兄那呼之爲「鬼鬼祟祟的東西」。我們得到進入戰鬥狀態的口令——噹噹噹，噹噹噹的鐵響，同時伴着一陣軍號的聲音。在無線電室內，我聽到空中偵察員的彼此交談，也聽到他們與船上的談話。駕駛員用他們自己的密語，夾雜一部分的土話在交換情報。他們成雙比翼的在執行搜索任務，每人那給取了一個女孩子的名字。

當日午後，當我們一步步的接近所羅門羣島時，有一偵察機通知航空母艦說：「金娃 (Teann) 報告母艦，杜拉吉港敵艦集中。」聯合艦隊司令福利啓少將與勒克星敦艦司令費禪少將略略交談，於是，命令下來了：「高速航進。」當黃昏降臨之際，我們用二十五海里的速度朝北前駛，在黑暗中奔馳，儘量接近敵人，予以拂曉攻擊。

拂曉前，將官們老早叫醒了我們，各人站在各人的崗位上。駕駛員接到了最後一道命令：「自你們起飛的地點起，向北直飛一百二十英里，即到了杜拉吉港，越過島上六千英尺的山脈，折而向南，俯衝下去，猛搽日本人。」

第一批飛機是十八架道格拉斯偵察轟炸兩用機，在早上六點十五分出發。第二批十八架俯衝重轟炸機繼其後，最後是十八架魚雷機。

他們剛越過杜拉吉的山影，第一道晨曦已射到機身上。他們瞧見下面海港裏有許多運兵艦，輔助艦，一艘重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及四艘驅逐艦。內有三艘驅逐艦緊泊在一艘水上飛機供應

艦隊，說：「本國海軍正截擊東線艦隊。」

我們在無線電上，得到小隊長賀爾安詳的報告，他正在選擇海內的目標。不久，又分佈了兩批重砲，與炸彈的爆炸聲，半小時之後，第一批駕駛員安然歸來了。

「這簡直是一件怪事，」他們中有一人告訴我「他們的炮一聲也沒有響。我們有固定目標，自然不能讓牠失去交響。」

「至少，兩個重砲彈命中空軍巡洋艦的甲板上，它立即開始沉下去。兩隻魚雷擊中連在一體的德艦及三隻巡洋艦上。等到炸彈的煙散去，一艘驅逐艦已沉沒水裏，另一則已翻過身來。」

這些消息加進後，又行起飛。二十分鐘內，我們聽見一節俯轟炸機小隊長叫道：「瑪玲（Mary）——報告！母艦，你可以看看港裡的情形，供應艦及驅逐艦都不見了——業已沉沒，一隻巡洋艦與運輸艦正將離去，我們一定要幹掉它。」

幾秒鐘的功夫，運輸艦給打沉了，巡洋艦尾部，亦被炸中，不能前進，而沒入水中。

這日午後，我們的飛機發現兩隻巡洋艦并體航進，蛇行而前，其一將船身轉動，閃避了魚雷的攻擊，但一羣俯轟炸機又趕到頭上。這艘巡洋艦船身傾斜，失速亂竄。

這些飛機再加上汽油，滿載着炸彈，他們追上第二艘巡洋艦，將它炸沉了，接着又發現一隻驅逐艦被迫他去，這是敵艦此次集中所殘存的一隻船。最後這只船也停滯在海上了，蒸汽煤煙自船艙裏衝騰而上，油亦從船身裂口處溢出。

在十一小時之內，敵人十五隻潛艦，運輸艦及輔助艦中，被我們打沉了十四隻。持續不斷的一次轟炸中，擊沉敵艦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事。這次敵對行動中，我們的飛機一架也沒有損失。只有三架由於飛行員的熱忱興奮，在空中逗留過久，以致汽油消耗淨盡，不能不作強迫降落，但是所有的飛行員都全部得救。

以後兩天我們朝南航行。在航行中，我們船艦曾補充一次燃料。五月六號的下午，我們的偵察機發現離我們以北二百五十英里有兩艘日本航空母艦，四艘重巡洋艦，十二艘或者一打以上的驅逐艦。

羅利將軍，立即下令，我們這支艦隊，掉舵迎着敵人加速駛去，翌晨偵察機在米西馬島附近發現敵艦。

我們即命二十四架魚雷機，三十六架俯衝轟炸機及偵察轟炸兩用機出發，同時十六架戰鬥機起飛，對付敵人的巡邏機。

勒克星敦號上的無線電播音器與飛機上的無線電車取得聯絡，有一個時期，我們能收聽到命令與談話。不久，聲音由於距離的關係而模糊下去，而靜止了——我們的飛機業已接近一百六十五英里外的敵人。

忽然，傳來台克遜少校洪亮的聲音，他是駕駛偵察轟炸兩用機的。「炸中了一隻平頂的船！」這是海軍炸沉航空母艦時用的隱語。台克遜少校傳來的消息，一而再的得着全船的應和反應，歡

時之際，洋溢不絕。

偵察員報告說：「我們飛在一萬二千英尺的高空。敵人戰鬥機逼近時，我們正在從容的俯衝，對準航空母艦而下。他們亦尾隨下來，當時陷入一種可怕的混戰狀態。」又據另外十二個駕駛員報告，當然有敵人戰鬥機的阻攔。但是台克遜的俯衝遂成了任務。他那輛五百磅的炸彈，擊中了敵人的航空母艦上，另有兩個駕駛員亦相繼擊中了它。

偵察員炸毀了敵人的探照燈，俯衝轟炸機及魚雷機隨地集合起來。「以後幾分鐘的情形，已無言語所能形容。」機群帶少校這樣的告訴我：「這些重俯衝轟炸機對那艘航空母艦的攻擊，令人心驚肉跳，每隔一秒至四秒鐘的功夫，一架接一架的施行，更帶轟炸，將那只大船炸成幾節，船上到處都是熊熊火光。」

魚雷艇在滿的要害上，予以十二次致命的打擊，打得遍體鱗傷，三分鐘後，即行沉沒了。

另一駕駛員報告道：「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當我作第二次俯衝投彈時，我覺得已無需用我的炸彈了。我另找一艘巡洋艦作爲目標。」他的炸彈命中在巡洋艦的甲板上，他看到一種眩眼欲暈的閃光，又聽到一聲震耳欲聾的爆炸，這艘巡洋艦旋即沒入碧波之中——一個炸彈打沉的。

這天夜間，我們一羣人正立在飛行甲板之上，其時有九架怪機出現於濛濛夜色中。他們燃着燈，打算落下來。在護航的巡洋艦上，有個砲手認爲這是日本的飛機，於是發炮。所有艦隊裏的炮，一致響應。而這批飛機竟不見了，我總以爲這是一件怪事，倘使讓他們落了下來，其情形又

將如何呢？

第二日即十八點零十分鐘，即五月八日，我們的偵察機報告稱，敵艦隊東進一百九十英里，有兩艘驅逐艦，及若干戰鬥艦，巡洋艦，驅逐艦。我們再度朝敵人前進。九點三十分，我們的兩艘驅逐艦下令轟炸機，魚雷機及若干戰鬥機出動。我們留下十六隻戰鬥艦及若干偵察機作保護之用。

十點五十分，自一偵察員傳來一無誤警告：「開蕙（Kure）報告母艦，大批敵艦自右上方來擊，離你六十英里之遠。」勒克果擊退上所有的後備戰鬥艦及偵察機，立即升空警戒。

從此起，事情發生得快，而且變化甚劇。首先一隻輕快偵察機報告：「敵人的轟炸機及戰鬥機，在一萬七千英尺的高空，分作四隊，每隊九架。」敵人的魚雷機在六千英尺的雲端出現，離你八英里之遠。」

根據當時我在露天的信號台上所塗的筆記，頭上寫道：十一點零十六分施放烟幕的巡洋艦上，大炮冒出火光和煙子。十一點零十六分半鐘，瞭望哨叫道：「魚雷機來啦，對着船的左舷。」

艦長沙爾曼，轉身向着舵手，以平時談話的聲調說：「急向右轉。」這樣只露出船尾，讓一較小的目標對着魚雷。

當艦長說話時，我應見銀色單翼而不甚結實的日本飛機，擺成扇形，以高速度低飛而來。勒克星敦號上的百餘尊大炮猛烈予以射擊。砲彈爆炸造成的真空使我們呼吸為之緊促。

十一時零十七分，一架日本飛機直接中彈，着火被毀了。其餘八架繼續來犯，我們的船掉靶時，他們也改變方面，飛到左面，保持側面進攻地位。對準我們，投擲魚雷。十一時零十分半，兩架飛機飛得過低，因之必需爬得高一點，纔能越過我們，船頭一吋一的大砲，擊準了一架，我目擊一道紅光透過了它，它恰巧落在我們右舷之前。船頭五吋口徑的砲，一彈擊中了另一架飛機，打成碎片。

十一時零十八分半，勒克星敦號發生震動，突然一聲爆炸，船側水花四濺。中了一枚魚雷。十一時二十分，轟！另一枚魚雷。接着俯衝轟炸機自天而降。我們看到火光一閃，並且接到一個可怕的報告，說是一個重一千磅的炸彈，落在艙首炮座上。十一時二十一分，轟隆！又一枚魚雷打在船邊上。船的週遭，落彈甚多，激起滔天巨浪。我想：「爆炸之聲不絕於耳，使我不能一擊聲的聽清楚，反而好像很安靜。」十一時二十二分，轟！第四枚魚雷。十一時二十二分半，轟隆！現在是第五枚了。一一都打在船邊上。

我注視這些俯衝轟炸機，他們正在魚貫的直墮而下。炸彈濺開了飛機，飛機即逐漸的作水平飛行。他的機雷轟擊不斷的射擊，他在勒克星敦號甲板下，掠身而過，轉眼間變成一個模糊的黑點。正當炸彈魚雷如狂風般的進襲，颯來一隻黃色的小救生船，上面坐著我們的一位駕駛員，當我們的船在他旁邊走過，我用望遠鏡望着他，見他在為他的戰友歡呼。後來，他被救了起來。

十一時二十五分，七架魚雷艇出現，但無法作準確的攻擊。十一時二十七分，又發現五架魚雷

雷後，它們在很遠的地方就擲下了魚雷。十二時三十二分，最後一批俯衝轟炸機五架飛過，但毫無所獲。一切在十六分鐘內過去了，立即復歸寂靜。

雖然勒克星敦號負傷了，但仍能隨艦隊而行。船身雖已向左傾斜六度，但將船上左槽的燃料與儲水用唧筒注入右槽以後，立即使他改正過來。防水門窗阻止住海水的注入，火不久亦被撲滅了。

一點半鐘以後，希里中校報告沙西曼道：損傷都有辦法。他又說：「我可作一個建議，先生！如果你一定要他再碰幾隻魚雷，你不妨讓魚雷撞在右舷上。」

這隻船似乎很好。作戰回來的駕駛員也不知道船已受傷。但在午後十二時三十五分鐘，發生一聲猛烈的爆炸，作戰時震壞的油管沖出了汽油所致。這一聲爆炸殺死了希里中校，其他殉難者約及身殉此役者的半數。這聲巨響更預測出勒克星敦號的頹運。

火燒起來，續有爆炸之聲。逐漸的使全船船艙成了烟霧繚漫烈焰熊熊的地獄。

船面四分之一完好的飛機，都飛到另一艘航空母艦上。最後，在五點十五分鐘，驅啓少校轉身對齊沙爾曼艦長，「好呀！」他說，「我猜想，現在是棄船的時候了。」

船員們集合在飛行甲板的尾部，準備到船邊去取艦上的救生船。我加入了飛行員的一羣，他們還在想念着，船上的冰箱馬上便會無用了。他們還留下了幾個兩加倫重的罐頭以及我們圍坐一處用紙杯共進冰淇淋的情形。

我們在棄船時，從容不迫，毫不張皇，而且一個人也沒有損折。我像其他許多的人一樣由一條

繩子上滑下去，兩分鐘後被人救到小船上。沙爾曼艦長是最後離艦的一人。過了不久，一艘驅逐艦放了三隻魚雷，他往下沉了，船頭船尾平平整整的下降水底。有一位軍官大叫道：「這是一個女人的悲慘下場。」

在最後的一場戰鬥裏，勒克星敦號業已竭盡全力。我們的戰鬥機及高射砲，在來自敵艦一百零三架飛機中，打下了四十三架。而當日機襲擊我們時，我們的飛機在重雲密佈霧雨雲霧中重創了敵人的艦隊。

勒克星敦號的飛機，用炸彈魚雷打中了日本的一艘航空母艦。格萊樂爾中校率領一小隊戰鬥機親眼見到它的航艦在猛烈的燃燒。我們另一艘航空母艦起飛的二十四架俯衝轟炸機進攻另一艘日本航空母艦。他們被揍中七下。也許其中有一打擊，寫五日來的戰鬥裏面最致命的打擊。

鮑宛爾斯中校，駕駛員之一，會告訴他的同伴，他將以一個大炸彈，投到日本航空母艦上去。有些人看著他的俯衝，他對準敵艦的甲板，一直降到五百英尺的高度，才擲下他的炸彈。炸彈發不中傷了敵艦，而且也傷及了他自己的飛機。

「約翰知道這是危險的。」和他一道作戰的駕駛員告訴我。「如果你在七百英尺以下擲彈，被片準會將你打傷，換句話說，你必須在一千英尺以上投彈，約翰却飛到五百英尺，也許低於三百英尺，這時炸彈已爆發了。上帝保佑他，彈未虛擲。」

許多飛行員回來告訴我，他們炸沉了一艘航空母艦，另外一艘，則塞入了火焰裏。海軍戰報宣

佈珊瑚海之役僅僅打沉敵人航空母艦一隻，真是太慎重其事。

珊瑚海之上戰，是日本海軍空前的慘敗。總之、一次打沉了日本軍艦二十三艘。戰鬥完全是在空中進行的；海上的艦隊彼此未謀一面。在歷史上，這種戰鬥當爲破題兒第一回。

中途島戰役

——第八魚雷機隊的壯烈故事——

中途島戰役意義之重大與敵方損失之數字，具見於公報。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對新聞記者談到美國軍民作戰的英勇時，曾經提到美國海軍航空隊第八魚雷機隊全軍犧牲的壯烈故事，這是一個值得介紹的軍人魂的故事。由該隊唯一生還者蓋少尉口述，Sidney James 筆錄，登載於八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

——譯者——

「……該機隊屬魚雷機十五架，在西部發現敵艦時，於無僚機保護及其他協助下，施行攻擊。該機等雖更以無線電話報告若干次擊中敵艦並擊落敵驅逐機數架，但該隊對敵艦所加之實際損害不能確知。十五架無一歸還，官兵三十員名，生還者僅海軍少尉蓋氏一名，蓋氏曾於被敵擊落前以魚雷一枚擊中敵航空母艦一艘。」

這就是美國海軍當局以第九十七號公報記述的第八魚雷機隊的簡單墓誌銘。如果其中的一位青

年軍官沒有生還，大概世界人士所知道關於該隊的事蹟，也止於此，但是，蓋少尉却能生還，給我們帶回來一個偉大的犧牲與勇敢的故事。

就軍事觀點說，第八魚雷機隊的戰果，雖重要而無決定性。戰鬥發生於中途島海戰的第二日，當時日軍攻擊艦隊的實力還沒有什麼損失。第八隊發現了脫離數小時的敵艦隊，不顧一切地攻擊一艘敵航空母艦，沖散了整個艦隊，使俯衝轟炸機能於幾分鐘後遂行攻擊。

第八魚雷機隊的故事的真正重要性，不在其對一般日本航空母艦所給的打擊，而在其遂行任務時之英勇絕倫。這是一個老資格的美國海軍飛行長，在短短的時期內，在艱難環境中，集合了一些青年人，組成一切保衛主國的戰鬥單位的故事。這是一個於和平而安全的世界長成的美國青年們，追求戰爭的保險，毫無怯意地飛到必死的戰中去的故事。

第八魚雷機隊成立於一九四一年秋季，那時華爾特隆少校奉命組織一個魚雷機中隊，隊部設在威及尼亞州的諾福克。華氏原籍是南科達州的彼得堡，在他進安那波里斯海軍學校時，後來成爲他的隊員的人還沒有出世哩。最初他用的是一九三二年製造，老早就被人認爲過於陳舊的海軍機。他的隊員們剛一畢業，就從邁阿米和賓薩洛卡的海軍訓練站派到隊上來。他們很少人有已經作了六年飛行員的歐文斯上尉，或是由水兵考進安那波里斯海軍學校的摩爾上尉那樣的經驗，歐文斯沉默而嚴肅，是華爾特隆的參謀。摩爾是軍械兼機械員，他職務是應該由兩個人分擔的，但是人不够，就由他兼了，他是一個天生的教官，華氏就叫他負責訓練隊員，他們都歡喜他，正如

他們尊敬塞氏一樣。

在諾福克的時候，他們上午飛行四小時，下午飛行四小時，隨後還有四小時的勤務，當地的農民說，他們低空飛行的，把牛都嚇得產酸牛奶，過了幾個月，他們調上了航空母艦。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敵人見面。

六月三號下午，航空母艦在太平洋上的星夜中疾駛，第八魚雷機隊的飛行員都在休息室裏。他們從基地出來好幾天了，這一次絕對可以遭遇到敵人，那天早晨，巡邏機發現了一個強大的日本艦隊的姿態，向中途島行進，當天陸軍飛行堡壘即自中途島起飛，攻擊該艦隊，其中有兩艘着火。

第二天早晨三點三十分，第八魚雷機隊的飛行員們又聚集在休息室裏，當他們走進那個低下白牆的鋼屋時，大家都先看電報機前那一幅三尺長，三尺寬的銀幕。上面映着最後情報，四架巡邏機在夜間一時於中途島附近對日艦隊作了一度月夜魚雷攻擊。當他們坐在很舒適的皮椅子上時，大家都把飛行圖表拿出來，紀錄各種報告，風速風向，視界露點，最近着陸等等，電報機不動了，有些人就把桌子放下點，半躺地等在那兒警戒。

天亮了，還沒有動靜，他們就解散了去早餐，八點鐘，太陽出來，天氣很好，大家在房舍裏，預備休息，掘番機裏却叫起來：「飛行員在休息室集合！」當他們到了休息室時，銀幕上映着的情報是「中途島今晨被我轟炸機及驅逐機襲擊。」各方把就椅子下的抽屜打開，把飛行帽，眼鏡，

手套，手槍，獵刀拿出來，然後再把黑板上的最後報告抄下來。

電報機又響了。鉛筆又停下來，大家都看着銀幕，那上面一個字一個字地映着，「我攻擊敵艦內發現敵艦，可能攻擊時間爲上午九時。」再過一會兒；「這一次像是幹上了。」

鉛筆又響了，大家都把最後的報告抄在飛行圖上，擴音機裏傳來了令：「飛行員發覺！」所有的隊員們都霍地站起來，隊長說：「我想他們會改變航向，如果你們發現航向不對，別以爲我迷了方向，跟我飛好了，我准能把你們帶到。」大家都爬上飛行甲板，沒有再說一句話。

甲板上飛機都排好了，機械士們忙得很。發動機壓住了他們的腳步聲，每一架道格拉斯破壞型的魚雷機肚子下面掛一個白鼻子的魚雷——他們叫它「鹹黃瓜」。九點十二分，一聲令下，信號兵搖着旗子，一批一批的偵察機驅逐機俯衝轟炸機，都飛出去，最後，第八魚雷機隊也出發了。在空中集合後，隊長領隊，十五架機子編成隊形，兩架一隊，一共六隊排成品字形，另一隊三架作後衛，以三百英尺的高度，向西南航進。

過了一小時，隊長的聲音打破了無綫電的沉寂，「我們後面有一架驅逐機。」實際上那是一架艦上偵察機，高度一千英尺。它好像沒有注意什麼地飛過去，但是大家都知道它大概已經警告日艦隊，他們一定會受大隊驅逐機的歡迎的。又過了一小時，天際發現了兩行黑煙，隊長就降低高度，隊員們也跟着下來，現在他們是以魚雷攻擊的高度擦着海浪飛行了，當他們飛近時，似乎整個的日本艦隊都在目前，他們看到頭一天被炸起火的航空母艦蒼龍號和一艘巡洋艦，一共有航空

後艦三艘，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十艘。艦隊北從中途島方面退回來，一隊隊長所料，同時對奈付艦上都是正在加油加彈的船隻，隊長立刻用無線電廣播着後退的訊號，並明確指示及敵方實力。然後，他們等候多時的戰鬥開始了，各艦上的高射炮開始開火，六架重戰機發彈，直擊上落擊中敵軍的巡洋艦或三十架，戰鬥始暫而雨下，敵艦隊長亦不在戰，他搖搖欲墜，連呼隊長的頭腦着砲，開火開門。

當「零式」對下來時，魚雷機隨後發射了四架「零式」，這四架「零式」在空戰上所共計擊落了四架「零式」，其中一架被擊落了。隊長忘記了按座通話器，所以「零式」可以聽見他開火的聲音。北田下斯，「零式」式場，「零式」果陶下斯回答他，他的聲音並沒有聽見，這不是一架「零式」，而是第八色雷機損失的第一架飛機。

當第一架「零式」被擊落時，蓋氏所駕駛的後座通訊士洪了頓說：「我們回去後，我們說：『蓋氏叫起來，』滾它的！我們還苦奮的！』然後，隊長被擊中了，他的左肺箱被擊中，整個飛機都在火中，蓋氏可以看見他站起來想跳出來，可是，那却沒有用，從身下的海溝中聽了他和陶下斯，陶下斯原訂這一次任務結束後就回聖地牙哥作無線電報官的。

日本軍艦的火網更加猛烈，大炮對着後方的海面發射，炸起的水柱打到飛機的腹部，高射砲彈炸得滿天都是黑烟，第八色雷機隊的飛機一架一架地被擊落，它們只得降低，掉在水面上時就像

是碰在石牆上一樣。

蓋氏的左翼有一架飛機，前下方還有一架，他拉低機關看是誰，那一架機子已經沒有了，再一看左翼，那一架僚機又沒有了，現在只剩下他自己單機了。隊長所希望的「有利戰術形勢」已經無望，他的訓話「卽令單機，你應突進攻擊。」在當時是否又回到蓋氏的腦海中，他也記不清，他祇知道隊長陣亡了，他一定得衝進去攻擊一次。

後座又傳過來洪丁頓的聲音。「他們打中了我。」蓋氏問他：「傷重嗎？」「你能動嗎？」沒有回答。他很快地轉頭一看，洪丁頓已經死了，他的頭蓋在座艙上。蓋氏轉過來時，他的左上臂擊着打了一下，皮短衣袖子上的洞告訴他那是一回什麼事。他用左手抓住駕駛桿，把衣袖撕開，用大指把一粒機關槍子彈擠出來。那似乎是一件值得保留的東西，他的口袋都被安全皮帶和降落傘的帶子壓住，他就順手把子彈丟在口裏。

他壓着桿，使機身動搖不定避免驅逐機的攻擊。同時，繼續對隊長所選定的那一艘航空母艦衝進，那一艘母艦竭力地向右轉，船頭向前，企圖避免魚雷。他也向右轉，對準了右舷。當他按投彈器時，却沒有動靜。顯然地，電氣投彈器被打壞了。他的左臂中了一彈，左手又有一個破片傷，已經差不多完全失效。所以他就用兩腿夾着駕駛桿，一面去拉應急投彈桿，把魚雷投下去。這時，他距該艦不過八百碼，距水面很近。他拉了一個垂直傾側轉灣，在那一艘航空母艦的駕駛桿前掠過，距船舷僅有十英尺，當他飛過飛行甲板時，他看見日本水兵到處亂跑，避免他掉在甲

板上。他正拉上天線，準備回航時，四架「一式」衝下來，一顆導破彈把他的左膝打斷，他倒在海裏，離那艘日本航空母艦約有四分之一英里。

衝在水面上的，衝擊力把他的座艙蓋翻起來，他推開座艙蓋，浮上水面，當他浮上來時，他聽到他的魚雷擊中日本航空母艦的爆炸聲，浮在他身邊的是一個黑漆漆的和一個沒有氣壓的橡皮艇，很顯然地日本子彈把它們打散了，他閉上「一式」的衝下來尋找他，拿繳子彈上，兩架「一式」從他身邊掠過，一艘驅逐艦看見他來追他，驅逐艦上的水兵看見他，跑到船橋上來指點，他看見有人管他。十分鐘後，日本艦上的俯衝轟炸機，接到隊長的報告，都趕來了，它們飛到他的頭上，投下還有一批，日本艦隊完全陷於混亂，它的飛機也多半停在母艦甲板上加油，不能起飛，美國轟炸機陸續停，對一艘又一艘的日艦轟炸了兩個小時。

如此，在第八魚雷隊的第一次戰鬥中，它雖然損失了全隊十五架；三十名戰鬥員中除去一名外，全體陣亡，可是，它却完成了開戰來第一次擊亂日本艦隊的使命，它也使留在飛行甲板上加油的日機，不能適時起飛迎敵，如果隊長沒有照他們估計帶起隊員們飛航，那些在加油的敵機也許可以適時起飛，使整個的戰鬥改觀。

第二天清晨，沒有擊沉的日本軍艦負傷退去，海面上留下油漬，蓋氏喝够了鹽水，漂在橡皮艇裏，也不去管他被燒傷的腿，被打傷的左手和左臂，到了六點二十分，一架巡邏機看見了油漬，低飛下來，對漂在海面上這人打了一個招呼，又飛去了，蓋氏也不管，他知道巡邏機看它的任

務，到了下午二時三十分，巡洋艦來，從他救起，送到中途島去就醫。

蓋氏回到美國去時，瘦了三十磅，抽盡他的力量，安慰他那親戚和戰友們的寡婦和父母。他在電報團到薩摩亞時，參加了一個新組織的預備機隊，他知道他還不能到太平洋上來，也和日本人較量一下長短。

日本侵入阿拉斯加的戰略

(原載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五日「新共和國」) 基拉爾斐 A. Kinsliff 著

直至屬此文時，雖然所有的新聞記載都表示日本並沒有用大力去突擊由阿拉斯加伸向西伯利亞的阿留申羣島的周圍小島，但是這次軍事行動似乎比一般所了解的更富有意義。有一種普遍的意見，認為日本現方從事於一串的軍事行動，其目的在於肅清那些可以作爲轟炸日本本土基地的所存神祕島嶼。同盟國家這種現有的或可能有的基地就在阿留申羣島，中途島，中國和西伯利亞。不過日本之攫取此種據點，在作戰的性質上會成爲一種純粹防禦戰，而軸心底戰略則主攻，這就似乎大有理由去深究日本在阿拉斯加海面上冒險的用意了。

當七月三日，日本航艦上起飛的一個轟炸機與戰鬥機的編隊襲擊荷蘭港時，美國的最初反應是：這次進攻意在轉移我們對於其他區域的注意，於是念頭立刻轉到夏威夷那方面去了。敵人向中途島的進攻似乎證實了這種轉移論。可是由於轟炸荷蘭港祇先於攻擊中途島數小時，因而以爲日本想把我們的兵力從中部太平洋誘開的意見，便顯得毫無根據了。假使日本人是抱持這種希望

的治，那麼他們會在三兩樁大事之間留出多少空位者至少一週整星期的時間的間隔的。祇有這點這種時間間隔。日本才可望不雖然不一定有合理的理由，我們會移開中途島的去處的海空軍防勢力量。

除了這的另一意見，就是中途島戰役也許會是一種東來西之計，使日本易於進取阿留申羣島。在日本明目張膽計劃使中途島時，它底野心一時還不能伸到夏威夷。目前中途島是在東亞海空戰線程中之第一道障礙，而中途島與中途島之距離雖離離國內，可是中途島與中途島之距離比之夏威夷的距離不如夏威夷與中途島之距離所加諸中途島上者之大。再者，中途島與敵軍的距離，對於阿留申西太平洋海空戰線，亦合構成一種障礙。因為中途島既在夏威夷的西北，而阿留申島又與中途島的距離比之阿留申島與中途島的距離比之阿留申島與中途島的距離不能缺少它。

問題於是便發生了，日本在阿留申加誠能看什麼目標。在由西雅圖到日本的大圓圈路線上的阿留申羣島，為海軍或空軍進攻東京的必然基地，此點已展戰略上的不移之論。但是從日本的觀點看，這却是一種新的，防守的概念，而不是一種具體表現動的攻勢的概念。當他們佔領菲律賓時，他們解除了被日本的飛機襲擊的可能性。同樣地當他們佔領新加坡時，他們使得同盟國無法從馬來亞轟炸他們在菲律賓的陣地，但是東京並沒有從事於此種攻略，以減少或解除其空空的威脅。它的策略是攫取領土與獲致勝利。

在現狀之下，日本在阿拉斯加補充領土的機會是很少的。阿拉斯加的西南部離日本太遠，而離美國與加拿大則很近，簡直是以保證其不受敵人的侵犯。要侵入阿拉斯加，東京就得踏上比它目前所準備供應的更多的電纜，而且當它向中遠島之戰時，珊瑚島海戰的經驗已經使它領教過了，不少它的一艘最好的新艦是每兩週連地就被消滅掉的。在日本看來，對阿留申羣島北方的西阿拉斯加的全面攻勢會引起更多的反阻。東京已經決定不從事於可能受強敵側擊的重大行動。譬如日本人也許會攻擊馬來亞而不予犯罪律實的，然而，那就等於在各島的側翼上留下一部份敵對性的島嶼。把重要的兵力投入西阿拉斯加，同時又有一個美國底同盟國蘇聯在側，這會把他們的這種常規打破的。

所談的推論就是敵人在阿拉斯加戰場的活動，是戰略的，同時也是準備的活動。我們敢於假定，日本人在這個區域裏面，將採取一種步驟以驅逐他們的總攻擊的作戰計劃，完成他們爲制勝而定下的方案。

這個方案裏面包有聲東擊西之計，其目的在強迫美國分散它的軍力，但東京不能過份依賴此種可能性。實際上，我們的行動也暗示着我們對於這種趨勢會強烈地加以抵抗的。我們一方面不能坐視阿拉斯加底失守，同時我們明白，全部的戰爭也不是在那個地域裏能取勝的。然而，這並不是說，日本人在阿拉斯加不能使我們感受嚴重的煩惱。霧，使他們能够在阿留申羣島西端的阿圖島和吉斯卡島登陸，同樣也會掩護他們在阿拉斯加西岸上岸，而且他們還可長遠地停留在那裏，不

致被人發現。實際上，此種軍事行動，在以從背後襲取海岸城市爲目的的大規模滲透上，也許頗爲重要。所以日本人把進攻阿留申延宕下去，直待阿拉斯加西岸大部解凍爲止，這種可能的企圖，似應加以重視。

數目比較少的敵軍，若由國內供給以最優數量的食物，就可以在阿拉斯加生活下去。並且可以開闢臨時的飛機場。他們甚至會溯約康河而上，以便進擊在范朋克斯的美國機場。那些機場的附近地帶是，可以從洋面上用小艇達到的。說天然的阻礙，像巖石或泥沼的海岸，淺河，不可攀越的高山，密林之類，對於重大的侵略行動固然成爲有力的阻礙，但這些情形以及遼廣的疆土，也在防禦方面感受很多的困難。阿拉斯加在許多方面可以和廣袤的遠東地區相比擬，若不當心，也許會給日本偷襲侵佔的機會的。

但是使西阿拉斯加以及介於西阿拉斯加與西伯利亞之間的美國島嶼獲得特殊重要性者，還是因爲西伯利亞的關係。日本會歷盡艱辛去佈置跳板，以便開始他們的進攻。我們不需要十分費神就可以看出，我們所注視的區域北部，而且在我們感爲必須跟蘇聯建立或非跟蘇聯建立橫渡太平洋的交通不可的時候，是會切斷這種交通的。於是，他們就可以設計利用阿拉斯加作爲進攻西伯利亞的一個作戰基地，他們這樣做如果不爲別的，至少也可以把紅軍的轟炸機引到北部去，以免他們本國遭受這部份轟炸機的轟炸。

從交通的觀點來看，阿留申的吉斯卡島，西去阿圖島約兩百英里，控制着阿留申與堪察加間的

航路，而且距離那條路線上的蘇聯康曼德羣島極近，阿圖島是被認爲沒有任何可作航空之用的平地。自令海中，阿拉斯加與亞伯利亞的美國的普利比列夫群島，聖馬太群島，聖勞倫斯群島，雖然沒有無線電台，但是對於我們的安危，毫無消息。這些島嶼在阿留申與白令海峽之間幾乎形成了等距離的環列石。聖勞倫斯島掌握着諾羅的入口，整個的達維德半島以及自令海峽的本身。它的地海岸有幾部份可供海軍飛機之用。別的島雖然一般地是巖石嶙峋，天氣多霧，風向不定，不啻於空軍作戰，但這樣可以加工，而且我們在阿拉斯加維持許多航空路線，從范朋克到諾羅的線也包圍在內。

由於阿留申北地帶的襲擊，會使日本在阿拉斯加方面所保留的立足點的穩定性在軍事上所以一戰有理由推測東京正在計劃於最近時期作戰，在這次戰爭中，這一行動將找到它自己的邊幅的歸宿。至若敵人以小股兵力攻擊最外圍的阿留申島嶼，藉以隱蔽他的真正意圖，也屬可能。阿留申羣島爲日本起跳之點，已是衆所週知的事實，按此以觀，則阿留申羣島似爲日本的保衛戰的必然的目標。這使我們想起當初日本人進兵越南，表面上是切斷滇緬路，其實則是進擊馬來亞，東印度和緬甸。東京或許會希望他們能够以「地方事件」的形式，進佔幾個阿拉斯加的島嶼，而不致引起同盟國採取適當的敵對的措置。其後，則暗暗地增加他們的兵力，那時日本就可以利用這一個有利條件，把它發達到出人意表的地步。綜上以觀，東京的阿拉斯加的冒險，其存心似乎在進攻方面居多，在防守方面居少，同時針對着西伯利亞的成份多於針對着美國的成份。

太平洋上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活」，赫爾賽作

「本年九月中，我在太平洋上的一艘美國航艦上作戰地記者。一天航艦收到一個消息，一隻同行的驅逐艦救起七個人，他們是一架空中堡壘上的人員。不久之後，驅逐艦靠攏了來。七個人被移到航艦上，就都放到病房裏了。在他們恢復了體力之後，他們便告訴我這個故事。他們在一隻小得非把他們底腳放在水裏不可的小木筏上，航行了七天。比起這次戰爭中的別的人們，他們底苦難，寫時誠然較短。然而，他們受的那種折磨却使九人中的兩個人喪生。寫了方便起見，我把整個故事，用副駕駛員安徒生中尉底口氣說出來，但是有些部份是駕駛員萬教中尉和其他的人員說出來的。」

B字十七式四二四〇號機，是我們底一架最老的飛機。我們總想擺脫它而擺脫不掉。每次別的人員駕它出去，我們常常希望他們會把它攆到大洋裏去。有一天，我們飛出去轟炸杜拉吉，一些零式機正朝我們撲來，打掉了兩座砲塔，但是它們沒把它擊落。它是頑強的。可是我們知道有

上 洋 平 太

一天它會壽終正寢的。

是的，就在我們落下來的那一天，我們是一共四架，出去搜索日寇的。我們飛在第三位，剛到碼頭，就返基地的時候，第一號的引擎不靈了。憑着剩下來的三個引擎，我們是無法跟上編隊的，於是我們便不住地落後了。

當夜際四合時，我們完全失掉了編隊的軌道，而開始了盲目飛行。我們知道我們大概是在新赫布蘭海峽上空，但是那兒有很多空軍，我們因為怕遭擊而不敢下降，我們將空軍引入巨大的旋風中，那位駕駛員寫了張詩一條正確而短要的行航程，在這裏說盡了平生之可。

我們早就應該到達的時間九點半鐘已經過了；可是我們還沒有看見島。我們試着向下兩分鐘的降落，所以我們發動的飛機開始電燈燈對準雲下而後方向南號。真是再沒有能常常折了我們的副駕駛。飛機在空中，四週飄蕩了許久，希望看到一點光亮。可是不久之後，我們要落在崎嶇的海岸上，已經寫不可靠了，因為我們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

全副人員都受了傷，飛機也受了損壞，飛機似乎永遠沒能飛完。我們滑到離地約一百公尺的時候，看見了洶湧澎湃的波浪。突然間我們受了颶風的一掃，好像全世界在我們周圍爆炸了。

我能從副駕駛底窗子看出去，誰看見奔騰而起的浪花。我覺到暈腦地感到我忘記打開我底逃命窗子了。於是我試了一試，由於某種奇蹟，窗子竟沒有鬆緊，所以我趕快加以利用。

關於墜海，人們告訴過我們的一件事，就是一個B字十七式飛機能漂浮三十來秒鐘，所以我們儘可能地快跑出來。我們瘋狂地共浮了兩分半鐘，幾個真誠我們早知道它會如此，我們們可以從袋中拿出更多的東西。縱然那樣，我們已把所能作的弄妥貼了，軍備好，在我們們們時候從滾側推下去，可是東西並不多。

我們統統衝到骨架上面，打碎去解開救生筏，我們急急表上帶着兩隻國人筏子和一。人筏子。有一隻四人筏子綁住了，不能從機身的隔間中取下來。另一隻拿出來時只有一隻。至於德人筏子也是同樣情形。有人溺水過去取了餘帶的口糧。我們把兩隻筏子綁在一起，口糧放在大筏子上。那時天太黑了，再也做不了任何事情，爲了寶貴的生命我們強打精神直到早晨。

第一日：今天早晨太陽升起時，我們觀察了我們底處境。全體人員的情況良好！切傷和撞傷是有一些的，但皆頭沒有折斷的。士兵們比駕駛員們更受罪，因爲在降落時他們被撞得重傷。他們中有兩個流了很多血，所以移動時十分不便。然而我們精神很好，因爲我們希望總會以救吧。

大筏子底上有一個三角形的太裂縫，大部的口糧都從那裂縫裏漏掉了。幸而，我們仍有一加侖水，幾個脆餅，十根糖條，一九三七年的葡萄酒却陳腐得使人一望見就頭痛。水好久沒換過了，船內的壘子朽了，盞兒也透了，一打開，臭氣幾乎把我們沖昏。我們甚至不敢相信那就是水。我

們想那也許是火油，因為它是褐色而且有這種臭氣。我們絕未想到以後嚐起來會那麼美。我們有一罐葡萄汁，但是後來在筏子顛覆時，失落了，我們還有一罐蕃茄汁，可是我們打開喝了一半之後，另一半糟蹋了。我們還有一枝零四五式的手槍，幾發照明彈和兩聽鉛光片。

我們安上打氣筒，把兩隻筏子打起來，小筏子中坐兩個人，大筏子中坐七個人。水從底下的洞中冒上來，淹到我們底膝頭。洞毫無彌補的方法。

約在十一點半鐘，我們看到一架PBY式的海軍飛機飛近來，我們發了四發照明彈，但是沒得到回答。當那架轟炸機在天邊消失的時候，人們底興頭和精神也低落了。可是我們大家痛罵着那位駕駛員，並且覺得還是準備妥當以待第二架飛機的好。

到黃昏時，海漸趨狂暴了。小船在海中簡直不穩，所以我們把它底氣放掉，推進大筏子底座位下以後才又把它打起來。這增加了浮力，然而我們九個人坐在一隻四人筏子裏，致使全部人員都必須靜靜地環坐在邊緣上，腿放在中間，像一羣登在圈筒上的鴨子樣。我們不能睡眠，因為假使一個人睡着了，甚或把頭垂下，繼而在他醒來時，突然抬起頭，就會劇烈地擺動筏子，浪整夜從我們身上掃過，浸透了每一個人，冷澈骨髓，長夜漫漫，經歷了無盡的寒冷與痛苦之後，太陽才昇上來暖和我们底身體。

第二天：我們小心地舒展我們底身體，解除一些痠痛，並且遙望着地平線。除了四週的水和天，什麼也看不見。

一隻好奇的海鷗。慢慢地飛過筏子，好像吃驚似的，在我們前頭幾尺遠的地方停下，無線電員安徒生軍曹（和我並無關係）用零四五式的槍仔細瞄準，可是正當他開槍時，筏子搖晃起來，結果是虛放一槍，但責難却不會有，因為對於難受的差錯，我們逐漸習以為常了。

雖然如此，第二個差錯可難受了。另一架飛機飛近來，好像正對我們來的，可是它飛了過去，相離還不到一英里。天啊！我們確實能看見駕駛員底眼睛，但它打旁邊飛過去了。

我們啃了第一口糖，一塊糖的四分之一，用一口水把它送將下去。就這麼着，水的味道仍够聽的。

我裝置了一根釣魚線，用一塊錫片作捲線機。傍晚我們釣到一條，可是拉到筏邊上失掉了。在所有的不幸的差錯中，我們開始發現些希望，因為我們自宿命遲早總要改變的。

夜又包圍了九個疲乏的無眠的人，寒冷和難受十倍於昨夜。班長達姆爾變成神經錯亂，大概由於降落時頭上受了一撞的原故，他平素是一個恬靜謹慎的人，現在却成爲一個大問題。我們使他盡可能安靜下來。

第三天：達姆爾的情況每况愈下——體力方面的情况顯然是良好的，但是神經錯亂加劇了。他以爲他仍在飛行。他想站起，走入他底砲塔，架好他底槍。我們必須拖住他，以免他傾覆筏子。他會在筏子下方看見整隊的坦克和小軍車，有一次他說：「瞧那架B字十七式的。」我們齊問：「哪兒？哪兒？」他朝筏子下面指着說：「在那下面，你們沒有看見他們嗎？」

其餘的人員也都是奇形怪狀的。每人的脚都腫到幾乎兩倍正常的大小，開始現出大的鹽水泡來，但沒人抱怨。

因寫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們理出我們底船具，儘量地加以洗刷。於是加南軍曹把一件襯衣拴在兩隻槳上，開始作一張帆。那是不大合實用的，不過有的是一陣強勁的西南風，而我對這海家達爾頓中尉以爲假如我們趁風駛船，我們能到新喀里多尼亞。任何機會我們都準備一試。所以便按照他底建議實行起來。

後來，駕駛員萬敦中尉用他底值錢的新手錶作成一只雷德鐘，我們用這個釣了一整天，然而沒有運氣。

快到正午時，上等兵馬來夜邊上望過去，看到一條沙魚，他認爲那條沙魚看起來像是一架P字四十式的飛機。這魚後來走得更近了，我們能夠看見它是一隻極大的雷德鐘。我們繼續注視了一些時，但它顯然是由於好奇而不是由於饑餓。可是我們留意不去這份地激刺它，它一點一點地挨過來，終於進入幾尺以內來，於是慢慢地打着滾，忽然一發地擦着船底，把它底背上的身軀伸得筆直，我抓緊了零四五式槍，等候它第二次過身，這次不久便來了。當它走近船時，我把槍放離開它底頭約兩尺遠的地方開了火，它向渺不可知的所在逃去時，海水翻騰了一會兒，後來我們看見它僵死地漂流着，但却取不到它，一條兩丈長的沙魚會相當地增加我們底口糧的。

到傍晚時，達姆爾的病勢更壞了，不住地要乞要喝，他在昏迷中，不能理解我們底處境。這時

傑姆侯斯古德的真正的勇氣和價值開始顯露出來。他是我們船尾的變換手而且也是一位極好的優槍手。傑姆的腿那時很糟，或許比其餘的任何人都糟糕些，但傑姆却不以爲意。達姆爾是傑姆的最好的朋友。上午他們一塊兒橫渡美國。他就用雙手衝達姆爾的船，想法去溫暖他，平靜而安靜地跟他談着話。他是唯一能在那時安靜下他來的人。他們就那樣度過一夜。

沙魚整夜跟着我們——惡毒的鱗在發燐光的水中劃着線紋。

第四天：還是沒有船，沒有島，沒有風浪，日輪在夜間浸濕糟塌了，可是我們仍舊保存着，希望把它們晒乾。另一條虎斑沙在早晨進攻，但很快地就被我們結果掉。人們因爲風吹日晒和缺乏睡眠，幾乎全都疲憊了。

我們整理我們底少數東西，擦乾淨空四五式槍，這般地度過了早晨。和平常一樣，我們整日釣魚，但是沒有好運氣。他們全都興高彩烈的談着，但是聲音漸漸嚶嚶而語言也漸漸散漫。他們底談話大部份集中於家庭和家人。假如我們平安脫險，軍官們答應開一個盛大宴會，所以許多時候都用在計劃這個上面。這個宴會要在蘇瓦開。乖乖，那是開宴會呀。我們要喝乾島上底每滴發光的白蘭地酒。我們大夥兒談論着我們所最想的東西。一個嚶說了湯和一杯冷牛奶，那另一個便詳細地描繪他母親怎樣常常燒子雞，肉汁是如何濃厚，肥肝的本來顏色——直到我們底焦乾嘴裏流出口水來。我們從沒有談過一次女人，一羣飛行員談女人是稀有的。

下午筏子傾斜了，我們費了差不多半點鐘時間才把它弄正，我們在四週圍拍擊着水以恐嚇沙

太平洋上

人的地位人種。但瓜島土人的疑惑，亦不在其次。一八五一年，有一個好事的白人資本家，從新南威爾斯乘遊艇抵達瓜島，他夢想來做島上土人的統治者，但結果給殺食了。近至四十年前，有人類探險團十一人由澳洲到達瓜島，全遭土人撲殺，大約亦被吞食。

所羅門羣島的名字從何而來呢？一五六七年，秘魯總督有個好歌法螺的姪兒名叫瑞拉的，他率着兩艘探險船由秘魯到這裏來。歸來之後，他官階已更得所羅門王金銀的所在。其實當時他毫無所見。所羅門之產金，還是後來所發見的，這件事不過偶合而已。瓜達康納爾島的名字，是這次探險隊的另一個隊員所定的，因為他的西班牙故鄉亦稱瓜達康納爾。瑞拉於二十年後又率領殖民隊出發，希望到達所羅門羣島，但始終沒有成功，結果身死於另一個島上。所以白種人有二百年未曾涉足所羅門島羣島。及至十八世紀末葉，收買黑奴的英法冒險家方抵所島。他們的目的在搜尋工人，為澳洲新開闢的糖業農場之用。今日瓜達康納爾島上有許多土人，都是遺送歸鄉的黑奴。一般的說，島上的土人，都習於種植的生活，在戰爭波及瓜島之前，土人的習慣，是青年的人，受僱到遙遠的島嶼上，作四年或五年的種植工作。瓜島除有土人一萬四千人外，據最近的統計，還有牛六千頭，馬一百三十四匹，山羊一百五十五隻，驢十一匹，現在，什麼人物在那裏，這是人人所要猜測的了。

到半夜，於是突然說：「同伴們，祝你們好運氣。」很簡單就死了。每一個人都靜靜地哭了一會，於是加南軍曹說：「安徒生中尉，你能不能給傑姆念一篇祈禱文呢？」

我能不能給傑姆念一篇祈禱文呢？這是有難處，但是去念一篇祈禱文得上起此誠懇與友愛的，却不容疑。傑姆這個人，他得去讀讀福音書。

「祈禱的主。」上說：「你相信耶穌基督嗎？」我們知道，彼此我們更感謝耶穌基督的價值。你相信他是耶穌基督，恩惠朋友，甚至到我們知道他是清楚的主。我想他需要一個好樣的人們在天主，正如耶穌基督們所管上一切。主。其有耶穌基督所屬得的主耶穌吧。何謂。」

在耶穌基督們所管，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當耶穌基督們視耶穌基督消失時，耶穌基督們相信地說：「永別了，傑姆。」

第六日：又是白天了。所有的人是虛弱而，其痛苦着希望，幾天和其後的整夜什麼東西都不到。我們喝了鈔後的水，他够滿滿的，每一個人都感到精神錯亂。顯然我是最嚴重的一個。那夜達爾姆中尉用他底身體儘可能的掩護着我，我相信，是他底犧牲拯救了我底性命。

第七日：又過了一天，我覺得好多了。但安徒生軍曹急遽地惡化。他跟我們一樣地清楚他再熬不過一夜了。幸而事實證明，我們已經在公海上度了我們最後的一夜。

早晨，我們初次轉運。——我們捉到一條飛魚。我們把它切成小塊，吞下喉管的時候它還在蠕動着哩。像眼，肝等美味，我們是抽籤分食的。那不是好的營養品，但我們仍能吃那種淡而無味

的東西，要是你知道它使我們在它過後覺得如何健朗，你會吃驚的。

大約正午時，我們開始聽見馬達底吼聲，但却看不見飛機。那時我們底眼睛已被太陽晒得幾乎不能睜開了。然而，兩點鐘左右，一架海軍偵察機飛近我們上空。我們大家搖擺着觀影，用齒蓋的閃光發信號攤開了那麼多的鋁片，以致我們全被那東西蓋上了。駕駛員終於觀察出我們來，盤旋了一會兒，飛走了。他不久便飛回在我們近旁降下，那是在粗野的海面上的一次漂亮的降落。他對我們招呼說又接到了。我們全起身握手，拍着彼此的背，把東西投到海裏，互相拍擊歡呼。

不久之後，一艘驅逐艦傍我們停下，把我們移上船，我們已精疲力盡了。那夜我們是在驅逐艦上過的。第二天，我們被移到一隻航艦上去。我們現在仍在航艦上，吃，睡，恢復我們的體力。海軍待我們極關切，客氣，從今以後我從美國海軍支薪了。

發現我們的那位駕駛員的名字，我們還不知道，待我們知道時，我們所能說的不過是「謝謝你」。對七條生命言，這酬答似乎很小。但他既是一位駕駛員，也許他會明白的。

漫譚所羅門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基督教科學叢報，巴爾波著

名作家賈克倫敦著「斯納克」號航行時，曾經寫道：「如果我是一個國王，我處罰我的仇敵的最苛刻方法，便是將他們放逐到所羅門羣島去。但是一轉念頭之後，無論我是否一個國王，我都不忍心這樣做。」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對於這話，美國陸軍部不表同意，同時發表佔領所羅門羣島中重要部份的消息。

所羅門是一個地方的名字。這個地方位置在最大的一個海洋中。這個名字促動我們去探索史實中新奇的事蹟。

直到最近為止，所羅門是狩獵和吃人的天下。很多游歷者以為，現在除非有一個强有力的政府，所羅門是會回到狩獵和吃人文化的境況中的。這一個馳名全球的野蠻領域，竟做了現代機械化戰爭的決定戰場，是很少有人預料到的吧。

我們所佔領的，不能算是從自敵人手中的新領土。所羅門不是日本人的，它是國際聯盟委任澳

洲統治的土地。日本人對它不過是黑夜中的侵略者而已。

「羅門」所羅門呢？這名字似乎很奇特。它原來是個西班牙字，原「青年之泉」和「起黃金」的意思相同。當西班牙人要往世界上尋找黃金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做哥羅羅。曼德爾。在西班牙一五六七年由秘魯的卡羅來倫達，希望找到美洲和一個不知名的寶藏。他到了另外一羣島嶼，完全不是他所要找的地方。

他達到這裏後，相信在這裏可以找到一切用寶，以便將來在耶路撒冷與耶穌所羅門教堂。他很快地將這羣島嶼命名為所羅門羣島。曼德爾若真在這地方尋得了黃金，也許早已發覺這名島嶼了。但是黃金直到一九三五年以前都不會被人開發。一九三五年以後雖有一些，數量很少。曼德爾寫了他的成就，準備了一次新的遠航。二十六年後，他又遠航，預備尋找另一塊殖民地。但是後來這所羅門島都找不到了。曼德爾所找到的，只是一片海洋。或許為所羅門的其它島嶼而已。兩百年過去了。其間有人作兩次遠航，都沒有提到它。西歷一七六七年英國人非利浦摩爾曾在所羅門羣島登陸。當時所見，一切都和曼德爾所描寫的一樣。後來又有一批法國人接踵而至。並發現若干島嶼，起了一些法國名字。這些名字，不久便被遺忘了。一八四五年，法國馬利教團中一批神父組織了一個團體到這島上來。這個團體的領袖被島上的野人殺死以後，便又銷聲匿跡，歷四十年之久。

同時英國人也到這裏來視察海岸，勘測，並開始貿易。這事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島民最大的興

趣是狩獵，外人失蹤事件，層出不窮。

一八五六年，班吉明、保愛德乘小船漂流，有人知道他被土人俘獲，其後就渺無音信了。許多貿易團體發會都站不住腳，就離開船上，人數總是減少了一些。直到一九二七年，教會受叛亂的影響太大，澳當局乃把它放在戒嚴令管理之下。

土人是黑色的皮膚，有着黑里西亞人的面貌。他們在文化上還不如鄰島的土人。島上的人口，五十年來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

所羅門的島民，素來是強悍的，但他們的犯罪是不對的。在斐濟等島上，有大規模的種植椰菜，故解決勞工的缺乏，就是由波德哥羅門的土人，來強迫他們工作。昆士蘭實行這個辦法，密利特多。一八九三年，胡勒特害滿生船長，為英國佔領了這些島嶼。他佔領的方式很簡單，就是藉口島上居留的五十五個歐羅人中有三十三個是英國人，便頒布合併的佈告。由此英王也頒發勅令，實行保護。土人的被捕也自此停止。他們仍舊會受歐人的招募，到其他島上去做工。然而他們的去留，是出他們的自願。年輕人在訂約期間所得的酬報，都交給他們的父兄。

德國同時也在幾個島上一面貿易一面殖民。在一八八五年與英國彼此同意瓜分這些島嶼。但是四年以後，英國以交換的辦法，將德屬土地大部分收歸已有。其餘在所羅門羣島中所剩的土地，在一九一四年的九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澳洲人以武力佔領。一九二〇年，國際聯盟決定委任澳洲統治。這是日本侵入時的法律地位。所以澳洲人現在只是防禦或收復自己的領土。

南海各地，風光癡癡。這在光影上看來，已是令人嚮往了。深藍的海，青綠的巨波，乳白的浪，點點，點點，搖曳在晴空，一行行排列着的椰子樹。遠遠看去，可以瞥見島上藍色清靜的風潮。大而新奇的飛魚在海岸的近處游動，灰色的木鳩和顏色鮮艷的白鸚鵡停留在叢林中的樹上。花，熱帶的花，芬芳濃郁，俯拾皆是。

大的島上有聳立的山峯和茂密的叢林。多數較小的島，都很平坦，只有少數是珊瑚礁。也有大山，常常地空。有一羣小島，名叫鯨魚島，完全是人工造成的。土人費了很艰巨的行程，用已死的珊瑚石堆成堅固的島，又用灰色的珊瑚築堤，權作海灘。原來建築海堤的目的，是防備居留在此島的野蠻人。由到現在，注來於大陸之亞羅巴方便得多，他們却仍舊像叢林在城市的陋巷一樣，擠擠在他們手製的島上。嚮求島的人民，控制全部島嶼的商業，在所羅門羣島享有最優越的地位，同時他們也力求其不墜。

商業代替了狩獵。英國人雖竭力改變土壤，冀便利農耕，但農業的提倡總是很困難的。叢林就是農業的天然障礙。要種植馬鈴薯或香蕉，首先應剷除這濃密的叢林。而在收穫之前，叢林植物已遍地都是，沒有短短的休耕季節，並且在收穫之後，土壤中的水分完全吸乾，便不能作二次耕植，而新生的叢林又須加以剷除。因此之故，捕魚和種植椰子，以與白種人交易爲生，究竟比較簡便多了。

蚌殼、象牙、棕櫚果實，和椰子肉，是三種出口的天然產物。蚌殼找到之後，在淺水的地方洗

漆，以作裝飾在漆面去。這就是貴麗珍珠母製成的扣子的主要部分。蚌殼的一面是紅色，塗在那種便宜的扣子裏面，還可以找出它的痕跡。象牙、棗櫻的果實，是優樹樹的產物，就照樣取出口，把它製成膠狀，也可以製扣子、刀柄、和便宜的玩具。

杜拉吉是吉浦生船長所選定的首都，是在大的佛羅里達島的旁邊一個極小的島嶼。它在羣島中差不多是個中心。這個島上，全是花草，街道都像花園中的角道一般。每家都種着大白百合，小叢樹的籬笆和葡萄藤。土人的小屋是用竹桿爲柱，茅草爲頂，不過有時在門前豎幾根木頭做的籬欄，未免有些煞風景罷了。

英國人雖在世界上最奇特的地方，也不願環境，仍要保持他們生活的標準。他們在這裏也如在別的地方一樣，開設旅館，俱樂部，網球場，高爾夫球場和清潔的街道，給以西歐風光。在和平時期，很多歐洲人到杜拉吉後都可以自手成家。

土人之間，貿易機會很多，他們和自組人接洽，語言問題最難解決。在過去，山間部落雖幾里，語言却彼此不通。現在「洋語派」的英語，也已到處通行了。

美國商船更利到所羅門羣島時，日產寫之紅魚。島上的土人看見他也是如此。除去遊海的最快交通的工具「魚船」的小船船中出外，現在也可以看見深水中潛水艇的蹤影了。他們對時的危險和意外的恐怖，並沒有保佑他們的安謐。他們很久都不明白那許多自願人來到這裏是爲了什麼。他們不能瞭解的事物太多了。「政府」，在他們看來，祇是狩獵的團體。但是，經

過這一次戰潮的沖洗，所羅門羣島必然要消滅它的悠久的愚昧，輸入新穎的思想。今天的世界是太小了，已無餘地使野蠻主義統治任何人羣了。

椰子肉和珍珠母在商業上固然很有價值，但日本攫取所羅門羣島却不是爲了這些。麥克里斯多勃爾島是西班牙文的名字，以紀念祿魯的曼德細。雅薩格爾島則爲紀念他的夫人。布星維島是紀念一個治國無名的殖民運動者。佛羅里達島的名字是因花而得的。假如日本攫取所羅門的目的，只在取得椰子肉和珍珠母，這主要的七個大島和不可計數的小島原可在熱帶的陽光下，平靜的生活下去，因爲日本早就可以用商業方面得到它們了。但是戰火蔓延到全世界，就是沙漠和叢林也都用爲海空軍的跳板了。很多年前有一個游歷家無意間預言所羅門海灣可以容納整個的戰鬥艦隊。所以今天在橫跨地球一半的太平洋地圖上，也有一根新針，標明這塊地方了。

瓜島素描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九月號「紐約旅客」

瓜達康納爾這個島嶼，在日本軍隊到達之前，白種人是很少光臨的。這兒的氣候，平均在七十五度至八十五度之間，每年平均雨量約爲二百吋。其潮濕的程度，實可驚人。飛機根據地在島的北部，除這一部份外，島上沒有所謂道路。島上土人，除生產乾椰子肉和養育牛羊之外，沒有其他的職業。瓜達康納爾的幅員二千五百平方英里，幾乎全部都是絕壁，懸崖和叢林沼澤。空曠的地方，則草高六呎。驚濤駭浪的喧浪二千五百平方英里，全身必滄露水所浸濕，和剛從水中游泳起來一樣。森林裏有樹鼠，和兔子一樣的大。椰子是長圓形的。蘭花是金黃色的。

瓜島素描

島上的土人，共約一萬四千人。中等的身材，半黑的皮膚，頭髮是亂蓬蓬的。全島闊僅八十英里，長僅二十五英里，但方言竟有二十種之多，可說是驚人的現象。他們在外交和貿易上的用語，和南洋各地的土人一樣，是用的洋涇浜英語。昔時島上的土人是嗜食人肉的。他們掠着高尾巴的獨木舟到鄰島去獵食。瓜島近鄰有一個馬來塔島，島上土人是專家們所公認爲地球上最喜食

人與島人。瓜島土人的思想，亦不在其外。一八五一年，有一個好事的白人資本家，從那南美洲的英遊艇抵達瓜島，他夢裡來做島上土人的統治者，但結果給殺害了。更有四、五年的，有人之海賊發掘下一人由澳洲到達瓜島，全遭土人殺戮，大約亦被吞食。

那羅門空島的名字從何而來呢？一五六七年，德魯恩登有個好牙醫的姪兒名叫瑞拉的，他奉着那艘探險船由郵船到這裏來。歸來之後，他官階已更得所羅門王金璽的所在。其實當時他毫無所見。那羅門之虛金，還是後來所發見的，這件事不過偶合而已。瓜達康納爾島的名字，是這探險隊的另一個隊員所定的，因為他的西班牙故鄉亦稱瓜達康納爾。瑞拉於二十年後又率領殖民隊出發，希望到達所羅門羣島，但始終沒有成功，結果身死於另一個島上。所以自稱人有二百年未曾過是所羅門島羣島。及至十八世紀末葉，收買黑奴的英法冒險家方抵所島。他們的目的是搜取工人，爲澳洲新開闢的糖業農場之用。今日瓜達康納爾島上有許多土人，都是遺送歸鄉的黑奴。一般的說，島上的土人，都習於種植的生活，在戰爭波及瓜島之前，土人的習慣，是青年的人，受僱到遙遠的島嶼上，作四年或五年的種植工作。瓜島除有土人一萬四千人外，據最近的統計，還有牛六千頭，馬一百三十四匹，山羊一百六十五隻，騾十一匹，現在，什麼人物在那裏，還是人人所要精測的了。

所羅門羣島的五次戰鬥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紐約時報」

自杜拉吉島首次攻擊以來，所羅門海外的五次海戰，總結於下：

一、薩伏島的戰鬥——八月八日至九日夜間，日艦隊中存防禦巡邏之美國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並擊沉同盟國巡洋艦四艘，運輸艦一艘。

二、東所羅門的戰鬥——八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日本進攻艦隊，自特入克向北執行，進迫瓜達康納爾島。美國航艦部隊出動迎戰，擊毀日本戰鬥艦一艘，航艦兩艘，巡洋艦數艘，驅逐艦一艘，運輸艦一艘，補助艦四艘。

三、伊新皮倫斯角的戰鬥——十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夜間，美國以巡洋艦驅逐艦組成的強大部隊（波易斯號在內），發擊日本的強大部隊；擊沉其重巡洋艦兩艘，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三艘，美方損失驅逐艦一艘。

四、聖大克魯茲羣島的戰鬥——十月二十五至二十六日，美國航艦部隊，擊沉日本驅逐艦兩

艘，擊毀日本航艦兩艘，重巡洋艦三艘，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戰鬥艦兩艘。日本擊

沉美方航艦（未證實）一艘，驅逐艦一艘，小汽艇及巡邏艇各一艘。

五、瓜達康納爾島的戰鬥——十一月十三至十五日，海軍斐視攻了瓜島。日本損失戰鬥艦一
艘，驅逐艦一艘，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八艘，水雷艦六艘，水雷艦十二
艘，戰鬥艦兩艘，航空艦一艘，驅逐艦三艘，水雷艦一艘，水雷艦一艘，水雷艦一艘，水雷艦七
艘。那魯瓦巡洋艦一艘。

瓜達康納爾之戰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時代」

一位安詳的中年人坐下來給他的太太寫信。他開始就說：「在過去幾天裏我很忙，沒有時間寫信……」

多數武人，喜歡誇口，很少人能寫得這樣斯文有禮。寫這樣而練文句的人乃是葛德格里夫特少將，他是所羅門羣島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的確他是忙碌的。他已經是五十五歲的人了，但是他在那個島嶼上爬上爬下，宛如二十五歲的小夥子。他帶兵士兵共甘苦，把他的高級官位降到底兵連隊潮濕的洞中，滿意地吃着從日本軍手裏奪來的米。也和士兵一樣，拍打着皮，在亞細亞河上赤身游泳。同時，他是曾經領導着美海軍陸戰隊作過最艱辛的工作的。

在卡戶內，葛德格里夫特仍然忙迫。全世界的視線集中於他的工作上。對於許多島外人，他的所羅門戰爭，乃是起於一個有趣味的小攻勢的冒險；但竟發展到對於全世界都有影響的戰局，因為現在日本想拚命奪回被萬將軍奪去的東西。美軍支持的能力同樣堅強，他們還要作更多的佔領

哩。

這種雙方目標的衝突；造成十一月期間的大戰。日本開始了一種陸海空三方並進的攻勢。

最初，他們對於西面海峽地區的突擊，曾進行試探，意在作一連串的小擊。美國戰隊堅守該地。繼之日本軍艦頻頻襲擊，第一次使用了砲兵和坦克，美軍屹立不動。後來日軍又越過山嶺，衝向美軍營房的南面，美軍仍不退讓。

於是海軍立刻成爲地獄。在早晨，敵方的巡洋艦驅逐艦由北向南襲擊砲臺。道格拉斯格爾斯頓炸機轟擊了，擊壞了一艘重巡洋艦。接着十六架敵方俯衝炸機（顯然是由航空母艦上起飛的。）轟炸漢德森機場（按該機場係由日方修造，八月間經美軍奪回後始改易今名。）敵機五架被擊落。他們又增加了九架，這次他們的確造成了一些損害。

美國的飛行人員（包有瓜達康納爾的陸戰隊和海軍的飛行人員，）向着敵人進攻。他們炸傷了輕重巡洋艦各一艘。第二天雙方的艦隻遭遇，一隻美國航空母艦重傷，一隻驅逐艦沉沒。美國空軍擊傷了兩隻日本航空母艦。這樣一塊三英里寬八英里長的草坪，是位於遍佈着荊棘和椰子林，毫無經濟價值，而又與各地毫無連屬的島上，在這樣一個地方進行的戰爭，爲什麼性質是如此重要呢？

首先要說說的是，在瓜達康納爾所佔據的灘頭，地勢十分重要。因爲它是美軍對日本鬼子進攻的唯一戰場。它已經成爲海岸的渦流，對於任何種的敵人，全有使之陷入深淵之可能。如果

瓜達康納爾之戰

美國失去了瓜達康納爾，日軍必可相對的加緊施行壓迫，將掠取從新時希里底斯，以進擊哈里多尼羅之間的整串的島嶼。而由珊瑚海至澳洲間的狹長海面，也必歸其掌握。但是如果美軍能够據有瓜達康納爾呢，那麼，它可以沿着這鎖鑰式的島嶼前進，一直抵達拉希爾。這樣盟國就可以保有一串據點，從這許多據點發動較大的反攻，打擊日本。

因此，范第格利夫的小地域的戰爭，對於美國是有着決定命運的重要性的。這一戰爭，可以說是太平洋猛烈攻勢和疲弱守勢的劃分點，也可以說是二年以內或十年以內擊敗日本的關鍵。

瓜達康納爾，是可以失去的，不過它不會像巴丹半島那樣的丟失。在瓜達康納爾島上的美軍（包括着最近到達的陸軍，）數額遠過於巴丹半島。日本鬼子，顯然沒有三對一的優勢，準備爭取必然的勝利。在瓜達康納爾島上，美方是有絕對的空军優勢。不過這優勢是在草率的局面下保持著罷了。尤要者，瓜達康納爾不是一個被包圍的城堡。它有有力的（雖然稍長了一些）運輸線，由它的本土直通美國兵工廠。

瓜達康納爾島上的陸戰，同這次大戰中任何戰爭都不一樣。環繞灘頭的地面，具有它的特點。那裏有峻峭的山脊，長滿着高及胸部的野草，幽谷疊出，荆棘塞路。日本鬼子像走獸一般在叢莽中爬行。美國陸戰隊對於這些山脊非常愛好。因為他的武器，特別是大砲，可以控制山谷。但是爲了追求他們的目標，也是常常會陷於迷亂中的。

日本鬼子大半靠齊鬼祟行徑，狡猾和欺騙。有時他們大羣進攻，喧聲震天。有時他們却又單個

滲入，悄寂地像一羣大野貓。狙擊兵一如他們在非律賓羣島上的藏躲方法，穿着肥悍者的護身甲。他們前進的時候，手持白旗，然後拋擲手榴彈。有的背上縛架着機關槍，到時候就匍伏在地，讓他的同伴撥動機槍。他們常常使用英語。他們常常記住一些人的名字，然後囁叫：「曼雷先生，撤退！」一位在前線遠處的陸戰隊員無線電收音機中聽到消息，就要詢問怎麼回事。這又是日本鬼子作怪，因為答語是簡略的英語：「我的陣地很好，謝謝你。」

整個說來，美國陸戰隊用的是比較直捷乾脆的方法。許多人不同意他們，說他們很少從獲俘虜。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生性殘忍；這正是這次戰爭的特點：即不殺人便被殺。

截至十一月初為止，美國陸戰隊殺了五倍於他們所損失的日兵。還是他們在三次大戰和多次前哨戰中所收的戰果。第一次戰爭發生於灘頭的東面。當時有一營的日軍，企圖在一個河汊地方渡過馬丹尼高河。機關槍同坦克把他們捉住，結果在沙灘上和森林中尋得了六百七十具的屍體。第二次是發生於九月中旬，當時日軍企圖渡過龍加河南進，幾乎就要進入機場，但最後被遏止住。他們死亡了五百個人。第三次戰役是陸戰隊的首次採取攻勢，時間是在十一月底。當日本人想越過馬丹尼高河西進而攻擊灘頭的時候，即被美軍捉住，被迫撤退了十英里。在這一次戰爭的過程，有二百個日本鬼子被殺。

瓜達康納爾島上的美國空軍力量是具有極端的重要性的。美國飛機在一條日本鬼子造好了的跑道上工作，飛機交到機械師手裏，他們穿上工人裝，手持電筒在黑夜裏工作。飛行員一天出動兩

三次。他們每晚在步兵掩蔽體的壕坑裏睡覺。他們從不抱怨。而他們永遠勝利。到現在美國飛行員打下了四百架日本飛機。遠在一九四〇年八月，那時「不列顛之戰」正在最高峯，皇家空軍射下了一千零九十一架德國飛機，不過他們每天要碰到千百架的敵機。依此比例，所羅門島的紀錄更是光輝燦爛，「一面倒」的形勢了。

陸戰隊飛行員去駕駛不同種類的水軍飛機：其中有負責偵察和偵察的肥胖堅實速率不大的SBD；作戰用的格拉曼TBF（只要能夠主動地飛到最高點它每次都有獲勝的把握）；還有負着散布魚雷和轟炸使命的TBF。幫助陸戰隊空軍作戰的，則爲海軍航空隊和陸軍駕駛員等。

截至現在，就是日本的最好的飛機，還不能算是它們的對手，據目擊當地情形的觀察家談，在中途島和其後效果毫無的海戰中，日本已經損失了很多的小飛機和小飛行員。他們不得不派遺生手，參加瓜達康納爾之戰。被擊落的飛機均有製造廠所一九四二年的鈐記。參戰的零式飛機，該計比較更見低劣了。

美國的空軍力量在那裏逐漸加強着。重轟炸機開始從新喀里多尼亞和新赫布里底斯出動，一如麥克阿瑟將軍在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活動範圍。在十月底，重轟炸機往襲拉布爾，低飛於梳槽之間，沉傷日艦十艘。

截至十一月初間，漢德森機場上的航空員，仍佔上風。不過漢德森機場（也就是陸軍的最遠根據地，）僅是日美空軍對陣的一小部。日本也許要發揮它的航空母艦的力量。目下他們已顯然地

向這一方面下手了。

太平洋戰爭是一個鏖鏖必較的戰爭。所以葛德格里夫特最大而永難去懷的憂慮，就是關於供應問題。他的軍需從未感到太多過。

日軍幾於能够隨其意之所之而在瓜達康納爾登陸。他們是先從海面轟炸岸上美軍陣地的。

當地海軍最高指揮部，參照着中途島的戰役，把情形考慮了一下。他們預料日方將要移轉爲後方勤務的戰爭。但是日本已經在中途島受過慘酷的教訓，乃開始施用由海上的滲入戰略。只有一次，在八月廿四五日之間，日本鬼子像是落入陷阱。美軍探尋到日本的艦隊，立即進行攻擊，大概擊沉了它的小航空母艦龍翔號，擊中了幾艘巡洋艦和一艘主力艦，或者另一航空母艦受傷。但是我們也不是沒有損失的。

日本加緊施用他們的海上游擊戰術，在海面或在海底，曾經有一個月之久。美國海軍不會辨認出它們而予以還擊。但是他們經常保持着充分的軍需品，以應付未來戰爭之用，不停息的在佈滿敵方潛艇的狹窄海面上巡邏，損失不能避免。

同時，日本鬼子也削減了美軍的實力。在戰爭開始之初，他們發動奇襲，沉沒了美國巡洋艦威辛尼號，阿斯多里亞號，和奎西號，還有一次夜襲的時候，澳大利亞巡洋艦坎伯特號沉沒了（這事是需要好才月的時間才能說明的。）同時日本鬼子至少還毀了三隻小的改造了的驅逐艦，它們曾經作爲陸戰隊運輸艦隻，而盡過光榮的責任。

後來他們認爲施用這種海上游擊戰術，已經把美軍實力消耗的很多了。日本鬼子才又覺得他們自己的合適的時間，傾其全力發動新攻勢。

海軍中將高繡萊已經解除了他的整個軍事行動的統帥職務，代替他担任南太平洋司令的是海軍少將。海軍少將起來比官廳還要誠懇，在整個美軍裏面他是以堅實，進取，不休息聞名的。今年一月他曾經領導馬欖阿羣島光榮的進攻，同時更担任許多種的閃擊。

如果沒有許多戰略家在前線的後面指導，分配物資，便是勇猛像海爾賽這樣的一位人物，也是無法支持萬德格里夫特將軍的作戰的。一個小隊的空軍，若以歐洲相比，真不啻九牛之一毛。但因爲它能够接濟疲倦士兵以飲食，也能够幫助美軍在瓜達康納爾島上獲得許多的小勝利。

萬德格里夫特將軍不是一位生龍活虎的陸戰隊軍官型的人物。在他服務三十年的大部時間中，全是過着安詳的腳踏實地和不出風頭的生活，永遠願意幫助別人，是一位忘了自我的利他主義者。

瓜達康納爾之戰

他的第一個而未爲他所歸依的上司，就是那位暴燥而誇張的伯特勒。後者乃是過去三十年間最著名的軍人演說家。他的其他的大部事業，全是作別人的助手。在一九三七年，他被派充任陸戰隊司令荷爾克姆將的一等祕書，後來，又成爲他的副手。去年春天，他的朋友托萊少將邀他担任陸戰隊第一師副師長。那時第一師正在新康乃克提克州的新河受着訓練。

最後萬德格里夫特實際上取得第一師的指揮權。就任師長不久，他就完全出於自動地領導陸

戰隊作一個有史以來的重要冒險。

但是在所羅門，這一位安詳的，心平氣和爲他人服務的人，已經證明完全能够自力更生。從來不覺不適當的脾氣，永遠快活，把信任和忠心灌輸到和他一起的上級和下級的工作同志。他的體質良好，有忍耐力，愛家鄉的觀念大過任何人。他很忠實地給他的藍眼子，性格溫柔的太太米爾格萊德寫信。在不景氣的時代，她是受過很大的折磨的。葛德格里夫特常常驕傲地談論他唯一的兒子阿吉爾。他現在也在陸戰隊中任少校，駐紮廣提哥地方。並且在瓜達康納爾濕昏的天氣中，他常常描繪他如何去刈割華盛頓州狐狸村的綠草，和在黃昏中炭火態熊的爐邊如何飲和他的朋友政論家路易斯月且天下大事。

某一個晚上，葛德格里夫特忽然提起：傑克遜乃是他最喜歡的將官，路易斯就問他爲了什麼原故？他說：「他可以用很少作成很多。L真的，藉着很少數的支持，他來到所羅門了，一般人正企圖他背起沉重的負擔。做出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來，使着太平洋戰局趨於平衡。如果他能够成功了，那末應該歸功於他的一種品德。這種品德他在一封告將士書中說得很明白的：

「戰爭隨時隨地都可以與敵人接近。只要我們能不怕死的將士，能予敵人以堅決的打擊，那麼，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把他們驅退。上帝是歡喜具有勇敢的堅決的意志的人的。」
所羅門戰局已經擴大到灘頭以外了。它很可象徵着太平洋的整個形勢。

馬河戰鬥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廿三日「生活」，赫爾賽著

威達康納爾島上馬丹尼高河第三次會戰，是典型的小衝突。這種小衝突在此次戰爭勝利以前，我們的士兵，怕還要經過幾千次。這種衝突，比起斯塔林格勒，或長沙，或艾爾阿提敏的幾次會戰來，算不得大接觸。稱之爲會戰，已經有點過分。但是它却使人嘗到會戰的味道。

美國人中，很少有聽見過馬丹尼高河的，至於該河的第三次會戰，更是不消說了。馬河河水是淺黃色的，蜿蜒於一個荒谷中，離漢德森機場約五英里。當我抵達瓜島的時候，我們的部隊還沒有到達馬河。日軍擁有相當的實力前進，顯然要獲得一個據點——這是他們進攻我們的第一次動作。這時我們的軍隊不得不及早向河邊推進，并強迫敵人退到河的那邊去。

馬河的前兩次會戰，便是那樣的企圖。第一次，我軍想正面作戰，但人數不敷。第二次採用包圍的戰鬥，但作戰人數仍嫌不足。這第三次，敵人的兵力不斷增加，一定會……

「好，吹號吧，已經六點鐘了。弟兄們，大家出來。吹號吧！」

雖然才六點鐘，而且天變微亮，但辛姆斯上校營房中的士兵馬上起來，忙著刷牙，刮鬍子，收拾行裝，擦磨那已擦亮的步鎗。

有人傳言：「六點半鐘有彌撒會，願意的請參加。六點半有彌撒。」那天早上出席的人很多。在那宗教的儀式中，却發生一點異教的風趣。有四隻鸞飛進蓬帳中來，一個年青的水兵就說：「右邊去，我們的運氣一定好，」他的神氣如同一個羅馬聖人一樣。

前一天晚上，辛姆斯上校對管伙食的軍官發出一個最後的命令說：「明天的早餐必須很好而且分量多，還要熱。如果我們餓了兩三天回來，發覺你們大吃特吃，小心有人要被鎗斃。」

早餐確很豐富，這是三天內最後一頓好飯。桌上有大盤的波羅蜜，豆子，奶油牛肉片，炮葡萄飯，餅干，罐頭牛油，糖漿，咖啡。

各單位整隊待發的時候，第一次炮轟開始——第七十五和第一〇五隊的炮聲隆隆，一分鐘後，對方還炮。八點半開始出動，路程相當遠，辛姆斯上校的營幕離馬河約八英里，但因為地勢的關係，至少須移動十五英里，才便於接嘴。

隊伍漸漸安靜下來。大家的步伐，起初有意不整齊，後來開始認真，最後大部分都合拍了。在那不十分平坦的道路上，開始發出有規則的足步聲，使我想起新聞片中可見的情形：即柏油路上操練和後面的歡呼聲和軍樂。事實上我們亦有一個軍樂隊，可是隊員攜帶的是急用品，救護牀和

步鎗。

起初穿過一個茂密的荒林，然後走進一個草原。草原的邊緣是一帶荒嶺，好像長城一樣圍着。剛要達到第一個山嶺下的時候，站在隊首的辛姆斯上校就回轉頭來說：「休息十分鐘，到路傍躺下。」

辛姆斯上校的執行官夫里斯比中校盤着腿坐在草上，大聲對我說：「你願意聽聽我們的作戰計劃麼？」

〔李將軍的計劃〕

他說：「辦法很簡單：我們知道日本鬼子已經進到馬河河口的那邊。亦許他們有些人已經過來了。我們的目的是盡力切斷他們的退路，并殺死或俘虜他們。那些爲我們所不能包圍的，就要把他們趕回去。」

愛德森——那就是愛德森上校，第一海軍砲隊是他訓練的，——他會把敵人堵截於河口，使日本鬼子以爲我們打算在那裏強渡，實則由衛林在河口的上游相當遠的地方強渡，然後順着河岸而下。韓勒根會帶領一部份隊伍在衛林的後頭，可是更進去一點。如有必要，另外派一隊人從海中繞過去在日本鬼子背後登陸，以加緊包剿，這很像李將軍在奇卡何米尼所用的計劃。他當時亦叫馬格魯德故意在河的南岸示威，而派希爾和朗斯特里等三人跨過幾道附近的橋，另由賈克遜從

背後去包圍。我們現在并不是完全抄襲那計劃，只是大體上採用他的主意。我們的辦法的優點是：如果衛林前進被阻，亦不至於連累韓勒根和浦勒，那時，我們可以修正策略。」

「我想這可以辦得到。」

「大家起來走吧。」

全隊癩洋地前進。繞過一個山嶺，經過第七十五隊的砲隊，穿過一道鐵絲網的缺口，然後踏入人烟絕跡之境。這時全隊士兵毫不像一個操場上的軍隊，只像一隊西部的開發者或掘金者們警戒印第安人的情形。大家所帶的武器亦不一律，隨各人所好。大多數攜帶一九〇三年的舊式步鎗，少數人帶布朗寧式的自動步鎗，差不多每人都帶一把刀，或吊在皮帶上，或綁在行裝上，或插在腰上，有些人帶了鏟，許多人帶手鎗，衣袋裏塞滿了手榴彈。有些人覺得一把刺刀不够，帶兩把，甚至還有兩把日本長刀，但最出色的或許要算米勒索打州與古斯塔鎮的卡格尼理長衣袋中的那一件難看的武器：一個十二吋的螺旋機。

我問他寫什麼帶這東西。

他說「啊，不知怎樣弄到我身上來的。」

「打算什麼時候用它呢？」

「難說，或許在附近同日本鬼子打起來的時候，會要尖掉刺刀，那時便用得着了。」

走到最後最高的一個山嶺時，我同辛姆斯上校走小路穿到一條海傍的大路。我們徵用了一輛指

馬河戰鬥

揮車，儘量乘坐，直到不能行爲止。這一股路正是愛德森上校阻敵的地方。我們訪到他的駐紮地。

愛德森上校並不是一個凶狠的人，他幾乎有點害羞的樣子。可是他或許要算美國軍隊中五大戰鬥指揮官之一。他說：「我希望經過這次作戰後，日本鬼子對於美國的戰鬥人員多少要點敬意。」他的語音很低，要聽進去才聽得清楚。他說：「我對日本鬼子很佩服。他們想把印第安人的作戰方法應用到二十世紀來，他們採用所有印第安人的詭計來破壞我們的士氣。他們都很不錯，但是——他的音變低了，而且有點不自然地說：「我想我們比他們更好。」

愛德森的前哨指揮崗位是在製欄樹的盡頭，有一個土坑和一個軍用電話吊在一棵椰樹上。我們走近他的時候，他正盤着腿坐在地上在向他屬下的一個單位通話。

他打完電話時，辛姆斯問他局勢如何，他說：「只有過小接觸，在河的這邊，我們只遇到一連日軍，他們的地勢似乎很好。」

「希望這些傢伙不要走。」辛姆斯說。

「不要這樣想。他們似乎有些小鋼炮在河的那邊，我認爲他們那邊很穩固。」

我在愛德森的這指揮站，第一次聽到緊密的炮火聲。最多的是步槍，偶爾一陣機關槍響，如同用刀撕布的聲音一樣。前面我們可以聽到炸彈落在荒林中，和M1式飛機的機槍聲。一個小鋼炮隊就在我們前頭，特別吵人。因爲指揮官是一個舊式的嗚嗚呼喚的人。最奇怪的是我們的炮彈

從頭頂飛過去的聲音。這裏大概正好是彈道的最高點，發出一種柔和的聲音，好像一個人吹門鎖孔所發的聲音一樣。

我打聽那特別吵人的小鋼炮隊，據說那指揮官只有在海軍陸戰隊裏才找得到。這就是婁達亞門炮兵班長，據說差不多有兩百歲，我馬上見到他——是一個巨人，一臉灰色的鬍子，大肚子，岸然不可侵犯的樣子。他年紀很老，當初很難決定應不應該讓他參加所羅門戰役那樣危險的工作。他的身體太大，在貨網上爬上爬下，很不方便。上船前的一天，他聽見人家在辯論他的年歲問題，他就出去指揮裝彈，大聲喊叫，以至於完全發不出聲音來。第二天早上大家告訴他可以同去。

現在他來了，這證明他就是活到一千歲，亦還是海軍中最好的鋼炮手。我們經過他的時候，他照例是不耐煩。他要不停地發炮，可是有人要他打住。他咆哮着說：「等，等，等，等來等去，一定要等出亂子來……」

接濟的兩點多鐘，我們守着他們等，幾乎等出禍來。這是我們隊伍的裝水。大家把水瓶的水喝完了，誰亦不知道要什麼時候才能再得到水——而水是人類忍耐力量中最可貴的東西，所以裝水是極重要的。

〔裝水太費時間〕

不幸的事件是發生於他們裝水的方法。水是來自一個大水槽，是用卡車拖來的。水槽只有一個

馬河戰鬥

栓口，各人排隊，打開栓口，將水瓶置於口下，然後再關上。這要費時間，太多的時間。

我們離開密海的路，穿過一系列與馬河平行的荒林狹谷。現在我們真正進入陣形了，有人傳言要大家注意游擊者。我們是向上坡走，偶而經過一個草丘，然後又回到深林中去。這深林是人跡不到之地，幾乎可以說是有毒的地方，緊接着路的兩傍，是不知名的樹木和藤。

下午三四點鐘，我們的行列來到一個平而闊的山頂上，可以俯覽全部戰區。這裏我才懂得所謂「戰霧」的意義。起初我們以為知道自已的所在地，後來曉得錯誤了，我們不容易確斷我們的所在地。馬河為許多山嶺所遮蔽，看不出它的方向。

幸而我們地勢高，看得見海岸線；因此我們可以測量我們的位置，有一個拿一個小軍用羅盤來測方向，然後根據羅針在地圖上畫兩條線，算出我們的位置來。

浦勒中校的隊伍正在後頭跟上來。辛姆斯上校明白我們的所在地以後，就告訴浦勒，我們必須前進，即使我們抵達預定的野營之前或許天要黑，亦顧不了。浦勒自己亦是一個最蠻幹的軍官，一開始便勒不住。他對他的隊伍常引以自傲，他的隊伍對他亦如此。當辛姆斯上校要他前進的時候，他挺起胸膛，鼓起臉頰說：「那很好，沒有再好的了。我的弟兄準備在路上過夜。如果要前進，只有這樣辦。」

夫里斯比聽到這些話，就說：「我們知道你的隊伍厲害。問題是這些山路上沒有那樣多馬鞍給你們作枕頭。」

我們前進着，日軍的槍聲亦漸頻繁。有時突然間一顆子彈嗖的一聲從我們頭上飛過，如同蜜蜂叫一樣，一時幾百人不禁地縮縮腦袋，雖然子彈早已過去了。最糟糕的是在前面一個山谷裏和我們左邊，那裏衛林正在企圖強渡，他的隊伍不但遭受步槍的射擊，而且偶爾有機關槍和小鋼炮。我一望幸姆斯上校那少數部隊的臉孔，就曉得他們不再是誇嘴的小夥子了。他們現在已成了我的朋友：如C.B.比爾·拉爾夫·歐文·特德等。山谷中的音樂幾乎使他們變成長者的樣子。

當晚我們的野營是在那山谷上頭的一個嶺上，我們剛把收音機和軍用電話裝好。就有傷兵從山谷中湧上山坡來：年輕的傢伙用繃帶和圍巾一樣包着他們的脖子，或把手膀吊起來，或脫下了襯衫在胸前現出紅白色的一塊來。他們沈默地掙扎着爬上那六十度的斜坡，絕對地沈默，沒有生命地枕着，他們的眼睛裏隱藏着痛苦。

靠近赤道，太陽在六點鐘出山，六點鐘下山，一年到頭都是這樣。那天晚上六點一刻的時候，差不多天黑了，低雲四垂，若有雨意。

我們在十二點鐘以來做了不少工作。早餐雖吃得很飽，但現在餓得很，這裏又沒有好東西吃；吃飯的禮貌更是談不到，隨時隨地打開食物就吃。主要的菜是兩種配給品——十五兩細切的豬肉青菜，剛從罐頭中取出來的，冷的，可是好吃。還有丁種配給品做點心。在家裏，這要算是最難吃的，雖然營養很好，但好像是一個養病的藥方一樣：巧克力糖，四兩（等於六百加洛力沙糖），奶粉，椰子油，麥粉，凡尼拉，和二百五十公分的維他命B。這些東西在這山上要算很好。

〔珊瑚礁上不是安樂窩〕

我們的野營漸漸安定下來過夜。大家各自尋找自己認為舒服的地方。但沒有多少地方可以找，因為瓜達康納爾的山嶺是從前由海中浮出來的，在構造上十分之九是珊瑚礁——這裏不是安樂窩。

C.B.在天色漆黑以前，居然還有心思去找一個安適的地方睡覺，這點我就辦不到。他所找到的地方是在山頂下面的一邊——這樣在天亮的時候，光線為山頂所遮，山嶺那邊的子彈亦打不到我們。他居然找到一塊十二呎寬六呎長的地方，那裏的珊瑚礁亦特別細。他看見我被絆倒和咒罵珊瑚，就叫我去。我把行裝和水瓶取下把長外套摺起來躺下。可以做枕頭用的只有我的行裝（裏面盡是些罐頭）或鋼盔。最後我發覺最舒服的辦法，是戴上鋼盔讓它去和珊瑚爭鬥。

「你覺得我們的水兵怎麼樣？」C.B.問。
我告訴他，我被騙了。

他說：「他們很不錯，雖然許多人是阿木林，但他們很熱心爽快。這些士兵間沒有什麼怨言，還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是自動投効的。如果他們之間有一個人多嘴，軍官就說「老麥，誰叫你來的？」這樣一來他就不多說了。另一個原因是這些人是真正的上等人。在平時，應募者裏面，只有百分之二十被取。事實上軍官和士兵唯一的分別是運氣，機會好就升官。」

突然之間，好像一個小孩子在牀上聽故事忽然睡着了一樣，C.B.的呼吸加緊而有規則了。我却

不能入睡，很不痛快。

我的臥房是空洞的天，不時有一〇五釐的炮彈呼呼地從一個窗戶穿進由另一窗戶穿出。這裏的聲音沒有什麼柔和可喜。炮彈落下的地方離我們睡的地方不到兩百碼，炮彈落地的聲音很爲特別。通宵都聽到敵人對着我們的山嶺胡亂放槍。

過了五點鐘我才入睡。五點半開始下雨，我又醒來。其餘的人亦醒了。外套很有用處，可是雨的侵襲比日本鬼子厲害。不久身上一塊一塊的濕了，同時冷了起來，大家都非常難受。唯一的安慰，是知道那邊的日本鬼子一定亦很難受。

[等，等，等，等]

戰爭有十分之九是等候——排隊等吃飯，等升官，等信，等空襲，等天亮，等救兵，等命令，等前面的人出發，等替兵。那天早上，在一個普通人看來，時間是那麼重要，而我們却等着。我們的計劃是等衛林強渡，他們強渡後，辛姆斯的隊伍在韓勒根和浦勒之下亦會跟蹤過去。

那天早上的炮火和飛機，在我們這山嶺上看得異常真切。最精彩的一段是海軍中最漂亮的飛機過來投下兩串十二個百磅重的炸彈。從我們這裏可以看得見炸彈離開飛機，可以描寫它們的拋物錢和降落在目的地。我們的山嶺上和附近一個山嶺的海兵都站起來歡呼。

投彈停止之後，有些巨大的鳥在荒林上空驚慌地盤旋着，下面有日本鬼子亦在驚慌地兜圈子。

比爾無疑在想著他們，低聲地說：「戰爭確是好玩，可是和平更好玩。」

我們靜候衛林成功。有幾個人爬到一個高聳在河上的小山上；我們可以看見衛林的隊伍正在下面做他們的艱苦的工作，我們亦可以聽得見他們的炮聲，可是看不見什麼行動，因為樹林太密了。九十點鐘的時候，我們看見七個日本鬼子跑上那邊一個燒光了的山嶺。離我們處有二十呎的地方，有一枝機關槍向他們掃射，他們慌忙躲藏。一個炮手高興地說：「你聽槍聲多可愛，那是全隊中最好的槍，亦可以說是全軍中最好的。」

上午十一點四十分，衛林部隊的第一批在河那邊的山嶺上出現。一個信號兵告知我們，他們的所屬，免得我們向他們射擊。十一點三刻，衛林遂偕回來說強渡已成功。韓勒根的人開始出動，我亦決定加入一個單位下去。

李高上尉正站在小雨中要帶領他的機槍隊前進，他毫不像殺人不眨眼的人。他的面容像一個小孩子，眼睛下面有大黑圈，這是疲勞與操心的結果。鼻下一撮小鬍子，並不十分濃密。

我們站在一個三百呎高的岸上的一塊草地上。崖下一條小溪，流入馬河。李高上尉的使命是掃清山谷中的敵人，推進到河邊，實行強渡。

強渡應當是很容易的，因為衛林的隊伍正在日軍的背後活動，使敵人中計。但是衛林遭到困難而就攔了。所以李高上尉的使命在沒有出發前便註定了要失敗——可是他不知道。

我問他，我可否一起去。他說「你願意去就去。」他似乎以為願意去的人是瘋子。我的勇氣完全

是因爲被塗的關係：如果我知道軍隊的經過，我決不會去。

這是一隊老兵，他們曾參加每一次會戰，所有的苦戰，他們都在內，只有愛德森的衝鋒隊或許可以同他們比比。他們已經傷亡了二十二名，大家都疲倦了。上次大戰中士兵很少在前綫停留兩個禮拜以上，可是這些人到瓜達康納爾已經有兩個月了。他們是老資格，自信力很強，但仗是打够了。

我們排成單行走下山谷。我是在李高上尉的後面。全隊的約半數走在我們的前面，半數在後面。隊中的正當的武器是重機關槍，折下來拾。許多人兩手拿了子彈箱——在這種地方特別覺得笨重難帶。有些人帶步槍，李高上尉和他的幾個連長有布朗甯自動步槍。

〔離開五步〕

我們涉過溪流之後，樹林突然密了起來，這是真正的敵境。我們一聲不響地前進，李高上尉向他前面的人和我耳語，叫我們傳言大家互相離開五步，免得被敵人一次射死許多人：「離開五步……離開五步……離開五步……」

我們走過那似乎渺無人跡又似乎滿伏敵人的荒林時所感到的寒心，是描寫不出來的。各種鸚鵡的尖鳴突如其來。有一種鳥聲，如同人們用指吹出的尖聲一樣，一連三響，非常難聽——另有一鳥在敵境深處回答。

我們偷偷地前進，心裏越來越緊張。前面又有人低聲傳言下來說：「小心注意左右兩邊……小心注意左右兩邊……」

其實我們無需這種警告，誰還敢怠慢。後來聽到前面的人把子彈裝入槍中的聲音。

大概因為我不是一個好軍人，眼睛只望着地下，而不望那些樹上，因此發見第一件真正的敵物。在路的左邊一棵大樹下，我找到一個綠色的頭網，很小，和小魚網差不多。我把它拾起來，拍拍李高上尉的手膀，給他看。

他毫無表情地點點頭，只用嘴做出說「日本鬼子」幾個字的樣子，但沒有發出聲音。許久以後，我才想到望望樹上，什麼也沒有。

再走一會，我看見一槍步鎗倒在溪中，鎗柄很短，鎗身很長——不像任何美國鎗。我又指給李高上尉看，他又點點頭，並做出說那幾個字的樣子。

〔敵人第一樣〕

我們現在走得很快。大家挺直身子走，我覺得奇怪。我似乎看見荒林中有人伏地潛行，至少是用四肢爬，和鼠類一樣。但我們連腰亦不彎。

前面突然響起一聲槍響——尖銳的日本式——這樣就打破沉默。馬上有人傳言下來叫停住。

接着不久就聽見一聲槍響。我們停下來在一種等第前進——在李高上尉，貝爾德，班多，布林

查。忽然其中一人低聲「天啦，如果有一塊糕吃吃我就滿足了。」

另一個人說：「我却想吃獅子頭。」

第三個人說：「我要蘋果葡萄乾和肉桂，用南方的做法。」

大家又開始前進，不再有槍聲，亦沒有下什麼命令。現在我知道前頭的確有敵兵，全隊裏有許多臉孔擔心他向上望。

再走一百碼，我吃了一次大驚。我正同其餘的人向上望着，忽然看見左腳下有一個水兵屍首。

李高上尉回頭望了我一眼。這次他的嘴唇沒有動，但是從他的悲痛的臉上，表現得很明白他是在罵一聲「混蛋的日本鬼子。」

我們繼續前進，反覆地渡過了幾次那條溪流，下游漸漸寬而緩，似乎離馬河不遠了。前頭已經有人過河，似乎沒有遭到反抗，相信衛林已經掃清了對岸，我們只須向前推進，或許有一兩個敵人有待我們來捕殺。

隊長和我走到離馬河約有七十五呎地方就發覺我們的揣測錯了。

起初一聲鎗響，幾秒鐘後四面八方都向我們發鎗。對岸的機關鎗亦向我掃射，但最可怕的是日本鬼子的小銅炮亦放起來了。

日本鬼子的計算非常精確。馬河只有三四個天然的渡口，這是其中之一。他們就依此用計。他們安置好了機關鎗，隨時可以對着溪流和馬河會流的那一塊荒林角掃射。他們有射擊隊散在河兩

準的各處。小鋼炮亦是對着那塊尖角，他們的計劃是讓我們完全中計以後才開火。這計劃現在成功了。

如果我們是步兵，或許不會中計。英勇的步兵帶了步鎗和手榴彈，會把敵人的巢穴掃除。李高上尉的困難，是不能使用他的武器。重機關鎗需要相當時間，才可以裝配起來。在那狹谷中，他的隊伍雖然亦很勇敢，但只裝好了兩挺機關鎗。

小鋼炮的炮火實在可怕。因為和這比起來日本鬼子的鎗聲，和機關鎗火，那種高而尖的聲音，只是使人討厭，可是小鋼炮的炮彈每次爆炸，必有死傷。

當那可怕的炮彈開始落到我們頭上來的時候，我們好像土虫一樣，急忙找孔隙鑽，——如樹根下的孔穴，小溝等，炮彈約每隔十秒鐘落一次，都落在我們附近，有時相隔五十碼，有時二十呎。同時步槍和機關鎗不斷地向我們射擊。我們自己的鎗亦時時答以深沈響亮的聲音，可是還不夠。

單就個人說起來，這些水兵並不比世界上任何戰鬥人員差。但是一旦恐懼在那塊被包圍地方成了流行病，沒有人能够抵抗。他們所受的理論教育根深蒂固，逃走的時候，亦沒有忘記那種公式，不久就有人低聲傳言下來，叫大家後退。大家就向後退，起初很慢，後來就狂奔。

〔李高上尉的功績〕

這時候那樹下有黑團的李高才表現他是一個好軍官和成年人。雖然四面八方都有人放鎗，雖然機關鎗和小鋼炮，他還是直挺挺地站立着，大喊：「那個命令是誰發的？」

大家馬上停止了。

然後用諷刺，命令和好話，他不但把士兵擺成陣勢，而且鼓起了他們的鬥志。我知道李高才尉同我一樣害怕，因為他是最有人性的。然而他號召那些士兵的態度，却異常冷靜。

當他把部隊佈成陣形的时候，馬上預備把他們有秩序地弄出來。他知道那地位是守不住的，留在那裏只有犧牲幾十個人，這些人活着還可以有效地作戰。他不能使用他的武器，衛林的隊伍明明沒有擾亂河那邊的敵人。所以他招呼一個信差，在黃色的通訊紙上寫着請求准予撤退的字樣，新信差到後方去，然後低聲下令後撤。

現在由救護隊和軍樂隊來表現他們的英勇。他們走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搬移傷兵。我亦加入他們，因為我認爲那樣可以使我們早點離開那鬼地方。

我加入的一隊，受了可怕的創傷。他們外表上看不見傷痕，亦不流血，只像被一種神秘的戰爭細菌所侵襲似的，使他們呻吟，支着腰間跛着走，他們是傷於空氣的震動。

救護隊人手不敷，只能顧那些不省人事和受了腿傷的，所以對於這些震動受傷的，不能照顧，簡直像盲人騎瞎馬。我徵用了三個沒有受傷的士兵，開始半抬半拖地把這些震動受傷最厲害的人救走。

雨水和足踏把道路弄得很快，就是一個健全的人單獨行走亦會碰交。在坡度太高的地方，須伏在地上爬，攀着樹根和竹幹而行。有時候滑走、爬行、步行、滾、涉水，或和醉人一樣，搖晃着走。有一個人不停地用拳頭打他的頭部，另一個入用手掩着耳朵。有幾個人的腿斷了，其表情和足球隊員受了傷的時候一樣。

〔一個受傷者和他的班長〕

一個人震動受傷最重，如果不是他的勇氣，早就不省人事了；我叫他約翰斯密，雖然這並不是他的名字。有時我們抬着他，有時我挾着他走。走了不遠，有一個救護員看見他非常痛苦，乃替他在手上打了嗎啡針。斯密的胸部陷入，一條腿震動得幾乎沒有用處了。

我們掙扎着前進，他不斷地打聽他的班長，並求我：「不要丟掉約翰遜。」約翰遜是我替那班長暫時取的名字。

我漸漸明白其中情形了。斯密和另外的幾人是一挺機關槍的槍手，那挺機關槍即是裝好使用過的。約翰遜班長是該槍的指揮者。當他們正在特射的時候，一顆小鋼砲彈在他們的附近爆炸，把他們都震倒了。大部分人都躲避。但約翰遜又跑回崗位，正好又飛來一彈，離他更近。

我們各方打聽約翰遜是否和我們在一起，但他不在。有一個人說「他是完了。」
斯密說：「他不應該回去，他為什麼要回去？」

一路上斯密喃喃地念着他的朋友約翰遜班長。

越走，似乎越難走。大家都累了，受了傷的人都慢了下來。有些地方太陡了，非把斯密安置在泥濘中將他滑到十呎下的溪流中去不可。另一些地方，走上坡我們得用手挽手接成一串六鏈，慢慢地把他弄上去。離開農林時，天已黃昏了，走到最後一個絕壁懸崖時，連受傷者和救護者都分不清了。我們把受傷者交給牛醫生，他是海軍外科醫生，在那最後的山巔上設了一個急救站。

李高上尉帶他的人走小路先到，我正在同他談話的時候，救護員們趕下去找約翰遜。我到的時候天已漆黑了。我們要記得那裏到處有敵兵，只要稍露聲音，小鋼炮就會如雨一般落到他們頭上來。他們問約翰遜「怎麼樣？」他說「我想，不要緊。」他們用兩枝槍和一件長外衣做成一個臨時的救護牀，把他抬走。他受傷很厲害，只一息尚存。

他們找路的唯一辦法，是隨着一根電綫走，這根電綫是那個接綫員帶到那醇熱的山谷中去的。在黑黯中很不容易前進，而且常常要停下來休息很久。

受了傷的人說話是不講究修辭的；有名的幽終遺言往往是事後修正的。約翰遜對伊薩克班長和普萊脫的話，只是要求：「幫助我生起來，啊天啦，我的肚子好痛。」……不久他輕輕地說：「我只願能睡得着就好了。」這願望實現了，他平靜的睡着了。幾聲短短的呼吸，然後呼吸亦停止了。

我總沒有查出那山谷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傷了多少人。但我知道牛醫生使死的人數少了一個。

有人送來一個將死的軍官。他受了震動，面色如土，手冷，脈搏亦察不出。左膝爲小鋼炮的彈片擦傷，右手亦中了碎片。牛醫生知道只有血漿才能挽救這個人，而且要大量的血漿才行。

他不能生火，同時却要使傷者暖和。爲此大多數救護員都讓出他們的外套。他狂熱地工作，最初把外套蓋上傷者，然後，蓋上他自己的頭和肩膀。第一個單位二百五十個東西，還沒有完全打進去，病人卽已甦醒過來。第二個單位打進去，他已能說話。到了早上他已可以用軍用電話講話，並讓人抬下到海傍的路上去，坐一部指揮車回醫院。

經過了一天的恐怖，第二天早上的日出，在許多水兵看來，是最美麗的東西。比爾說：「那一個不覺得它美麗的，就不配活在世上。我的母親一定願意看。」親愛的媽媽：你應當看今天早上日出。

現在作戰是照預定計劃進行——這是「相當成功」的正式說法。上午十點二十分側翼的先鋒隊已到達河濱。知道大多數日軍已在夜間撤退，把受傷者亦帶走了，他們明明退得很匆忙，留下許多裝備。他們丟下屍首兩百具。我們的水兵只死亡六十人，——這是在瓜達康納爾作戰以來任何一次內最大的死傷。

這次會戰中最凶猛的接觸，大概是發生在馬河口。有兩個整天，愛德森都不能鏟除在馬河東岸掘壕據守的日軍。最後在第二天夜裏，他召集他的衝鋒隊，這是瓜達康納爾的敢死隊。他把他們安置在日軍與尖洲之間，這尖洲是日軍唯一逃命的去路。

馬河戰門

在那漆黑的夜間，日軍來一次拚命的衝殺。他們瘋狂地攻入衝鋒隊陣地。有些人悄悄立上我軍近傍的坑裏，使我們不知道這些人到底是退下來的友軍，還是進攻的敵人。不久就是短兵相接，我軍佔優勢，因為死中日人屍首比我們多，我軍的衝鋒隊死亡十一人，日人屍首有六十具。這樣在三天之內，我軍有一部份的感動。我們把日本兒子趕走了，但是所殺死或俘虜的人數，還沒有我們所希望的那樣多。而且我們自己亦損失太大了，可是因此得了些痛苦的教訓：例如不要爲了裝水那種小事而就擱太久：戰場的交通，要方便。

但是他們作戰很英勇，而且比敵入好，他們已表現他們是男子漢大丈夫。有男子的力量印痕點。那對於我這非職業的傍觀者給與了一種新的信仰；就是美國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戰勝。

日本如何企圖奪回瓜達康納爾？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每週新聞」美國退役海軍上將布拉特

(Admiral William V. Pratt U. S. N. Retires) 著

十一月中旬瓜達康納爾海外一度發生劇烈戰事。日本人的目標雖然是想把瓜島重新奪回，而不是爲了爭取海上的控制才發動攻勢。日本的計劃分作兩部進行。第一是轟炸。轟炸隊是由海軍軍艦組成，沒有軍隊和給養運輸船隻以及航空母艦跟在一起。目的是把瓜達康納爾，它的飛機場和軍事據點置於重砲火之下，經過這一佈置第二步計劃就可以進行。

第二步就是實行以大軍在瓜島海岸登陸，增援原在島上之軍隊。參加登陸的護航隊是在主力艦巡洋艦和驅逐艦保護之下許多軍隊和運輸船隻組成。航空母艦顯然沒有，但是無可懷疑的潛艇的確在場。如此一個龐大的護航隊從西北方向所羅門駛來，如果十一月十三早晨的戰事日方能奪得手，那末他們的第二步計劃或者更能較快地實現，而其成功的機會亦必較多。

美軍方面是絕對不致戰爭工具存守懸的：艦重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馬達魚雷艇；主力艦；

或者再加一艘航空母艦，再加上以陸上為根據的飛機之協助。

因為日軍沒用航空母艦，戰爭的範圍因而縮小，戰爭在距離極近瓜達康納爾的地方發生，戰爭的性質頗近似於老式的海戰，而不像珊瑚海中途島兩役的過程。

敵人的供應根據和海軍在任何一區內部受到窘迫，再加我們以陸上為根據地的空軍日夜不斷的活動，我們的海軍就有它自己的特別工作，說明白點，工作包含着兩種使命，性質則是同等的重要的。

第一種使命乃是保護杜拉吉——瓜達康納爾之海綫，防止敵人白晝或夜間的進攻。因為夜襲比較適宜，所以我們的武力配備就以能夠適合夜襲的為主。這樣我們就有八英寸和六英寸口徑砲的巡洋艦（八英寸砲較適用於白晝的長距離射程，六英寸砲較適用於夜間的近距離射程），驅逐艦，快艇和潛水艇等。

第二種使命是在敵人護航船隻到瓜達島區域之前，即向其進攻並予以毀滅。由於護航隊品類的龐雜，船隻排列的凌亂，加上海面遼闊，所以這一戰役幾成混戰形勢，我們的海軍實力自主力艦以下全都參加。

十一月十三日的日軍轟炸計劃試圖作接觸之後就退走了。日方參加的軍力，包有兩艘舊式的附有十四英寸口徑砲的主力艦（適於轟擊之用，但是在戰爭中最優良的武器）；四艘輕巡洋艦，十艘驅逐艦。攻勢開始於中夜以後，發展成爲三組。

如果有訓練很好的船隻，這種計劃是不難實行的。但是有幾件事必予遵守。因爲只是轟擊，不是決戰的開始，是故分組應該顧及，爲了對付敵人的抵抗不要使整個計劃過於脫節。把握時間是最要緊的。鐘表要對準分秒，除了無線電的號令，就不必等待其他的信號了。

接觸方式使用的正確，對於以後的運動是有決定作用的。每組艦船的排列和間隙也必須酌予布置，使其可以進入轟擊的射程，要能同時開火，而每一組要在預定的岸上目標射程以內。各艦中間的距離要相當的大，以免互撞，但是也不能夠到失却經常聯系的程度。在撤退的時候，前後的間隙一定要能避開頭尾的滑掉。

杜拉吉——瓜達康納爾區是一個堅固的防守區域，這對日本鬼子是很不幸的事。十三日那一天已經向他們證明了美國堅守那一據點的決心和戰術了。

在南洋作戰的日本兵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五日出版的「每週新聞」

同美國人在南太平洋作戰的日本兵子是具有着堅實、機敏、陰狠的性格而並沒着無畏精神的支隊的。他們不是超人，所以並不是所向無敵。但是站在戰士的立場上說，他們的確受了西方國家戰爭經驗的洗禮。在南洋的許多戰役中，很難以看出他們的許多特點。

正如巴威羅約荷報通訊員達頓所說，從他們進攻森林地帶，可以表示日本軍人心理的範圍。第一階段他們先採箭綫突襲的形勢，參加突襲的特種兵，絕不用戰爭的服裝，而臨時隨地有所改變。有時他們懷赤背的野蠻人向前衝去，身上塗着同土人一樣的彩色。在馬來亞，衝鋒兵也穿起布裙，裙下却掩藏手提機關槍。有時鬼子騎着腳踏車進襲，他們的槍是裝在車把下面的口袋裏。

第二階段是這些奇形怪狀的突襲隊接獲了別種軍隊的增援，而這些增援部隊是藉着封鎖公路和鐵路以鞏固其據點。機關槍和臼炮支架起來，來福槍也開始瞄準。在一陣迅速的掃射以後，日本

在南洋作戰的日兵

鬼子才要觀察對方的動靜如何。

第三階段日本鬼子在誇示軍威了，意圖誘使對方洩露他們的陣地。某一支隊甚或忽然發出呼嘯談笑聲，意在招來射擊。或者一個不顧死活的小鬼，冒着機關槍的掃射，爲他們同伴探尋敵人發炮的方向。搖動的樹是另一個詭計。一個鬼子藏在森林的深處，拖住一個長的枝蔓，使着樹身擺動。如果對方一不小心，爲好奇之故而墮入林中，那麼小鬼會挺身而出和到來的人周旋一番的。最後一個階段乃是兩翼包抄的認真開始。日本鬼子要施行最後的襲擊了。這一行動是用一個奇異的歌聲宣佈出來。它是日本戰歌之一種，最初聲音尖銳，越後越見高大。同時另一支隊的日本兵却無聲地從野草中爬來，向着對方毫無準備的另一側翼的旁或後，大行掃射。有時爲了造成混亂的局面，他們也許利用這一意外，給對方一個佯攻的印象，然後再從大聲喧騰的地方發動主動的襲擊。

類似此等性質之陸上行動，乃爲日本詭計最現奇觀之一面。其辦法雖似粗糙，惟亦有最現代化之空海軍爲之助。在所羅門羣島，海軍將運輸船隻帶往距離岸邊一百碼之處，然後即由浮橋援引上陸。瓜達康納爾島上之漢德森機場（該機場原爲日軍所修築，後由盟軍奪回。）每日常遭三次之轟炸。日軍不同形勢之進攻，可由美聯社記者克里孟資一文中觀之。

「現在已經到了蟲子路易 (Soule The Sovse) 和洗衣板威利 (Dash Pearl-Dille) ——兩架日本轟炸機——經常夜襲的時候了。同時奧斯加和薩伯 (Dacal ami Snd) 也要偷到岸邊掘壕

幾個月前，在荷羅克（Short Holt Dullin）要把他的日本漁船帶到海岸以外，找尋目標，鳴放
 砲彈一響，一

爪哇展和兩海外的日本海軍，包有一隻主力艦和兩隻巡洋艦。有一天曾經發出了一百三十炮，
 十四英寸口徑彈連續射擊了十四小時，目標距離八百碼。雖在小戰壕破彈穴內的陸戰隊，感覺到
 彈落後的震盪。空裏，狂擊和炮轟，全是日本用作進攻所羅門美軍的武器。

他們不用另一個久經試用的武器，詭計。美國軍隊不久就得知，一個日本鬼子能夠隨着砲彈響
 以後飄在地上，全身受傷，起立作戰。有些重傷的日本鬼子假裝死去，但在救護士兵前來救治的
 時候，他又拋擲手榴彈。日本人的死屍堆常常成爲殺人的陷阱。一次，在一個孤島上有一隊日本
 人在高舉投降的白旗，陸戰隊的三十位官兵前往馳援。但是到今天：三十個人只剩有五個人健在
 着。正在他們上岸，日本鬼子的機關槍便開始射擊了。

能操英語的日本人慣于狂叫最知名的美國軍官的姓名，或者用陸戰隊所習用的史密斯和朱恩斯
 等名字與美軍答話，不過這一奸計已不再發售了。一個聰明的耳朵，全能够辨別。日本鬼的談話
 腔調，他們是不能把L和R分得清楚的。低唱陸戰隊的禱詞或是模仿他們的答號。更容易使美
 軍進入圈套。日本鬼子更善於鳥叫獸鳴，以掩蔽他們在森林中的行動，他們會使用口技作成機關
 槍的聲音。

但是還有必要，這些日本鬼子也能完全靜寂並且不被人看到的。他們穿上和森林同樣顏色的服

在南洋作戰的日兵

裝，在茂草中徐徐前進，一絲也不動地蹲在泥中或是伏在樹枝上面，極端忍耐到幾個小時。他們受命先向軍官射擊，但是美國軍官是不帶任何與士兵有異的標幟的。不過無論如何，有命令權的行動比較臂章表示的更爲明白。日本的狙擊兵常常等待好多小時準備向着位高級軍官瞄準的。

遇到天氣惡劣或者地勢艱險的地方，日本鬼子是喜歡夜間攻擊的。便是沒有公路和橋梁也不能够困阻他們。日本工程技術之達於最高點乃是此次戰爭最大特點之一。盟軍炸毀了的橋梁常在炮火密集之下幾小時內修復。公路被破壞了也能重予整理。他們能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使着一個炸毀了的飛機場恢復作用。

加速的修理是需要額外的勞工的，日本鬼子頗知如何處理這一點。本年五月間當着他們第一次侵入所羅門羣島，曾下令十四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土人，不給工資，每人以一月爲期建造瓜達康達爾機場，違令即遭槍斃。因此千百的土人被迫前往機場，不分晝夜地工作。

每個日本兵全受命永不投降，同時警告他們，如果被敵人俘虜了一定殺頭。但是有時日軍的確投降。有時他們也夾起尾巴溜之大吉。麥根南中校是在八月七日陸戰隊轟擊所羅門日軍根據地開圖時首先登陸之一人，他對這事曾有說明：

「這事我看見過許多次了，一個日本鬼和一個陸戰隊面對面衝去，每個人全拔開了槍刺。當着日本鬼看到那個堅硬冰冷的鋼條以後，他就轉身向後，開始逃走了。」

瓜島戰地生活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每週新聞」

在這次的大戰中，美國陸軍曾經在兩個戰場上作戰。一處他們失敗了，那是已經多少人提到過的巴丹半島，另一個戰爭乃是在所羅門羣島中的瓜達康納爾。在十月底，美軍曾和日軍作了一次清算。下面關於那戰場上的故事，裏面說明美國的陸軍水手，特別是海軍陸戰隊從八月以來如何堅守着這一遠遠的據點。

在這一區域的前面，美軍的陣地是沿着龍加路的珊瑚海岸，那裏是新月形的深水海岸，小船可以偷過敵人防哨划入。在後面，巍峨的林木叢蔚的高山聳峙着，峯巒疊翠大霧繚繞，往往隱蔽住敵機的行蹤。在山與海之間，鋪着一塊綠草茸茸的草原，有五到七英里長，四五英里寬，上面招展起美國的星條旗幟，說明那是海軍之所在。這一區域，當初是萊佛兄弟（I. ever Brothers）椰子田之一部，椰子田的中間有日本曾經建築過羨慕已久的古加姆機場（Kukum Airfield）而現由美海軍易其名爲漢德森機場，以紀念中途島死難英雄漢德森上校。

今年八月七日美海軍陸戰隊向着瓜達摩納爾肥沃繁殖充滿椰樹的沿海沙灘進攻時，日本不得不退入叢林以內。美軍攻勢銳利，被追擊的敵軍棄盡鎗甲，包裹炸彈和太陽旗，散丟於森林中，宛如狂風甫過殘葉亂飛。他們立即佔據日本所修造的「飛機場」(實在說來，那真是粗製濫造，配不上稱爲「飛機場」這個名字。)跑道不過用沙堆和珊瑚殼砌成，經過轟炸之後，上面還存留着疊疊的彈痕。場內乃是用櫻櫚葉子鋪成的小道。在機場的中央一個小小山丘上，建築了一個簡陋的茅頂木屋，簷窗完全日本形式。顯然的他們是準備用作瞭望司令台之用，這一個塔狀建築，立即被美軍陸戰隊佔有，但仍然保留着它原有的用途。其餘更薄弱的茅草木屋，便被遷移到空曠的地方，經過一月之後，那些東西也就不知去向了。

大部的人要睡在地上，或者鑽入匆促築成的小帳幕內，其餘的有些睡在兩株櫻櫚中間懸掛的吊床上，有些就寄宿於山岩下面的石灰窟中。更有的人就橫臥在日本席子上面，而以軍毯代替被蓋。

縱然如此，在臨睡的時候，他們必須綁紮成蚊帳式的東西以防瘧蚊和螞蟻的進襲。而且不論在那個地方過夜，他們常常因爲皮膚刺痛的驚醒。在瓜達摩納爾島上幾乎每晚落雨，雨勢漫淫急驟，絕非本質脆弱的日本席子所能抵禦，甚至水點能够穿過較堅韌的油布的。雨夜，睡眠是合時的，不會有什麼意外的煩擾。在靜靜的死寂裏，「夜」，似乎充滿着生命。翅膀索索有聲，不知名的動物蠢蠢而動，甚至大蜈蚣也在古老的小山窟中爬出，蠕蠕地向榻床捲進，能靈悉靈的爬在

沙地上面。人們常常看到同兔子一樣大小的老鼠，還有飛狐和蝙蝠。後二者是在黃昏時出現，直到黎明破曉方始還巢。囁唧之聲，澈夜不絕。同蝙蝠一起擾鬧的，還有叫蕪的林鳥，其中雜有黃藍黑等色的鸚鵡山禽等等。

在粗厲的晨號聲中，這千百美國壯士，便由芳草爲被蓋的地上躍起。他們首先要抓搔搔在頭髮中的螞蟻。用日本士兵所遺留的澆盆盛以溫水，擦一擦他們憔悴的眼睛。擦完臉然後再舉行刮臉典禮，不過養長鬚鬚，已經成爲瓜達康納爾最時髦的風土了。

晨裝並不是可以開玩笑的。但是在高上的這一羣，却簡單化。因爲他們是和衣而眠。距離他們的工作地點又極近便，槍手的槍桿放在他們的身邊，司機靠近他們的車旁，準備號令一發，隨時出動。他們的裝束含着普通農民的外褂，一條卡德長褲，配合上種類極不一致的上身——襯衫，工裝褂，軍衫，或者索性赤背。有的戴布便帽，有的戴着禮帽而加上遮太陽的鋼盔邊絲，還有很少一部在光着頭。

在參加正式戰爭的時候，他們又一律換上配合叢林顏色而染成的草綠制服。士兵和司令的服裝不容作任何的區別。因爲日本是要以十倍之力集中向着軍官射擊的。

鞋是沉重的。底上釘上大頭釘子，寫的是在叢林中踐踏爛泥而不滑跌。有時候人會滑到岩壕以內，全身被荊棘便利。有時他們要沿着排滿樹木的新道路上行進，蒼苔遍佈，潤濕不堪。在他們經過的地方，美軍常最懸掛上路標，上寫：「子母彈路……車間慢一點……我們愛我們的孩子

們。

從任何一個方面作幾小時的旅行，全可以把一個人的衣服褲子厚泥塗遍。說到旅行，就要想到龍加河上的風光。它是一條清淺石子爲底的小渠。它的流域，貫穿這一帶的全部。一般人給它一個綽號叫作「朱恩斯海濱」(Tones Beach)。因爲它可作沐浴洗衣之用。每一個人穿着乾了的破爛衣服，在瓜達康納爾是沒有燙發的。便是軍官也不能自己擦洗他們的制服，而在兩餐之後，更須自己料理他們自己的用具。他們的吃飯時間是應該特別加以註解的：早餐是在黎明，午餐有時在下午或至遲到晚上。

當他們在瓜達康納爾登陸之後，他們的給養是不足的，乃不得不仰賴稻米和俘獲的日軍罐頭維持生命。但在九月中旬，給養的供給情形大見良好，食糧日見充足豐盛。鮮肉亦偶然出現。土產鮮果如紅皮橘，被風搖落下來的椰子，也很清新可口。

最初美軍是吸食由日軍俘獲的香烟，並且嘗到他們的蜜餞。但是後來美國香烟也能源源送達，供給日常食用。至於糖果，他們更能從每一個靠泊瓜達康納爾的船隻上友誼的拿到。

除掠巡邏山林，擦驗槍支，駕駛飛機，他們還有在瓜達康納爾島上的日常工作。新的營房等待建築，新的道路要去興修，船貨要起卸，供應品要運上岸來。當着水兵初次到來的時候，他們給養的補充是仰給於敵人的遺棄品物，其中包括汽油存貯庫，鋼鐵，衣服，水泥，食物，破車軌，木板，軍火和沙袋。甚至有一座貨棧，冷藏着日本啤酒。

順龍加河下行，在一條綠林叢中的小窄路上，美國人特別建築了一個綉絲綉的棚圍。裏面容納着戰爭的俘虜，棚外由崗哨的武裝警察保護。在附近的地方，他們另外築成一個圍牆。裏面是日本勞工，也全是建造飛機的苦力。當美軍進攻的時候，就把他們捉了進來。不過話說回來，這些愁眉苦臉的小人物，已經加上了「白蟻」的綽號，他們雖在俘虜生活中，但還較自由生活舒適得多了。在他們新的住居裏，自己鑿井，用鐵鍋燒火煮飯，疾病有醫生招呼。

夜間對於瓜拉康刺爾乃是一個自然的燈火管制。在黃昏的時候，士兵就集合在無線電前，聽取新聞報告。其中甚或就是關於他們在所羅門羣島上的生活情形，加里福尼亞州的娛樂廣播，可以清晰的傳到。而這時或許可以由森林中傳出捉住日本槍手的呼聲。時時的一個溫和的小地震。這個黃昏充滿了生氣。

在整個時間中這些疲倦了的士兵，在談，在唱，互相檢討一日間的工作。合衆社記者密勒（Robert Miller）在所羅門最初的六個星期中全隨軍奔走，在某一次日間戰爭之後，他曾經描述過青年駕駛員的情形：

「他們今天帶來一本日本公文袋。看看他們使我回想起在大學時代足球比賽完畢進入更衣室的情形。談話的情形如出一轍。他們絕不提起來未能返回的伙伴，……認爲那些是失蹤的同志，有一天會再長大起來。奇怪的是真的有許多已經長大起來了。」

盟軍森林部隊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每週新聞」

布納這個地方，原來不過是新幾內亞島上一個荒涼的森林密佈的教會前哨站。很久以來，戰事就在那裏進行，而本週更達到了最高峯。美澳軍隊把套在敵人在海灘上的獵點的繩圈，已經勒得緊緊的。日本援兵上陸了。一艘輕巡洋艦，兩艘驅逐艦被盟國海軍擊沉。第一次使着日本人在戰場上遭遇到訓練精良的森林陸軍。

美國人曾在尼加拉瓜，菲律賓，所羅門羣島的森林中作過戰。在那些地方，不過是隨戰隨學的森林戰士罷了。在布納的士兵，全是經過專門訓練，以備在森林內殺敵的。

日本人，是首先倡行森林戰術的。所以建立森林陸軍，間接要歸功於日本。他們在馬來亞、緬甸、菲律賓的成功是如此之顯著。當時除了炮火對炮火，絕無其他對付方法。因此在今年夏天，聯合國司令部就開始訓練森林部隊，完全以日本人的經驗為基礎。被選受此種訓練的澳洲人全是經過利比亞、希臘、克里特島等戰役的老兵。美國人則不過是那些平常的士兵。年青、體健，並

且出於自願的。

第一步工作，是鍛鍊他們的體格。那些最後到達布納的壯士，全已受過澳洲吉利亞的陸地訓練。並且在新幾內亞嘗受過喘不過氣來爬越森林密佈的高山的苦頭。他們的制服，是被陸軍稱為「交縫斜紋布」的輕便裝，長褲腳，長袖外掛。但是不久，這些長的東西全以短的代替了。衣服是深綠色，與森林顏色很調和。鋼盔上面通常也用一層綠色麻布包起。但許多人不戴它而祇戴一個綠色的硬帽。軍官和士兵衣服完全相同，以迷亂日本狙擊手之眼睛。

特別注意的是武器。同他們的敵人一樣，美國的森林戰士，也成爲手提機關槍軍團了。許多人還帶着兇惡的寬刃大刀，以備斬荆披棘之用。也同敵人一樣，美國兵前進時毫無負累，他們隨時都可以得到機械化的接濟。

裝備減到最小的限度。雖然如此，在前進時走疲倦了的士兵還要再拋棄一兩件。不久，他們除了武器，少數食糧，藥品蚊帳等外，幾乎全無所有了。爲了不讓日本「專制」，司令官也給士兵行囊中塞上大米袋子，屬上其他的食糧，大米倒可以維持一個很長的時候。軍隊營養專家把樹根，茶蔬，野果都詳加化驗，證明它們是否能對遠離故土的士兵有所裨益。

每個士兵都帶着「配方一覽」，野戰醫院在遼遠的後方，因此士兵就自備奎甯、檸檬精、鹽片、碘酒、維他命片、還有最貴重的消腫劑。爲了這些藥品，一個兵可以相當地不怕瘴疾，寒熱和傷口的惡化了。

在進攻布納的時候，森林部隊和空軍密切合作。飛機把部隊帶到出發點上，供給他們長征的軍火食糧，繼續不斷的報告他們敵人的行動。遵守着高空觀察員的指示，森林戰士用他們的刀斧開路前進，於是摩托指揮車再把小路開寬，一輛四輪貨車也可以暢行無阻了。以後工兵接着開來，再把這崎嶇的車路軋平。他們常用新砍伐的木材，鋪在泥污或濕路上面。

沒有一天不降大雨，枝葉茂密翳蔽天日。林內地區，宛然泥海，有時人要在沒及胸部的泥潭裏前進。不論白天晚上，瘴蚊總是向著士兵們進攻。前行一碼，同纏繞大樹的枝藤蔓草搏鬥。

美軍精巧和堅韌的最好證據，就是日本兵向莫勒斯比港的推進，已受阻於森林之中（要知道在這以前他們在森林戰上沒有敵手的。）他們在馬來亞和緬甸打的很好，但在新幾內亞的森林中，便出了他們的能力以外。疲勞疾病飢餓之結果，只有還向原路，死傷載途，悽慘萬狀。美澳軍隊征服了森林，森林又把日本人征服了。

這不是容易的事。多少個月以來，這些人沒有休息，沒有娛樂。來了一批看護就是件了不起的事，還有那稽遲很久的信件之送達，也能予士兵以興奮。舊報紙已唸成碎片。雖然如此，盟軍新的森林部隊，士氣絕不沮喪，幽默感極豐富。在一座崎嶇的山麓，一位澳洲記者看到一輛摩托腳踏車上滿載着寄回美國的信件。在包件的最上層有一個很大而不整齊的包裹，上面寫明了寄往底特律。包件的底面潦草地寫着：「草裙一件。L」

布納爭奪戰目擊記

原文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時代雜誌」，駐新幾內亞通訊員 George Tubbuston 撰

熱帶森林戰場

在巴布亞北部寬闊而急端的格魯亞河河岸上，我們可以俯瞰布納爭奪戰有四個前綫。不過唯一可以看到的標記還是兩個平頂的煙柱（一個經哥納，和一個經布納），冒着高射炮火在布納上空翱翔着的飛行堡壘。此外只有白雲悠悠，森林蒼翠，熱帶的太陽照射到綠樹尖端而已。在這一片繁茂叢林的圍圍和氣味薰蒸的濕地上，千萬的美國人，澳大利亞人，以及日本人，正在那裏支持着最殘忍最原始的戰爭。

傷兵和俘虜

關於戰爭的實況你是看不到什麼的。但是當你離開河岸以後，陸上戰爭立刻變成可怕的戲劇。

在泥濘不堪、四無遮樹的道路上，受傷的人蹣跚地行進，血不住的向湖帶外面流溢，制服沾滿了泥汗，面之急澀，蚊蟲蠶刺，瘦弱的可憐，有的因為發熱過久而孔黃得不堪。斷臂殘肢的人閉着眼睛，躺在粗糙的木製担架床上，由和藹可親，腳板寬大，走個不停，臂力強勁的土人抬着。另一個土人跟在旁邊，手裏拿着一個綠的芭蕉葉子，爲傷兵遮住灼熱的太陽。

在路上偶然也有幾個日本俘虜到來。一個坐在担架床上的日本大佐，受傷的肩膀綁着綳帶，華貴的禮刀還插掛腰間，一蕩一蕩地抬過了。美澳軍隊全很好奇的，土人則懷恨的注視着被俘的日本鬼子。一次一位美國的中士把一罐的水交給抬架的土人，讓他送給瘦骨嶙峋的日本人。土人看了看那個俘虜，把罐子擲在地上，唾了一口說道：「我們不給日本鬼子送水！」

在安戴亞地爾角，在哥納，在布納區，在布納飛行區的兩翼，在由索普達去桑沙那安達角的道路，敵人都選擇了他們的陣地。他們在大樹根下修築掩蔽壕，挖掘手榴彈掩蔽壕，和迫擊炮掩蔽體。他們並且在千百的樹梢上佈好善射的炮手。他們把草木去除，以掃清機關槍射界。有了這樣的陣地，一連的兵可以阻止一大隊，一大隊又可以抵抗一師之衆了。

肉搏戰

今天我同一位受傷了的密爾瓦菴步兵談話。「我從來不知道世界上會有這麼多的機關槍。」他說：因爲汗泥沒頸，要躲過日本機關槍的射界前進是不很容易的，我們一定要拚命射擊，不管什

麼犧牲也要一個一個的予以毀滅。炮兵幫助進攻，一〇五分釐口徑的曲射炮也大發威力。但是日本人的掩蔽壕挖的太深，而且設計也很巧妙，所以便是經受日夜猛烈炮火的攻襲，也不能悉予破壞。

戰爭達到了用簡單工具殺人的階段。它成爲原始時代的戰爭，有時要與敵人交手仗。沿着鐵路軌道堆滿着士兵卸棄的用具，因爲在這一場戰爭裏你必須輕裝作戰，否則是不容易持久的。

縮緊包圍圈

在認真作戰時有兩個陸軍面對着日本鬼子，兩軍作戰的方式完全不同。澳洲人無疑問的是聯合國家中最有經驗的森林戰士，他們力足戰敗日本，但是因爲經過三個月的苦戰，兩次越過歐文史丹萊山脈，所以除了士氣仍然振奮以外，亟待修養補充。美國人比較健旺（比日本鬼子更健旺多了）但是他們的炮火洗禮，在他們想像中是最堅韌的洗禮。

和這兩個軍隊對立的，是註定自己必死而企圖對盟國作更多消耗的敵人。美國人希望用很少的傷亡奪取敵人的據點，不是怕死而是意在保持堅強的實力，澳洲人想把工作完成。他們使用刺刀收獲大量的戰果。美澳雙方全能達成他們的任務，日本在巴布亞最後一個據點的拮据越勒越緊了。這是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激烈戰爭，並且是一個較長時間的工作。美澳士兵已經知道他們不是在玩投擲石子的遊戲了。

肥田日戰等納布

後記

本書內容共計二十一篇，將一年來太平洋戰爭記述了一個輪廓。除第一篇「珍珠港事變以來」由本社編譯部目撰外，自第二篇起至第二十一篇止，共二十篇，均由各大雜誌翻譯而來。

太平洋戰爭尚在進行之中，今後的戰史比這一年來的一定更得精彩奪目。這一年的戰史，在全戰史中却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因為敵方的戰略在這一年來已被認識清楚，而盟方的戰略在這一年來也已奠定了根基。本書的讀者從此獲得了今後盟方勝利的線索。

本書各篇執筆者，多係各方面的權威作家，或係身歷戰場的重要領袖，每篇都有它的史料價值，不但以文字的雋永和理論的透闢見長而已。這就是本書採取「文選」式和「史料」式的基本原因，比由一人執筆敘述一年來的太平洋戰史更有重大的意義。

本書各篇原文多由美國新聞處借閱，並此誌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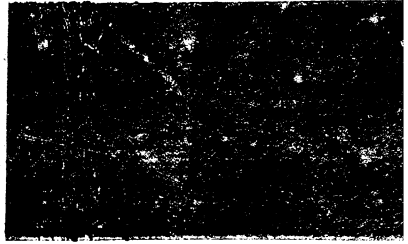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太平洋戰爭第一年全一冊

版權所
翻印必究

下

社 園 部 店 館 號



德

